



READERS

读者®

■ 江南童谣

■ 中日企业差距有多大

■ 建筑师眼中的人生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6·2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28期 十二月上



阳光画家——索罗拉

索罗拉，西班牙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自然主义风格画家之一，是印象主义绘画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他表现阳光的高超技能无与伦比。他与萨金特、费欣一起，成为欧美艺术家共同追捧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三位艺术大师。索罗拉的作品内容大都是表现极为普通的西班牙平民，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劳作，以及欢乐与痛苦。

(封面图由视觉中国提供)



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定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鲜活的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文人。“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

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不了解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和背景。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

讲一点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拨乱反正，我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不会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也不会感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近几年的作品。✿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散文》一书）



《背篓》 庞薰琹 1946年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高翔飞

孙烈举 王廷鹏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23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
- 【文苑】 4 / 江南童谣 路明
6 / 采浆果的人 迟子建
7 / 诗四首 雷蒙德·卡佛 等
16 / 童眼观戏 琦君
19 / 渡鸭和小渡鸭 列夫·托尔斯泰
21 / 山隘 赫尔曼·黑塞
68 / 每一个漂泊的人 路金波

人物

- 【人物】 34 / 有多不幸就有多幸运 夏黑
62 / 十分冷淡存知己 钱红丽

- 【名人轶事】 18 / 十年之后 李舒

- 【回忆】 60 / 回忆我的语文老师 曹文轩

社会

- 【杂谈随感】 12 / 在功利时代独善其身 马未都
20 / 青春珍贵 刘慈欣
26 / 终将纠缠一生 张恒
29 / 吐痰考 韩松
46 / 拒绝恭维 王小波

- 【话题】 22 / 中日企业差距有多大 宗晓凯

- 【社会之窗】 37 / 小区折叠 朱辉

人生

- 【人世间】 8 / 画家母亲像 山田邦祐
32 / 努力学习的意义 吕不同

- 【人生之旅】 14 / 生死的智慧 柯文哲
52 / 建筑师眼中的人生 王澍
66 / 我是幸运儿 林特特

- 【两代之间】 10 / 养育 庆山
40 / “哲学家”孩子与“警察”父母 闫晗

- 【婚姻家庭】 48 / 不忘的时刻 席慕容

生活

- 【心理人生】 25 / 场景 韩少功

- 【生活之友】 42 / 普通人怎样面对经济下行 和菜头



(总第628期) 十二月(上)

文明

- 【在海外】 9 / 打动人心的“泰式广告” 张广智
- 【科海览胜】 44 / 一场有关上帝的赌局 苗千
- 【人与自然】 55 / 最贵重的东西 卓然
- 【历史一页】 56 / 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 王璞
- 【史海拾贝】 28 / 租界里的烦心事 张鸣
58 / “太平”洋 周有光
- 【知识】 64 / 为什么不发行大面额人民币 苏涌海

悦读

- 【言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50 / 历史瞬间
- 【话与画】 30 / 凡·高的早期素描

点滴

- 【意林】 65 / 生米煮成熟饭 孙香我
65 / 宝藏 肖洛姆·阿莱汉姆
65 / 奋斗家与道德家 王福日
- 【点滴】 15 / 起码我试过 柴静
27 / 谈男人 海岩
27 / 谈判柔术 罗杰·费希尔
33 / 隔天的“谢谢” 松浦弥太郎
41 / 乐事 张佳玮
43 / 放下过去 安东尼·德·梅勒
59 / 友谊的小船 孙开元
61 / 英雄就在幕后 水野敬也 长沼直树
67 / 恐惧 梁文道

互动

- 【互动】 71 / 互动

艺术

- 【封面】 润(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5978906,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 《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 定期出版



江南童谣

◎路明

囡囡不肯午睡。外婆坐在床边，一边给囡囡打扇子，一边轻声唱：

一箩麦，两箩麦，三箩开花拍大麦。噼噼啪，噼噼啪。

囡囡动了一下。外婆看看她，又唱：

猫咪猫咪，明朝初二。买条鲞鱼，挂在床里。

鲞鱼跳一跳，猫咪笑一笑。

囡囡翻了个身，问，猫咪为什么要笑一笑？

外婆说，猫咪看到鲞鱼

鱼，知道自己有吃的了，心里开心，自然要笑。外婆拍拍囡囡的屁股说，你烦死了，快睡觉。

我要听《扇子歌》。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有人问我借，要过八月中……

囡囡睡着了。

那是1986年的夏天，囡囡4岁。妈妈要回镇上，她对囡囡说，囡囡，去外婆房间里玩一会儿。囡囡玩够了，四处找妈妈，妈妈只剩下一个模糊

的背影。囡囡追出门，摔倒在地上，哭着爬起来，又摔倒。外婆抱起囡囡，在她耳边唱：

囡囡宝，侬要啥人抱？我要姆妈抱，姆妈纺花做袄袄。

囡囡宝，侬要啥人抱？我要阿爹抱，阿爹出门买糕糕。

囡囡宝，唔人抱，还是自家走走好。

囡囡在前面跑，外婆端着饭碗一路追。囡囡嚷嚷，不吃不吃，我不爱吃蒸鸡蛋。外婆说，阿太，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以后囡囡长不高。囡囡说，长不高就长不高。

外婆又跑了几步，蹲下去说，囡囡，等等外婆，外婆跑不动了。

外婆养蚕，囡囡帮忙喂桑叶。初生的蚕宝宝只有火柴头那么大，黑乎乎的，在囡囡手上扭来扭去。蚕宝宝个头小，胃口却一点都不小，嫩嫩的桑叶铺满竹匾，不一会儿就被咬得千疮百孔。外婆说，新蚕很娇气，只吃芽尖的第二片叶子。以后，新蚕长大了，可以吃第三片，第四片……等吃到最后一片叶子，就可以吐丝了。

囡囡早上醒来时，外婆已经采完桑叶回家了。桑叶只能在早晨或黄昏时采，白天叶子晒干了，蚕宝宝吃不得。

蚕宝宝吃饱了就睡觉，头眠，二眠，三眠，每睡完一觉就胖一圈。三眠之后就是老蚕。老蚕肥嘟嘟的，吃起桑叶来，沙沙沙，像下雨一样。这是养蚕人最辛苦的时候。外婆每天夜里要起来好几次，添桑叶，清蚕沙。

快到端午了，老蚕不再进



食，身体变得透明。外婆说，囡囡你看，蚕宝宝肚子鼓鼓的，都是要吐的丝。

卖茧子那天，外婆和舅舅天不亮就起床。舅舅摇着小船，去镇上的茧站。中午，外婆回来了，笑眯眯的。囡囡扑过去，在外婆的布口袋里乱掏，掏出一盒彩色蜡笔，一个好看的本子，还有一件花衣裳。

梅雨天到了，外婆在灶前烧饭，柴火带着潮气，烟囱口冒不出青烟，只是白茫茫一片。囡囡在门里望着廊下的泥地，水花溅起，远处的稻田被雨水冲刷得一片幽绿。仿佛连日子都变慢了。

外婆病倒了。囡囡跑去外婆床边。外婆摸着囡囡的头说，外婆死了，囡囡就看不到外婆了。

囡囡睁大眼睛，什么是死呀？

外婆笑了，人死了，就像蚕宝宝吐完了丝，躲在茧子里面，别人就找不到它了。

蚕宝宝躲在茧子里面干吗呀？

蚕宝宝咬啊咬，等把茧咬开了一个口，蚕宝宝就飞走了。人也会飞走的。

外婆不要飞走。

乖囡。外婆会在天上看着囡囡。

囡囡每天早上跑去看外婆。外婆闭目休息，囡囡拉拉外婆的手，问，外婆外婆，你死了没有呀？

外婆摇摇头，还没有呢。外婆满脸的褶子堆出一个笑脸：外婆舍不得离开囡囡呀。

外婆一天天瘦下去。到后来，外婆说不出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囡囡。六月天，外婆身上盖着被子，像一条老蚕。

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人，闹哄哄的，有人一进门就放声大哭。囡囡想找外婆，怎么都挤不进去，急得团团转。这时，囡囡被一双手抱了起来，回头一看，妈妈满脸的泪水。囡囡，妈妈没有妈妈了。

外婆被埋在村后的桑树林里。囡囡每天早上醒来，自己穿好衣服，梳好辫子，噤噤跑到桑树林，看外婆有没有飞走。

囡囡绕着坟转了两圈，地上没有洞。外婆还在，囡囡放心了。

村里人说，囡囡这孩子懂事，重情义，外婆没白疼她。

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囡囡天天来。

外婆，你怎么还没有飞走呀？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我也舍不得你呀。

囡囡的眼泪掉了下来。

妈妈要带囡囡去镇上。囡囡跑去桑树林，外婆，我要走啦，这下你可以放心地飞啦。囡囡跪在外婆坟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头。你在天上能看见囡囡吗？囡囡戴两个蝴蝶结。

囡囡在家里睡午觉。她朝右侧卧，右手轻拍着自己的左肋，唱道：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有人问我借，要过八月中。

扇子扇凉风，时时在手中。谁要来借扇，请问主人公。

扇子扇凉风，打马过桥东。要问我是谁，扇子老公公。

囡囡唱不下去了。外婆说，一共有十二把扇子。可惜每次唱到第三把扇子的时候，囡囡就睡着了。

外婆你看见了吗？囡囡很乖……囡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囡囡好想你。

囡囡有了新发现。原来侧卧的时候，左眼流出的泪，会流到右眼里的。

（秀娟摘自《文汇报》2016年9月25日，刘程民图）

那不存在时间的童年啊！一天、几个小时就是永远。一个孩子的几小时里包含了多少个世纪？

——塞尔努达《奥克诺斯》

不要害怕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你过去是不可回复的，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上帝眼里都只是一瞬间，在他眼里，我们都应努力去生活。

——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

骄傲是一头野兽，居于洞穴，游于沙漠；而虚荣则是一只鸚鵡，辗转于枝头之间，聒噪于众目之下。

——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鸚鵡》

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黄永玉



采浆果的人

◎ 迟子建



金井是个小农庄。一个收浆果的人来了，他的一番吆喝，让秋收的人们扔下了手中的农具，奔向森林河谷，采摘浆果。

曹大平夫妇的心情跟阳光一样明朗。他们边采边计划卖浆果的钱的用途。他们决定涉水渡河，把竹篮给装满了。河水凉得他们直打寒战，随着河心的临近，水涨到他们的腰际了，他们有些站不稳，但他们咬着牙，互相鼓励、坚持着。突然，曹大平的腿抽筋了，他侧歪了一下身子，水花朝他打来。他呻吟着，惊恐地看着白花的水从脖颈下跃过。他的女人紧紧地拉住丈夫不撒手，她也侧歪了身子，挎着的竹篮趁机从她胳膊肘那儿溜走了。他们相互搀扶着哆哆嗦嗦地回到岸边。曹大平一回去就发烧

了，他的女人唉声叹气的，她既不能采浆果，又不能去秋收，只能守着他。

金井有个头发全白的“苍苍婆”，三十年来，她的男人一直瘫在炕上，靠着她的服侍而活着。苍苍婆的眼睛没有老年人的那种混浊，依然那么明亮，清澈逼人，好像她的眼底浸着一汪泪，使她的眼睛永远湿润而明亮。

开始的几天，苍苍婆还认认真真地采上一天的都柿，交给收浆果的人，换来几十块钱。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她独自在林中弯下老迈的腰，手指触到皱纹累累的已经蔫软的都柿的时候，她的心就凄凉了。她尝了一粒都柿，真是甜极了，这甜让她更觉凄凉，苍苍婆就很想喝上一碗酒。山上没酒，她自然把采来的都柿当

酒吃，竟一发而不可收，吃空了盛都柿的盆子。收浆果的人为了安慰她，丢给她一张十元的钞票，让她买酒。苍苍婆捡起钞票，运足一口气，又把它吹回地上，苍苍婆说：“钱是什么，不就是一张落叶吗？蚂蚁合伙举过落叶，这样的叶子它们没见过，留着给蚂蚁们举着玩，当遮阳伞使吧！”说完，她就一摇一摆地走了。

苍苍婆在晚饭后摇摇晃晃地去大鲁和二鲁家了。大鲁、二鲁是金井仅有的还在秋收的人。他们是一对有智力障碍的双胞胎兄妹。他们已是中年人了。满嘴酒气的苍苍婆亢奋地叫道：“大鲁二鲁，别秋收了，采浆果去吧，能拿现钱！过年时大鲁就能买新鞋穿了，二鲁也能买件花衣裳了！”大鲁说：“苍苍婆，爸妈死前告诉大鲁了，下了霜就秋收，大鲁都点了头了！”二鲁也说：“春天撒了种，秋天就得收庄稼，二鲁也记着呢！”苍苍婆说：“你们真是一对傻瓜，这天响晴响晴着呢，晚个十天八天秋收，你种到土里的东西又不会长翅膀飞了；可你要是不采浆果，就得不到现钱，等你们秋收完去采，收浆果的人早就走了，你们一分钱也挣不到！”

大鲁、二鲁却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秋收才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刨完了土豆，又砍了白菜和大头菜，把它们运回来，腌了两缸酸菜和一缸咸菜，然后把余下的菜下到窖里。之后，他们把遗落在地里



雨

● [美] 雷蒙德·卡佛

◎孙仲旭 译

早晨醒来时
特别想在床上躺一整天，
读书。有一阵我想打消此
念。

后来我看着窗外的雨。
不再勉强。把自己完全
交给这个下雨的早晨。
我这辈子能否重新来过？
还会犯下不可原谅的同样
的错误吗？

会的，只要有半点机会，
会的。

(尤里摘自豆瓣网)

我的一生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王永年 译

周而复始，值得回忆的嘴
唇，
我独一无二而又和你们相
似。

我执着地追求幸福，
无悔地忍受痛苦。
我渡过海洋，
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
女人

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白皙的姑



诗四首

娘，

她具有西班牙的恬静。
我见过辽阔的郊野，
那里的夕照无比辉煌。
我玩味过许多词句。
我深信那就是一切，深信
不会再看到

或做什么新的事情。
我相信我的日日夜夜同上
帝和所有的人
一般贫乏和充实。

(乐为摘自上海译文出
版社《面前的月亮》一书)

在旷野上

● [丹麦] 亨里克·诺德布兰德

◎北岛译

那些最初的浮云
在蓝蓝的天空上
投下沉重的影子

在高高的枯草上。
痛哭似乎轻而易举
实际上却万分艰难。

(巴梨摘自河北教育出
版社《北欧现代诗选》一书)

晚秋

◎余秀华

流云易散。我这里的天一定
与你的天空

相连

映着我倒影的流水一定与
你的河流贯通

只有欢乐和哀戚归于个人
怀抱不能翻译的方言

能够盯着你看就是快乐
仿佛垂下去的果实凝视大
地

现在，还不能把一颗果实
的核说出来

如同神谕，如同箴言

我相信走到你面前的人是
有光芒的

包括我

包括我的口无遮拦和小小
的嫉妒心

当然还有我易喜易愁的孩
子气

(丁强摘自新星出版社
《我们爱过又忘记》一书)

的菜帮也捡起来，装进麻袋，
拉回家堆在仓房旁，作为猪饲
料。最后，他们踏着更浓重的
霜，去大草甸子，用绳子把猪
草背了回来。

就在大鲁、二鲁扛回猪草
的这个夜晚，天空下起了大
雪。金井人一年的收获，就这
么被掩埋在大雪之下了。人们

脸上满是凄苦的表情。他们冬
天吃什么？他们的牲畜和家禽
吃什么？苍苍婆望着大鲁、二
鲁这户唯一收获了庄稼的人
家，她的心中先是涌起一股苍
凉，接着是羡慕，最后便是弥
漫开来的温暖和欣慰。

二鲁的脖颈上戴了一圈火
红的野刺莓。金井的女孩，最

喜爱穿这样的项链来戴。看来
在秋收的间隙，大鲁、二鲁也
采了浆果。只不过他们只采了
很少的一种，并且为它们做了
最美的镶嵌。

(果麦摘自《中华活页文
选·高一年级》2016年第9
期，原文为短篇小说，本文属
节选，李晓林图)



《惠斯勒母亲像》 惠斯勒

画家母亲像

● [日] 山田邦祐 ◎ 宋 红等译

在巴黎卢森堡宫美术馆辉煌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幅别具异彩的绘画——这是一幅沉默的老妇人像。参观卢森堡宫美术馆，观众一定会在这位老人的画像前驻足。无论是谁，只要走近她，便会感到其表情中的魅力。

那极其美丽的灰色、有光泽的墨色，以及皎洁的乳黄色和蔷薇色的调和，呈现出构图的柔和之美，使人站在画前不忍离去。完成这幅作品的是她那伟大的儿子詹姆斯·阿伯特·马克尼鲁·惠斯勒。这幅《惠斯勒母亲像》，是19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之一。

惠斯勒的作品“以色彩和线条构成一种典型美”。对韵

律化内容敏感的人，会从复杂的线条和出奇协调的色彩中，或具有截然不同吸引力的匀称中，从所有和谐的联系中获得持久的、极大的愉悦。而大多数人却不能由此引起兴味，不能从审美客体中感受到这种节奏。对于这幅肖像画即是如此。大多数人对惠斯勒的创作意图、对作品具有惊人魅力的色彩与线条的和谐一无所知。他们只是从这幅画被称为杰作的印象出发，为老妇人脸部的画法所折服，为其明朗、庄严而又非常准确地将母性具象化慨叹。当然，在有些时候，这样去欣赏也未尝不可。我们所接受的绘画理论中有这样的说法：“要理解一件作品，与其

说它描绘了什么，不如说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什么，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这幅画描绘的是惠斯勒的母亲。1842年，她的丈夫为铺设一条有名的铁路，应沙皇之召来到俄国。他是军队的铁路工程师，这个职业使他席不暇暖，从俄国的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而她则因孩子尚幼的缘故留在家中。

有一年，她终于带着4个孩子跟随丈夫，踏上前往欧洲的漫长旅途。然而这却是意想不到的悲哀的旅行，一个孩子不可挽回地死于途中。1848年，她带着其余几个孩子在英国停留。第二年，她再度赴俄，在那里发生了使她再度陷入悲哀的事，那就是她丈夫的去世。

为表彰这位铁路工程师的功绩，沙皇为他的妻子和全家前往英国提供了自己的御舫，并将其年金从12000美元增加到15000美元。为了教育孩子，她最终又从英国回到美国，并在纽约附近的康涅狄格州定居下来。詹姆斯·惠斯勒并没有被埋没在这里，他进过西点军校，后又到了法国和英国。母亲也为这个了不起的儿子所吸引，再次来到英国。为了儿子事业的成功，她与儿子一起饱尝了奋斗的艰辛。

“妈妈，请坐在椅子上给我做模特吧。”当儿子惠斯勒为创作这幅作品而对母亲这样说时，母亲惊喜的心情是不难体会的。她一定会面带羞色，含笑拒绝，而内心深处涌出的幸福却是难以名状的。这位可



一段在泰国拍摄的视频在 YouTube 及脸谱网上走红：

一家书店的老板每天开门营业时，总会发现门前躺着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由于担心他妨碍自己做生意，书店老板对他又是泼水又是打骂，想将他赶走，可第二天流浪汉还是会来。

终于有一天，流浪汉没有出现。书店老板大为不解，他想到店门前装有监控摄

像头，于是调来视频查看究竟。结果发现，这个流浪汉在书店门前过夜时，会打扫门前的垃圾，赶走欲往门上小便的醉汉……后来，两个贼想撬开书店的门偷东西，流浪汉上前制止，被这两个恼羞成怒的家伙用刀捅死。

看到这里，书店老板泪流满面。这时画面

上打出字幕：“有些事实，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接着画面一转，出现了几款监控摄像头。

这段时长 5 分 25 秒的视频并非为了单纯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实际上，它是一则监控摄像头的广告。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自上传后短短一个星期，该广告已在社交网站吸引了近千万次的点击。

这只是泰国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之一。泰式广告中，甚少使用明星，大多是平凡人物演绎平民生活，关注人文关怀、社会大爱和亲情友情等。这种接地气的平民化路线拉近了广告与普通百姓的距离，辅以引人入胜的剧情，更容易引起观者的共鸣。

当然，泰国广告人的点子并不局限于流浪汉被刺身亡等“悲情广告”，若真的幽默夸张起来，也足以让人笑出眼泪。比如，在一款摄像

机的广告中，父亲坐在沙发上观看女儿小时候萌萌的影像，看至动情处流下了眼

泪。这时，一只手从旁边递来纸巾。镜头随之移动，转向一个穿着暴露的胖女子——一头金发、画着“熊猫眼”、打着鼻钉、戴着夸张项链的她，正是这位父亲的女儿。接着，画外音点出了产品的卖点：记录美好时光。

（流光摘自《青年参考》）

打动人心的“泰式广告”

◎张广智

爱的母亲接受劝说，将一把椅子推给儿子，自己勉强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在儿子面前做起了模特。

那双疲乏至极的脚曾和儿子们一起走遍了半个世界，它并在一起，放在低矮的脚踏上。那双干瘪至极的手是在长期的人生劳苦中渐渐衰老的，它放在双膝间，并从带花边的手帕下露出一部分。她已无法和美丽的妇人相比，在生活的重负中弯曲的双肩，只希望靠在硬木椅上休息一下。

她的姿态朴素雅洁，房间

也是最普通不过的。在这个房间里，她已不用等待亡故的丈夫归来，孩子们带来的麻烦也已经过去，房间里唯有寂静。墙上仅剩一个画框，这是一幅能唤起她的回忆、反映她的生活的绘画。她的前方是暗色的窗幔，这是在她眼前遮挡住已经临近的另一个世界的窗幔。

但是，这位年迈的母亲的神色是多么亲切和深沉啊，那表情清纯有力，非常感人。正如英国诗人斯温本所说：“无限幽深的哀愁表现出来便是美丽。”同时，惠斯勒母亲的面

容还使我们忆起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年轻的女人美丽，年老的女人更美丽。

我们经久不厌地凝视这幅肖像作品，便可体会到一种温润的心情，唤起对这位母亲旧时生活的回忆，感到一种灼热的呜咽，觉得这面容似曾相识。看这双眼睛，便能了解这位妇人，这样一想，便猝然会感到喉头哽塞，泪水盈眶。哦，至此我们一定会忆起自己母亲的面容。

（竹影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洋名画故事》一书）

1

读一本书，看到这样一段话：“如果你种了一棵树，它长得不好，你不会责备它，你会观察它长得不好的原因。它可能需要肥料，或多些水，或少些阳光。你永远不会责备树，然而你却责备你的孩子。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照顾他，他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长得很好。责备根本没有用。只需努力去理解。如果你理解了，而且表现出你理解了，你能够爱，情形就会改观。”

让孩子在前面走，你不妨在后面跟随他。如果他实在需要，走过去帮他一把。大部分时间，让他过他的日子，你过你的。

但大人们通常无法抑制“我知道”“我懂”“我经历过”“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的想法。自我强盛，无法给予孩子安静和独立的空间。大人们应该懂得停止制造噪音和干扰。孩子不是用来玩耍的玩具，也不是用以控制的物体。从他们出生开始，即便因幼小需要有人照看，也应被当作独立的生命来平等对待。

跟在一个小孩子的后面，观察他，放开他，而不是放弃他，无视他。这种分寸的把握，是内心沉静自觉的成人才能具备的能力。自己没有好好成长，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支持孩子。在沉静自觉的家人身边，孩子会自然习得如何沉静自觉地去感受世界。必要的放手和冷淡，是一种高明。

如果父母不懂得如何处理情绪，他们同样不会妥善处理孩子的情绪。如果父母不知道该如何真实地与自己相处，他们也不会懂得如何真实地与孩子相处。所以，他们也无法教会孩子如何真实地与自己相处。

养 育

◎庆 山



2

一次在意大利的一个餐厅吃午餐，三个外国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童进来用餐。中途，男童不知为何发起脾气，不听劝，在地板上剧烈翻滚，又哭又叫，声音十分刺耳。周围还有旁人，大人们坐在的各自的位置上，看着菜单，保持沉默。没有人搭理男童，任由

他翻滚哭叫，听而不闻，视若无睹。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在这种时候保持镇定不容易。但他们做到了。

孩子终于疲惫不堪，坐起来，哭声也转小。这时一个母亲模样的人走过去，把他拉起来，轻声说了几句话。孩子回到自己的位置，擦干眼泪，抹干净手。自此这顿饭他吃得老实得很，再没有吵闹。

比起那种干扰、操纵孩子并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西方的父母更懂得尊重孩子的情

绪，让他们学习自我管理。这种能力，比他们多学会几个故事、多做几道数学题重要得多。独立性是稳定心态的基础。

3

90多岁的家守拙堂开办教室，写了一本教育生涯回忆录。在文中提到一句日本谚语：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大人是孩子的榜样，其一言一行，非常重要。如同在透明的心底，折射出来的第一抹光影。那光是红的，孩子便认为世界是红的；那光是蓝的，孩子便认为世界是蓝的。这些感知如果出了差错，他们就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去改变自己的认知，那样会很辛苦。

给他们温柔和清静的光，以背影带领他们，是有效模式。不展示过于功利的价值观，单以生命本身来说，展示真实的、不拘泥的、独立自在的状态，是重要的。

他否定对孩子过于苛责和给予压力的教育方式，也提出绝不可娇生惯养。对孩子要有一些更为长远的考虑，适当让他们吃些苦是必要的。

带心爱的孩子去旅行。文中所指的旅行，并非舒适或奢华的观光，而是学校和家长应该有意识地组织孩子在寒冬和盛夏季节，进行长途行军、爬山、露宿等活动。这个观点很日本式。那一年我在日本长野县山区旅行，曾目睹穿校服的孩子们野游。他们长时间步行在山道上，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喝水、聚餐，看见陌生人会有礼貌地微笑问好。

“孩子应该像野外的植物一样经历与病虫害的殊死斗争，经历严寒酷暑的考验。我们大人不需要用过多的规则去束缚他，只需要默默地守望，适时地鼓励。”

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如果他还没有到这样的年龄，也应该经常跟父母一起旅行。经

历乘坐交通工具的奔波，旅馆间的辗转，看一路变化的风景。当他看见父母与外界和他人的接触应对，会学到现实中的交往方式。此时，父母更应该注意言行举止，对待服务人员有礼，处理问题干脆认真，对他人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孩子也会默默吸收这一切。同时，对景物如何审美，父母对传统的文化如何讲解，都是给予孩子的学习机会。

4

他说，在幼儿时代要注意对孩子的“欲望、情操、知识”的综合教育。要经常让孩子练习日常的礼貌用语，“谢谢”“早上好”“请慢用”“我回来了”“我走了”之类的话，要扎实地用。让孩子在家庭中首先接受以举止、礼貌为中心的情操教育。

同时，为他们创造阅读环境。在优秀的绘本作品中，孩子可以学会许多，在故事中找到榜样和共鸣。也必须让孩子学会和周围的人和谐交流，共同生活。“培养孩子有一个宽容、平和、坦率的胸襟……在这个善恶交集、玉石混杂的世界，从小就培养孩子原谅他人的宽容气量。”

家长可以用身边的小事来逐步培养孩子的宽容心，比如在公共交通、公共场所主动照顾弱者等。“总之，不挑剔他人的缺点，原谅他人的过失，信任他人的自觉性，在培养这种宽容心态的过程中，不光是大人和孩子会从中得到乐趣，

而且我相信，这也一定会使孩子们未来的人生更加开阔。”

学会等待也是很重要的。

与此对比，让孩子上多少节培训课，学习到多少种技能，是处于靠后的排位。老人注重的是“道”，不是“术”。他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还会经常使用“修身济世”的成语，那时还有“修身”这门课，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日本社会的发展，此类成语“已成为死语”，失去了现实意义。孩子在社会的影响下，更强调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而失去对责任和义务的领会。

这种现象又何止在日本。随着物质文明和科技的进步，传统品德和公德的教育被忽视。作为一个历经时代沧桑的从事教育事业的老人，他对此十分警醒。

“父母应该把孩子视为天赐的恩惠……随着孩子的成长，要让其接受最朴素的做人的道理，特别是要培养孩子对事物彻底理解的能力。要求孩子对任何事都应有明确的态度。这样孩子对任何事都会认真真地去做，即使再辛苦也不会想到中途放弃，而是克服困难向前看，意志也变得坚强。”

家守拙堂老人的观点，即便就目前来看，也没有丝毫落伍或脱节之感。这是朴实而开阔的智慧之道。

（鸭梨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月童度河》一书，王青图）



在功利时代独善其身

◎马未都 口述 ◎杨 杨撰文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宗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高度，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文明和文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一些文人雅士的内心需求，帮他们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全社会的收藏基本上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商业的博弈，至少99%的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的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的净土变得如此世俗化。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脱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

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同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基本宗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自己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的严重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的，这社会

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什么，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但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屈，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不会；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们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典范，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他们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





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旦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今天我们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国内的很多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票房惨败，这对冯小刚来说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泰囧》的商业成功，连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唳长鸣，鹤唳是悲哀的，会传得很远；而我们的电影大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的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现状的一个映射。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中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一个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问得了奥运会银牌的有谁，多数人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处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

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高。我常说，一个人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个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共渡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救援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我们跟韩国也不能比，你看在韩国电视剧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的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长幼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明的法律制度，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画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根绳——什么方法成本最低？在地上画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画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社会若既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

（夜航船摘自《新周刊》第410期，邝 飏图）

生死的智慧

◎柯文哲

我大概是见过死人最多的台湾医生，很适合来谈关于生死的问题。

让我从叶克膜开始讲起。叶克膜其实很简单，就是将静脉血引流出来，经过一个血液泵（人工心脏），再经过一个氧合器（人工肺脏），送回身体。它用来暂时取代心肺功能。

叶克膜的确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周杰伦团队的一个舞者，有一天突发猛暴性心肌炎，心脏不跳了，荧幕上的信号全是平的。可是，9天之后，给她做了心脏和肾脏移植，不到一个月，又回去跳舞了。这个案例听起来很神奇，我每次都说是现代医学的奇迹。一个人经历了4个小时的CPR（心肺复苏术），9天没有心肺功能，但还能救回来。

另外一个案例是一个56岁的男子，因为蛀牙，细菌跑到血液里面，再跑到心脏，后来就化脓了。在其他医院，打开心脏一看，有的地方烂掉了，就给他剪一剪，最后整个心脏都被剪掉了。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因为患者几乎没有心脏功能，

就给他用了两台叶克膜。16天以后，我们给这个病人做了心脏移植，最后他很清醒地回家了。

上面这些案例，使用叶克膜以后，可以撑到9天、16天甚至更久。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在媒体的炒作下，叶克膜在台湾变得很有名。可是，媒体通常只报道成功的案例，不报道失败的案例。

有一个出生一个半月、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做了心脏手术以后，没有办法脱离心肺机，所以就装了叶克膜。可是不到3天，他的脚就黑掉了。

还有一个7岁的男孩，得了肺炎双球菌败血症，引起呼吸窘迫，后来装了叶克膜。装了以后，出现并发症，四肢都黑掉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你，意识清楚，会讨水喝。你想想看，我怎么跟他讲？“小弟弟，如果你要活下去，我们要截掉你的四肢。”或者说，“算了，你不要再活了”？你如何跟一个7岁的男孩讲这种生死的问题？

这就是我当一个重症医学专家的心路历程。

三十几岁，我就当上了主任，觉得医学很厉害，什么都可以解决。可是到了40岁以后，

常常有装了叶克膜还是失败的案例，家属问我：“为什么别人救得回来，我们的亲人救不回来？”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慢慢地到了50岁以后，我终于想通一个道理：医生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能尽力，仅此而已。不管医学如何发达，还是有其极限。

有一天，我在巡房的时候，突然大彻大悟。人生的结局只有两种：插管和不插管，但最终都是死。你问我，什么是人生？我的回答是，追





《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默菲

起码我试过

●柴 静

在电影《飞越疯人院》中，麦克·默菲是一个躲进精神病院以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的安排下打针、服药，但他建议更改日程，因为大家想看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的要求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用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规律，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

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

拉奇德小姐像是有些让步：“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第一个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但眼神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去；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

大家都想看球赛，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个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一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起码我试过了！”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

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人一定会死，所以死亡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追寻一个问题，这就是人生。

最近，我常常讲“一坨大便”的启示。有一次，我请老师和学长吃饭。我们3个人到喜来登饭店二楼的法国餐厅吃饭花了26000元台币（约合人民币5150元），平均每人9000元（约合人民币1790元）！我看到账单的时候，脸都绿了，怎么这么贵！第二天早上，我上厕所，一直在看我的大便，这坨花了我9000元才制造出来的东西跟我平时去台大医院地下室吃的70元

（约合人民币15元）一顿的自助餐，看不出差别。我突然悟到，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就是一坨大便。

中国人最重要的思想是儒家学说，可是《论语》里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总之就是不想谈论死亡。如果你一直追问，它就说“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对生死问题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当然是让人们重视活着的时候，可是终究没有回答死亡的问题。

我的个人看法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唯有面对死亡，才能看清人生到底是什

么。人终究会死，人生只是一个追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人生应该像 a 的 n （ n 为自然数）次方。如果 a 大于1， a 的 n 次方就无限大；如果 a 小于1， a 的 n 次方就很快趋近于零。

我对社会的付出多于索取，就代表 a 大于1，每个人都如此，社会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每个人对社会都是索取大于付出，就代表 a 小于1，社会很快就会崩溃。

我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语：“最困难的不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而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却不失去对人世的热情。”

（李中一摘自《健康人生》2015年第12期，勾 犇图）



童眼观戏

● 琦君



有一次看评剧，台上演的是《芦花荡》，周瑜与张飞杀得难解难分。听后排一个小男孩问他爸爸：“这两个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呀？”

做爸爸的回答：“两个都是好人呀。”

小孩又问：“两个好人为什么要打架呢？”

爸爸说：“好人跟好人，有时也会打架的，你不是有时也会跟哥哥打架吗？”

孩子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又说：“爸爸，我不要跟哥哥打架了，我是好人，哥哥也是好人嘛！”

我听得乐不可支。

过了一阵，周瑜又与黄忠打了起来。

小孩又问：“爸爸，那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胡子怎么这么白呀？”

爸爸说：“那是假胡子，他要扮老人呀。”

小孩说：“不要扮老人嘛，难看死了。”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回头朝他看。他正用一条白围巾蒙住自己的下半边脸，模仿台上黄忠的白胡子。发现我在看他，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围巾，撅起小嘴，说：“我不要白胡子，我不要当老人。”

我再也无心看台上的戏。我不禁想起自己年幼时，坐在外公的怀里看戏的情景。我最喜欢看诸葛亮与关公，他们一出来，我就合掌拜一拜。关公的马童一翻筋斗，我就拍手。我不喜欢周仓和张飞，他们的脸太大、太黑。

外公边看边讲笑话。他说，关公在台上，把桌子一拍，喊一声：“周仓在哪里？”周仓摘了胡子正在台下吃馄饨，听到关公喊他，连忙

上台，忘了戴胡子。

关公一看他下巴光溜溜的，又把桌子一拍，说：“叫你爸爸来。”

周仓一摸下巴，连忙下去，把胡子戴了，再上来，喊一声“周仓来也”。

外公说完，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最高兴的是第二天，戏班子全体到我家来游花园。我看出好几个人脸上的油彩都没洗干净，就问哪个是关公。

那个演关公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尖，说：“是我，是我。”

我说：“你是忠臣。我最讨厌曹操，他是奸臣。”

那个演曹操的大笑，说：“我是演奸臣的，你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看他一脸和气，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也是好人呀。”

我说：“你不要演坏人嘛。”

他说：“都要演好人，坏人谁来演呢？”

我有点迷惘。

外公说：“台上的好人坏人你分得清，台下

的好人坏人你就分不清咯。”

我越发糊涂了。

七八岁的童子，怎么懂得外公话里的意思？那时的我，不就跟现在后排那个孩子一样天真吗？

（杨子江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琦君散文精选》一书，刘志刚图）

喜怒不形于色，但形于QQ、朋友圈和微博。

——网友签名

衣服这种东西，没拍照就等于没穿过，但拍过两次照就等于快没衣服穿了。

——一些女性的感言

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有人引用宋人黄庭坚《茶词》来说明“纸质阅读的魅力”

目前的文坛太需要一些穿西装打领带、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介入，以扫除现在腐朽的气息。

——文学最大的敌人是谁？作家阿乙的答案是“庸俗”

以后可能不再有“异常天气”这一说法，“异常天气”将会成为“正常天气”。

——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声明称，2016年很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很可能成为今后的新常态”

恋爱伤人。

——苏珊·桑塔格说，“恋爱就像让对方剥下你的皮，而且知道对方随时都可能拿着你的皮，从你身边走开”

中国人的教育，从一开始就输在不诚实对待自己。

——海外的华人孩子中流传一个关于父母的笑话，说他们



每个周末送你去奥数班，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将来想当数学家，他们马上会痛心疾首地劝你另选热门专业；他们逼你从小就苦苦练琴，可长大你如果真想去搞音乐，他们会吓个半死

他们太完美了，像同一个模具打造出的“家具”。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在上海面试“学霸”之后的感悟

对于那些来自中下层家庭的学生，通过留学实现移民海外或向上流动的幻梦已经宣告破灭。

——如今，“中国留学生”已经从曾经稀有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据美国大学一项统计数据称，美国的“野鸡大学”每年95%的学位证书颁发给了中国人。“海归”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这一群体的可信度降低

如果当时有这样装束的人，一定会被视为怪物。

——燕山出版社前总编

辑赵珩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影视剧里的知识错误率在20%—30%，而今天，正确率不到20%—30%。在讲述上世纪40年代的电视剧里，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女学生仍穿着五四时期的服装

普通人在25岁之后快速失去朋友。

——芬兰阿尔托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分析了全球300万名手机用户的信息后发现，25岁之后，人们的社交圈逐渐缩小

在家里特横，颐指气使，好像随时有个王位要继承，出去却常说“领导您坐”。

——演员黄磊称，别把劲儿使在自己最亲的人身上

诗不能注解，一注解，就煞风景。

——木心

难得的朋友是：我成功，她不嫉妒；我委靡，她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亦舒《流金岁月》

我发现金钱就像第六感，没了它，你就无法最佳地发挥其他五感。

——毛姆

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处，“说坏话”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十年之后

◎李舒

我总喜欢给朋友讲一个故事：两个朋友要远行，临行之前，相约十年后的某日某时在东京的某地会见。留在东京的朋友已经结婚，他的妻子见他要认真践约，便竭力劝阻，但没有用。一大早，他便来到约定的地方，但左等右等，不见人来。突然一个送电报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了他的名字，送上一封电报。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收报人的落款是：某年某月某时在东京某桥头徘徊的人。

后来呢？朋友总问。

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巴金讲给卞之琳和师陀听的。1937年的初夏，师陀、卞之琳看了萧乾写的雁荡山游记，心生艳羡，打算也依照游记去玩一次。他们的好友巴金便陪两位兄弟一程。他们来到杭州，分别的前一天，三人

在天香楼吃饭，巴金便讲了这个故事，三个人当即决定，效仿这个故事中的人，约定十年之后还在天香楼见面，他们还预定好了菜单：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然后分别。

后来呢？朋友又问。

十年之后，巴金并未去杭州，早已把天香楼之约忘得一干二净，卞之琳去了英国讲学，师陀在剧校教书。等到巴金想起这个约定时，师陀已不在人世了。

这故事初听是传奇的，回味一下，却有种感同身受的熟悉感。年少的时候，谁不曾有三五知己，也立下过这样的誓约？然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一转身，能说的便只有“身不由己”四个字了。巴金、卞之琳、师陀，这三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大家，然而我更喜欢这个故事中的他们，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和你一样，和我一样，和我们大家都一样——他们也需要面对柴米油盐，会有时说说闲话、聊聊家长里短；他们也会疯狂攒钱，只为了凑够首付买套二手房；他们也会因为失恋而夜夜买醉，甚至哭得稀里哗啦，鼻涕糊在衣袖上；他们也会因为有人上门借钱而踌躇不安，害怕借了不还；他们也会在恋爱中玩玩小把戏，有时暧昧，有时犹豫，有时冷血，有时花痴……大师褪去光环，便从故纸堆里凸显出来，变得更加立体和动人。

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教科书里，对他的介绍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可你知道吗？他在写给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家信里，讨论的是如何做假领子那样的“假门襟”，因为衬衫和外衣之间有一块三角空白地带，“是防寒工事中的空白点”。建筑大师甚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画了草图，得意扬扬地给妻子看，只是到了最后，忽然说一句：“那是不是你留着有用的料子？”

比如文学家沈从文，我们被他用古朴而厚实的笔调写出的《边城》倾倒，也对他后半生投身考古事业，写下《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



渡鸦在一个小岛上筑巢，等到小渡鸦孵出来时，它想把它们从岛上带到陆地。它用爪子抓住第一只小渡鸦，带它过海。

渡鸦飞到海洋中央时，它很累，翅膀拍动得越来越慢。

“现在我的身体强壮，它还弱小，所以我载它过海，”渡鸦想，“但是，等它长大又有力气，而我又老又无力时，它会不会记得我现在的辛苦，把我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呢？”于是渡鸦问小渡鸦：“等我老弱而你长大变强壮时，你会载我吗？告诉我真话吧！”

小渡鸦怕渡鸦把它丢到海里，就说：“我会！”

但是渡鸦不相信。它松开爪子，放开小渡鸦。小渡鸦像一块重物一样往下掉，淹死在海里。渡鸦又飞回岛上。

渡鸦又用爪子抓着第二只小渡鸦过海。它飞得很累，于是它又问小渡鸦是否会在它年老时载它。小渡鸦怕被丢到海里，就说：“我会！”

渡鸦还是不相信这只小渡鸦，就也让它掉进了海里。

当渡鸦飞回它的巢时，巢里只剩一只小渡鸦了。它带着最后一只小渡鸦飞过海洋。

当渡鸦来到海洋中央，又觉得疲累时，它又问：“你会在我年老时养我，并且把我从一个地方载到另一个地方吗？”

“不，我不会。”小渡鸦回答。

“为什么不会呢？”渡鸦问。

“当你变老而我长大后，我将有自己的巢，有自己的小渡鸦要养、要带。”

“它说的是真话。”渡鸦想，“我要尽力带它过海。”

于是渡鸦没有放开小渡鸦，为了带它到大陆，让它能筑自己的巢，养育

自己的小渡鸦，渡鸦用所剩的最后一点力气拍着翅膀。

（文 雨摘自希望出版社《托尔斯泰、恰佩克童话》一书）



渡鸦和小渡鸦

◎〔俄〕列夫·托尔斯泰

惊叹。可你知道吗？这位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当年追求佳人的时候，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被嫌弃”的决心。张兆和对沈从文一开始并无好感，不仅给这位追求者取名为“癞蛤蟆十三号”，而且见到他便开溜。有一天，张兆和去书店，左手夹两本外文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忽然一抬头，看到柜台后面的萧克木，戴副黑框眼镜，像极了沈从文。张兆和吓得半死，即刻丢下鸡蛋糕，拔腿就跑！

还有我们最熟悉又最陌生的胡适先生，在康奈尔大学读满四年，即将毕业的时候，胡同学最想做事情，不是回国报效祖国，也不是周游世界增长见识，他在某个晚上，鼓足勇气

去了四年来一直想去而不敢去的地方——女生宿舍！

……

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他们的名字闪耀着诗一般的光芒，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然而，我更想探访的，是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的他们，如寻常男女一般，有爱恨情仇，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纵然历史变迁、山河巨变，他们的命运亦和尘埃里的众生一样，一日一日地过去。

（这 么摘自中信出版社《山河小岁月》一书，丰子恺图）



青春珍贵

●刘慈欣

曾看过一篇很短的科幻小说，题目忘了，说有这样一个时代，两个人之间可以借助某种技术，交换包括全部记忆在内的完整人格。但为了保证社会公平，法律规定，财产所有权只认人的身体而不认他（她）所拥有的人格。这一时期，人们发现富豪们普遍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们被称为“人格寄居者”，他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人格频繁切换。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50多岁的富豪，他平均每天换一种人格，并为此痛苦不已。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的年轻“屌丝”都有一个梦想——能够与一个大富豪交换人格，而许多年长的富豪也愿意以自己的全部财富为代价再获青春。

但几乎每一个与富豪交换人格的年轻人很快就后悔了，他们会立刻与另外一个年轻人做人格交换，再换回一个年轻的身体。据统计，这种反悔后再交换的间隔平均不到一天时间，

于是这些年长的富豪所拥有的人格频繁切换，像一个人格寄存器一样。

我对这篇小说的感觉一般，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小说有深意的地方在于作者没有把主人公设定为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头，而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这时抛弃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仅仅为了再获青春，这可能吗？我调查的结果在预料之中，年轻人一般都认为这篇小说不真实，他们大多认为这种交换很值，换了自己也不会后悔，有时还会反问一句：“为什么不呢？”但50多岁的老男人们大都认同这个故事的设定。

所以，青春的珍贵，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体会。

一位医生朋友说，这个故事中交换者双方的感觉，关键在于“突变”，或者说“切换”。一个人随着流逝的岁月渐渐走到50多岁，他（她）大概还不能深切体会到青春的流逝；但如果一个人瞬间从20多岁切换到50多岁，再切换回去，那他（她）对衰老的感觉将铭心刻骨，“就像大病一场一样”，即使这个50多岁的人像那个富豪一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结果也一样。

但青春的真正珍贵之处还在于对世界的感觉，在青春的眼睛中，世界是最美妙的。之前的童年和少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但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历去感受世界的美妙；而步入中年后，世界就像你长期居住的房间，即使装修得再华丽，每天都看，也麻木了。

我在一个偏僻的山谷工作了近30年，记得当初来报到的那天，我对周围那些高耸的山峰充满了向往和激情，当天下午就爬上了其中一座，那座山几乎没有路，我的衣服都让荆棘划破了。我决定以后每个星期爬上周围一座新的山峰。后来工作忙了起来，我就安慰自己，我可能要在这里度过一生，有的是时间去登那些山。现在，我永远离开了那里。走的那天，当列车开动时，我悲哀地发现过去的29年中，自己再也没有爬过这里的第二座山。而当年那个年轻的我，在舟车劳顿后的那个炎热的下午，居然有兴致和精力去登上那样一座没有路的陌生的山峰，无论从理智上还是精神上，现



山隘

● [德] 赫尔曼·黑塞 ◎ 窦维仪 译

风吹过陡直坚实的小径。树与灌木被抛在身后，只见石头与青苔独占山头。人类尚未入侵这块净土；这里没有人类的份。在这里，即使农人也找不到粮草或木材。远方呼唤着，点燃了殷殷的思念，这可爱的小径越过山崖、沼泽与皑皑白雪，引人来到另一个山谷、另一处村落，接触另一种语言、另一群人。

我在山隘高处小歇片刻。山路缓缓下降，两侧潺潺流水相随。在这高处驻足，几乎能找到通往两个世界的路。脚下的这条小河流向北方，注入远方冰冷的大海；另一侧雪融之水则落向南方，在亚得里亚海入地中海，最后流向北非大

陆。然而，世界上所有的河流，终将汇集在一起，北极冰海与尼罗河终会一起转为潮湿的云。这古老而又美丽的平衡，平添此刻的神圣之感，对于像我这样的游子而言，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

我的目光仍有选择的余地。此时，北方与南方仍在视线范围之内，再走五十步，就只能看到南方了。南方的气息在蓝色山谷里神秘地向我吹送而来，我的心跳竟与之相应和。我期待着那儿的湖水及林园、那葡萄与杏果的芳香，我仿佛听见那渴慕已久且带着朝圣意味的古老传说。

远方山谷传来的声响，唤起年少的回忆。我曾因首次南

方之旅而深深陶醉；曾在湛蓝的湖畔深深吸入浓郁的田园芳香；某个夜里，曾在异乡的苍白雪山下，竖耳倾听远方家乡的讯息；也曾在古老文明圣殿的石柱下，做第一次祝祷；更难忘的，是初见棕色沿岸及大浪如雪时的美景。

如今，我已不再如痴如醉，也不再想将远方的美丽及自己的快乐和所爱的人分享。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异乡对我的呼唤不同于以往，它在心中回荡的声音，也较以往沉静。我不再雀跃地将帽子抛向空中，也不再欢唱。但我微笑。我不是以唇微笑，而是用心灵、用眼睛、用每寸肌肤微笑。现在，面对着香气袭人的土地，我比当年与它邂逅时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也更心存感激。如今的我，比以前更融入这南国的一切；而它也为我娓娓诉说更丰富、更详尽的故事。我的思念，不会再为朦胧的远方增添梦幻的色彩。我的眼光满足于所见的事物；因为学会了看，从此世界变美了。

世界变美了。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别无所求。我乐于让阳光将我完全晒熟，我渴望成熟。我迎接死亡，乐于重生。

世界变美了。❀

（郭红英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堤契诺之歌》一书）

在的我都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那篇科幻小说，小说的结尾，又换到一个年轻身体的主人公坐在公园里，他一贫如洗，饥肠辘辘，却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中。

他庆幸在一场人生的击鼓传花中及时把花丢给了下家。他由衷地对自己说：“年轻真好！”❀

（福根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第18期，勾犇图）



中日企业差距有多大

◎宗晓凯

1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企业家，似乎对赚钱有着某种天赋。所以，很多人在主业上小有成就之后，便立马开始“多元化”战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证券。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中国人的特性和习惯，企业家、普通百姓都是如此，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而日本的企业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对产品本身更感兴趣。2004年我去日本，和日本一位青年企业家交流，他们公司是做汽车轴承的。说实话，汽车轴承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小产品，没什么了不起。但他一说到他们的产品时，就开始手舞足蹈，两眼发光，似乎特别享受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

我一问，原来他父亲是公司董事长，他哥哥是总经理，他是主管技术的董事、副总。公司的规模不大，一百来人，但是服务的客户却是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他们家族好像也没有别的生意。他说，光轴承需要研究的东西就太多了，几代人都研究不透，哪有精力再去做别的？

从二者的区别，我明白了中国人只是在赚钱，而日本人是做事业。结果可想而知：日本有几万家百年企业，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企业，一家也没有。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那些全球著名品牌，任天堂、微软、尼康、奔驰、丰田、麦当劳……它们似乎都永远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始终在他们的行业越做越深，越做越有乐趣，越做越大。

记得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报道过浙江某个地区，这个地区可以迅速拥有某个产品排名全球前几名的生产加工能力，但同时很短的时间内又放弃了原来的行业进入另外一个行业，然后又迅速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前三名。

但是无论做什么行业，它们的厂房永远是那么破旧，设备永远是那么简陋。所以，它们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它们确实是赚了一些钱，但是这种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它们也不会获得同行的尊敬。

中国的生产科技，众多核心技术和设备都来自日本，并且无法替代。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也都充斥着日本的技术与产品，即使很多国货产品的核心技术，也大多是由日本提供的，而





这一切都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企业家爱的应该是产品和品牌，而不是钱。赚钱只是经营的结果，而不是经营的目标。

2

在中国企业家眼里，技术基本上等于先进的设备，所以中国老板的设备一个比一个先进，但舍不得花钱培训技术员，舍得花钱培训全员的老板更是少之又少。

记得以前给一家家具公司做企业形象设计的时候，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家具公司的老板花 750 万元买了一台日本的设备，但是需要花 40 万元培训一批技师时却舍不得，以至于不懂操作的人把机器搞坏，只好再花 50 万元去修。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

日本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他们买设备时精打细算，但是在学习技术上比较舍得花钱，而在消化技术上则更舍得花钱和精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的设备是 100 分，他们的设备可能是 80 分；我们可用的能力可能只有 30 分，人家会用到 95 分，这样 $100 \times 30\%$ ，只有 30 分，而 $80 \times 95\%$ 有 76 分。他们用 80 分的设备，效果却胜过我们 100 分的设备。所以，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运用技术的关键就是全面消化和全员掌握。事实上，如果一家企业长期从事某一种产品的设计和生 产，其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就一定越来越系统和深入，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新的进入者要想在短期内赶超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差距还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表面上看得懂，但根本学不会，更坚持不了。

3

我们的单位能耗是日本的 150 倍，也就是说，消耗相同的资源，日本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 150 倍。这值得我们深思：何为快？何为慢？

像中国新兴城市的马路一样，刚刚建好又刨开铺煤气管道，过半年又刨开铺水管，没过

几天又刨开铺通信电缆……我们建高速公路的速度之快也令世人惊叹，可惜每每你走到高速公路上就会发现，这里在修补，那里也在修补，高速公路建好没两三年就得翻修。

而这些都计算在 GDP 里面，建一条路要花一个亿，修一次又得花 8000 万，再修补一次还得花 5000 万，我们的 GDP 就 2.3 个亿了。人家一次花 1 亿，或者 1.2 亿就搞定，表面上看起来人家花的钱是多一点，速度是慢一点，但是一次到位，用不着折腾和浪费。

日本的品牌，比如索尼、松下、丰田、佳能等，最少都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中国除了一些老字号之外（其实品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正市场化的品牌屈指数来也不过二三十年。

因此，我们不要急躁，不要急功近利，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专心、专注地发展，再过 50 年中国肯定会出一批大品牌。

品牌是什么？品牌对消费者而言就是一种体验，或者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承诺；而对企业而言，就是获利的工具。所以，做品牌从根本 上讲是一种投资。当然，有些投资可以立竿见影，而有些投资可能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需要等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看到成效。

4

截至 2013 年，全球寿命超过 200 年的企业，日本有 3146 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 837 家，荷兰有 222 家，法国有 196 家。

为什么长寿企业扎堆在这些国家？这是一种偶然吗？它们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它们都传承了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在日本，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产品的品质几近苛刻，对自己的手艺充满骄傲甚至自负，对自己的工作从不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 面上，这些日本工匠会将之看成是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说到工匠精神，就不得不提日本一家只有 45 个人的小公司。全世界很多科技水平非常发



达的国家都要向这家小公司订购小小的螺母。

这家日本公司叫哈德洛克工业株式会社，它生产的螺母号称“永不松动”。大家都知道，螺母松动是很平常的事，可对于一些重要项目，螺母是否松动几乎关乎人命。比如高速行驶的列车，长期与铁轨摩擦，造成的震动非常大，一般的螺母经受不住，很容易松动脱落，那么满载乘客的列车没准会有解体的危险。

日本哈德洛克工业创始人若林克彦，当年还是公司小职员时，在大阪举行的国际工业产品展会上，看到一种防回旋的螺母，他带了一些作为样品回去研究，发现这种螺母是用不锈钢钢丝做卡子来防止松动的，结构复杂价格又高，而且还不能保证绝不会松动。

到底该怎样才能做出永远不会松动的螺母呢？小小的螺母让若林克彦彻夜难眠。他突然想到了在螺母中增加榫头的办法。想到就干，结果非常成功，他终于做出了永不松动的螺母。

哈德洛克螺母永不松动，结构比市面上其他同类螺母复杂得多，所以成本也高，销售价格更是比其他螺母高了30%，自然，一开始他的螺母不被客户认可。可若林克彦认死理，决不放弃。在公司没有销售额的时候，他兼职去做其他工作来维持公司的运转。

在若林克彦苦苦坚持的时候，日本也有许多铁路公司在苦苦寻觅有安全保证的螺母。终于，若林克彦的哈德洛克螺母获得了一家铁路公司的认可并与之展开合作，随后更多的企业包括日本最大的铁路公司JR最终也采用了哈德洛克螺母，并且全面用于日本新干线。走到这一步，若林克彦花了20年。

哈德洛克公司的网页上有非常自负的一笔：本公司常年积累的独特的技术和诀窍，对不同尺寸和材质的螺母有不同的对应偏心量，这是哈德洛克螺母无法被模仿的关键所在。也就是明确告诉模仿者，虽然小小的螺母很不起眼，而且物理结构很容易解剖，但即使把图纸给你，它的加工技术和各种参数配置也并不是一般工人能实现的，只有真正的专家级的工匠才能做到。

我前后去过9次日本，以我的认识，还不

只是工匠技术问题，我总愿意把它和某种精神结合起来思考。

树研工业1998年生产出世界第一的十万分之一克的齿轮，为了完成这种齿轮的量产，他们花费了整整6年时间；2002年树研工业又批量生产出重量为百万分之一克的超小齿轮，这种世界上最小最轻的、有5个小齿、直径0.147毫米、宽0.08毫米的齿轮被称为“粉末齿轮”。

这种粉末齿轮到目前为止，在任何行业都完全没有使用的机会，真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树研工业为什么要投入2亿日元去开发这种没有实际用途的产品？

这其实就是一种追求完美的极致精神，既然研究一个领域，就要做到极致。

“技术高超的匠人加工的模具，手感妙不可言。”我虽不是机械行业出身，但我对树研工业创始人松浦元男的这个说法深为理解。上世纪70年代的匠人，技术高超的能加工出比机械加工更高精度的部件，在匠人圈被誉为“蒙骗机械”。

日本职场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本分”，把手头正在做的事做透是应该的、必须的。

梅原胜彦从1970年到现在始终在做一个小玩意——弹簧夹头，它是自动车床中夹住切削对象使其一边旋转一边切削的部件。梅原胜彦的公司叫“A-one精密”，位于东京西郊，2003年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时连老板在内仅有13个人，但公司每天平均有500件订单，拥有1.3万家国外客户，它的超硬弹簧夹头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高达60%。

“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根本不会带来多高的利润，呆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人没有资格当老总。”梅原胜彦的信条是：不做当不了第一的产品。有一次，一批人来到A-one精密公司参观学习，有家大企业的干部问：“你们是在哪里做成品检验的呢？”回答是：“我们根本没时间做这个。”对方执拗地追问道：“不可能，你们肯定是在哪里做了的，希望能让我看看。”最后发现，很多日本公司真的没有成品检验的流程，因为根本无须检验。

（吉尔亚摘自作者的微博，辛刚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 韩少功 场景

能说一声“好吧”。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场景的重要性。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整齐划一的座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的。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

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啊，即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高血脂，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会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

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是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喝一杯清茶，或者只吃几口清淡野菜，也还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

（林冬冬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暗示》一书，李 旻图）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的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

出乎我的意料，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和善得多。他让我凑到火塘边来取暖，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在我嗅到了浑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

功。

事实确实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里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合存在，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柴烟等组成的居家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所有来客涂抹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



终将纠缠一生 ●张 恒

我知道的美国记者里，瑞克·布鲁格的文笔最为优美，他写过一本《南方纪事》，能把一米八的大汉给看哭。书中有一大部分内容，他回忆了自己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在一个月光清朗的晚上，朝鲜的士兵爬过结冰的河面到对岸来杀美国兵，布鲁格的父亲醒了，看到趴在河面上的士兵，冲过去厮打起来。冰面破裂，那个小个子士兵掉进河里。在夜晚鞋里都能结冰的隆冬，这个士兵即便爬上来估计也活不了，但他每一次试图浮上水面，都会被布鲁格的父亲摁下去。老布鲁格从战场上活了下来，结婚，生了孩子。此后一生，他都没有忘记那个向下按压的动作，也没有摆脱那场战争的阴影。他终日把自己浸在烈酒里，毁了自己。

在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叙述中，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它没有提国家，没有谈敌我，只是告诉人们，一场战争会对一个人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再想起这本书，是因为一部电影——《我的战争》。电影上映前，官方发了一个宣传片，很多人说看完后尴尬得想爆粗口。我不信，特意去看了一遍——宣传片里，一个礼貌客气的韩国导游接待了一个中国老年团。导游说既然从中国来的客人第一次到首尔，就

先介绍下这座城市。结果老人们纷纷表示自己来过一次了：那时候还叫汉城，不用护照，“我们是举着红旗进来的”。让人不适的不只是他们的言辞，主要是那种兴高采烈的态度。当宣传片试图用这种调子来唤醒人们的记忆时，创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片子里谈笑风生的那段历史，其实是一场灾难，给很多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注定纠缠一生的痛苦。

人与历史，有时候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生关联。我老婆是唐山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记住了9月21日是胡思杜的忌日。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胡思杜决定留在大陆。结

果，没过多久，大陆这边开始批判胡适，人们都没忘记大陆还有个胡适的儿子，矛头开始指向他。胡思杜不得已，公开与父亲断绝关系，甚至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文批判父亲。然而，父子关系哪能那么容易断？他后来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当老师，“反右”开始，胡思杜又理所当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最终不堪其辱，自杀了。那是1957年，算起来，到今天已有59年。

这种发公开声明断绝关系的做法，国人中多矣。这可能和人们印象里，“关系”很重要有关，或者怕彼此占了便宜，或者怕受到对方拖累。金庸也写过很多这类故事，《射雕英雄传》里有个叫黄药师的，不但要和徒弟断绝关系，还断了他们的脚筋。单凭故意伤害罪中“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一





谈男人

◎海 岩

男人老一点儿——当然太老了不行，那就成老小孩了——价值就日趋成熟，而精力、思维又没到老年人的退化程度、陈旧程度，所以40岁的男人是二三十岁与五六十岁之间的桥梁，是青年与老年之间的桥梁。

40岁的男人吸收新生事物的能力没有退化，接纳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允许不完美和缺陷存在的人能快乐幸福地生活。

40岁的男人，比较少幻想，比较务实，功利心较淡，活得比较放松。像我，在成就感上走得高一点，因此对功利看得很淡，对事物看重过程，

达不到目的是次要的。这与重结果而轻过程不一样。如果看重结果，做事就容易不择手段。这种状态，二三十岁的人是达不到的。有句老话“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以前我活得挺累，是因为我太执着，很多事情老想做好，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我反省以后，觉得这样不好。现在如果说我这么多年没有白活的话，是由于我把自己的目标看得虚了，把眼前的事儿做实了，做不成就做不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黄 玉摘自《广州日报》
2016年9月20日）

1970年，一位美国律师就阿以冲突问题采访了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他问纳赛尔：“你希望梅厄夫人怎么做？”

纳赛尔回答说：“撤走！”

“撤走？”律师问道。

“是的，从阿拉伯国家的每一寸领土上撤走！”

“没有任何条件吗？从你这里什么也得不到？”律师问纳赛尔。

“什么也得不到！因为这

条，就够判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最后，师徒之间的感情，仍然撕扯不清。

“女神”舒淇结婚时，声明里有一句话：“是的，我们决定相互纠缠一辈子。”很抱歉在这种场合引用，我只是觉得用“纠缠”这个词来概括人

谈判柔术

◎[美]罗杰·费希尔

◎王 燕 罗 昕译

是我们的领土，她必须承诺撤走。”纳赛尔答道。

律师又问：“如果梅厄夫人明天早晨在以色列的广播和电视上宣布‘我谨代表以色列人民在此承诺，撤出我们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每一寸领土——西奈半岛、加沙地带、

生简直太准确了。现实是，一旦发生了关系，越想断就越断不了。那天看一则八卦，其中说，汤姆·克鲁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前妻离婚时，特意在离婚协议里加了一条限制：前妻凯蒂·赫尔姆斯，5年之内，可以谈恋爱，可以约会，但不可公开新的恋情，也

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以及戈兰高地，而且我希望全国人民知道我本人没有向阿拉伯人提出任何条件’，这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

纳赛尔不禁大笑道：“那她在国内就该有大麻烦了！”

纳赛尔开始意识到，埃及给以色列提出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选择方案，因此他后来宣布同意接受停火。

（天堂飘雪摘自中信出版社《谈判力》一书）

不准让任何一任男友接近两人的女儿苏瑞。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清楚，真正想约束或厘清一段关系，言辞再激烈的声明都不靠谱，终究还是要签协议，讲法律的。

（辛 普摘自《看天下》
2016年第25期，刘 宏图）



租界原本不过是中国人租给洋人的一块地方，主权当然是属于清政府的。但是，当年的清政府，对主权这种事儿，稀里糊涂。洋人得寸进尺，一步步地把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等到清政府明白过来时，木已成舟，自己国势又弱，只好听之任之。

上海最大的租界，是英美租界合并之后成立的公共租界。今天所谓的外滩，就是公共租界的地界。无疑，当年的租界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

太平天国的战火，让最繁华的江浙地区变成战场，而只有上海的租界成为战争中的和平绿洲，于是，江浙一带的富人，跑得快的，都进来了。

中国的钱财和人才，撑起了租界的繁荣，但是，租界的管理，却严格按照洋人那一套来。管理中国人，洋人工部局最头痛的事儿，就是维持公共卫生。那个年月，对于公共卫

生这种事儿，在城里居住的中国人相当随便，随便泼污水，随便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洋人受不了这个，要管。

洋人的巡捕，主要是印度人，国人称之为“红头阿三”。所谓的管，无非就是打和罚。如果内急得不行，随地方便，被阿三发现，上去就是

租界里的烦心事

◎张鸣

一脚，上海人幽默地称之为“吃了一只外国火腿”。然后就是罚款大洋三角。交不出钱，则罚做几天苦力。当然，乱倒垃圾和泼污水，也是一样地罚。

比起随地大小便，洋人更痛恨中国人的随地吐痰。这事儿也的确是国人的软肋，随地大小便，多少还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吐痰，则随时随地，张

嘴就来。即使有钱体面的大爷，也有此好，好好地喝着茶、聊着天，“啪”的一声，一口浓痰就飞出来了。那个时候，青链霉素还没有发明，肺结核是致命的一大顽疾。老外认定，这飞来飞去的痰液是传播结核菌的罪魁祸首。所以，租界对随地吐痰痛心疾首，惩罚得特别重。随地大小便者罚款三角，而对随地吐痰者，视情节轻重，最高罚款五元。那个年月，打工的苦力一个月累死累活，都挣不到五元

钱。即使是有钱人，被人这样罚起来，多少也会心疼的。大街小巷，戏院、商场、游乐场，到处都张贴有工部局禁止随地吐痰的告示和宣传画。实在忍不住，非要吐不可，戏院、商场和游乐场这样的地方，都备有痰盂，每个痰盂都有一个带长柄的盖子，打开盖子，尽管吐，不罚款的。

为了让人们从心里对随地





吐痰考

● 韩松

我曾在北京申奥成功时撰文呼吁，这座城市最要紧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随地吐痰问题。当时领导也做了批示，但没有明显收效。我以前认为，随地吐痰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普遍情况，但最近去巴西看奥运会，没见到，之前去埃及、伊朗、肯尼亚、南非，也没见到。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随地吐痰？不讲文明？不守法？没有公共观念？难道不能采取类似于超生重罚的办法来管一管吗？但这时一定会有吐痰者振振有词：你都收拥堵费了，还要收吐痰费？又有人说，吐个痰算什么，你看那么多人做下天大的恶事，又是怎么罚的呢？

其实这后面有一个道理，正如作家王树增所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所以我们才不在乎。不过可能还有另一层深意。我最近写作时，研究了这个问题。中国人曾有“东亚病夫”的称号，我以为这跟吐痰有很大关系——痰富含细菌，是疾病的传染源。随地吐痰直接导致“东亚病夫”。但实际是否如此呢？

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派出的法德联军竟在娘子关被清朝的一支杂牌军打败。瓦德西大惊，便派军医和士兵分布京城十三门，凡中国男人出入城门者，均按德军检验入伍士兵体格的章程强制检验。结果发现，每100人中，从18岁到60岁，居然有95人符合德国士兵的体格标准。瓦德西即上奏德皇威廉二世，劝说他放弃瓜分中国的计划。瓦德西说：“中国的下层阶级，生理上实在比我们西方国家多数区域的下层阶级要健康得多。因此，倘若该国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



力的杰出人物，成为其领袖，他能够利用世界各国的贡献和他们的近代文化方法，来振兴自己的国家，那么，我相信，该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德皇又亲自组织了一项更详细的医学生理调查，发现中国人的体魄确不亚于白种人。这就打破了“东亚病夫”的讹传。

为何如此？我又想了一遍，认为这还是跟长期随地吐痰有关。那些喜欢乱吐痰的家伙乃是在当众宣告：瞧，我身带病菌，还活得好好的，你们可不要来找我的麻烦！而痰吐出去后，就创造出一种恶劣的疾病环境，连同瘟疫、饥荒、战乱，可以把那些身携劣质基因的同类淘汰掉。传到今天的都是抵抗力最棒的人，也就是“百痰不侵”的人，能在满是病菌的环境里生存。因此，在这些人看来，随地吐痰可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是自身具有优秀遗传因子的体现。

（赵红星摘自《财新周刊》2016年第33期，王原图）

吐痰有所忌惮，工部局的宣传把随地吐痰提高到了一个特别吓人的高度，说因为吐痰传播痨病病菌，所以这种行为跟扔炸弹一样，也是杀人。还说，随地吐痰不文明，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是野蛮人的行为。当年，租界到处都是这样的宣传

画、标语。当然，真正有效的手段，还是随处可见的“随地吐痰，罚款五元”的标语，以及这个标语背后，阿三们卖力的查禁。

这样的重罚，让一直都随便惯了的国人，一度相当烦心，恨不得背后长眼睛，终日

提心吊胆。但是，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再后来，华界也比照租界，开始强调公共卫生，建公厕，罚款。你还别说，很多流行的疾病、瘟疫，还真的就减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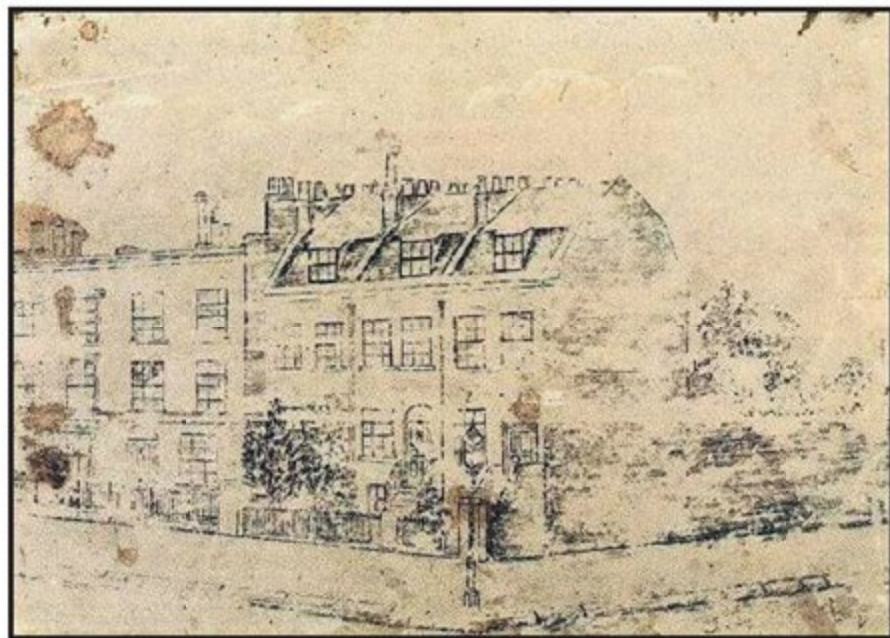
（练习曲摘自《今晚报》2016年9月26日，黎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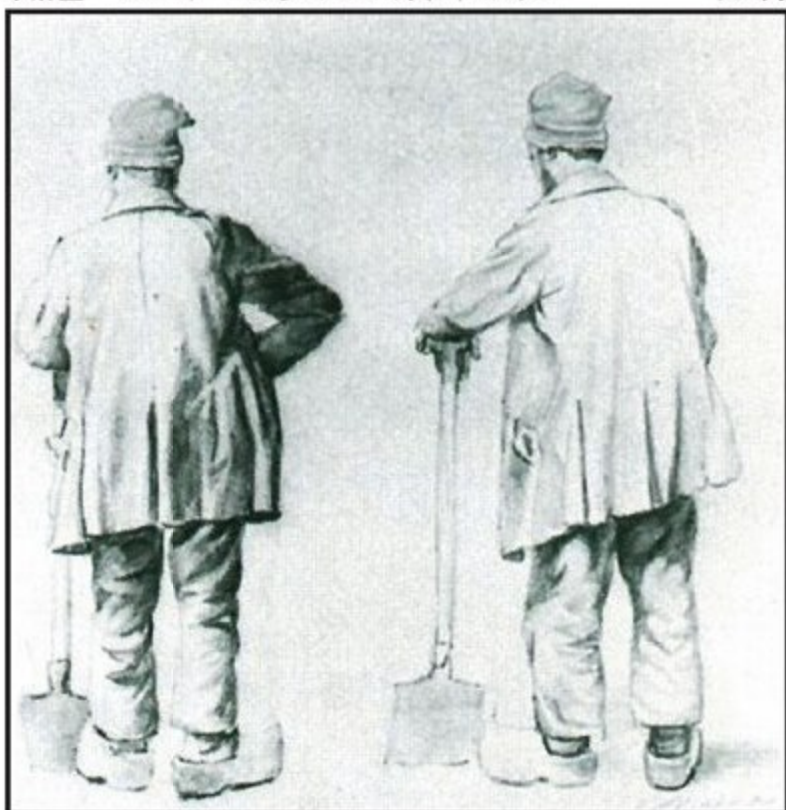
凡·高的早期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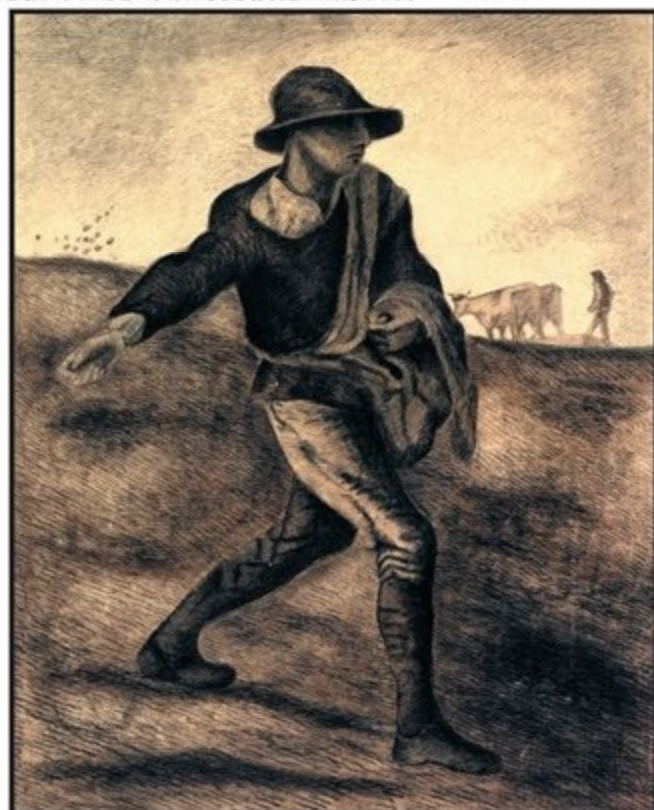
牛奶壶 1862年 这是已知凡·高最早的作品



凡·高在伦敦布里克斯顿海克福德路的宿舍 1873年



拄着铲子的男子 1867年



播种者（仿米勒） 18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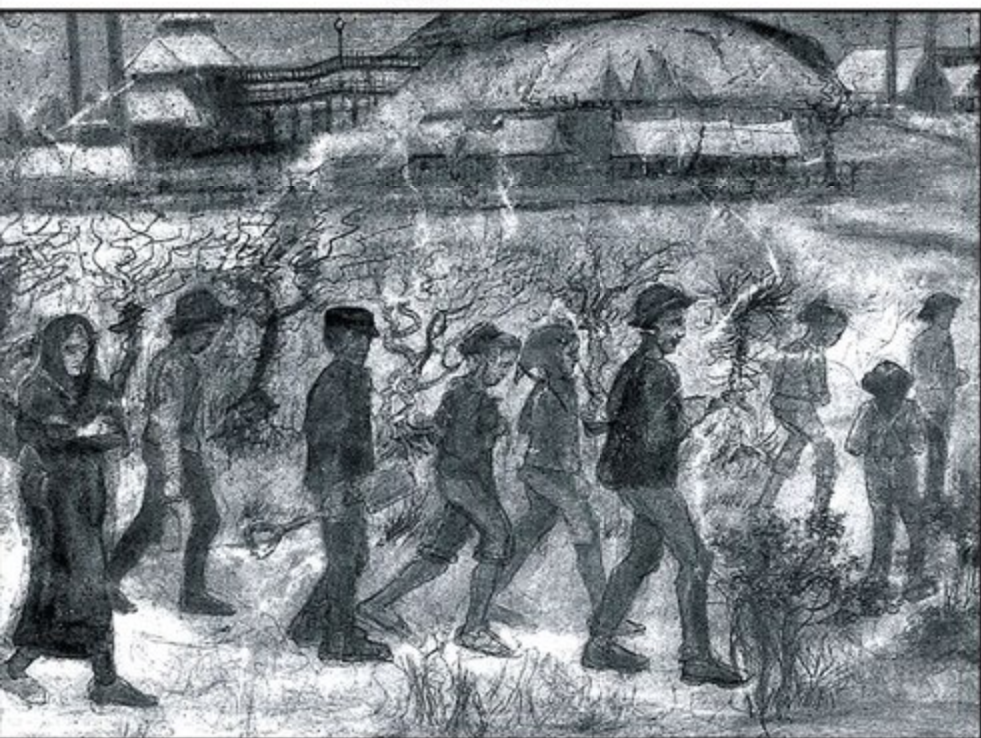
多德雷赫特风车 1881年



晚钟 1880年



窗户旁削土豆皮的女子 1881年



矿工们 1880年



抽着烟斗和戴着眼罩的男人 1882年



板凳 1882年



努力学习的意义

● 吕不同



三年前，没上过一天学的外公，被肺心病折磨了八年后，自己在医院里拔掉鼻管，不理在床边跪成一排的三个舅舅的哀求，强行要求出院。

救护车把他送回家后，他坐在自己亲手做的那张帆布椅上，平静地交代完后事，把我叫到身旁说，不同，这个肺心病到底是什么病啊？好几年了，也没搞明白。

我摸出手机搜了一下肺心病，告诉他这病的全名叫什么，有哪些症状。我每说一个症状，他就嘿嘿笑着说，对对对，一点都没错。

我念完后，他又问，那这病最后把人“弄死”是因为什么？

我闻言鼻子一酸，不忍再念。

外公看着我说，孩子，念啊，这有什么关系。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多器官衰竭。

外公闻言点了点头，喃喃说了句：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沉默了一会儿，他眯着眼睛看了看对门门框上贴的春联对我说，你们年轻人现在还写对联吗？

我点点头说，也有人写。

外公扭头看我一眼，伸手叫我把他扶起来，然后叫外婆拿来眼镜和纸笔。一屋子人见状围了上来，还有人连忙搬来一张小桌子。

外公没有理会他们，戴上眼镜，弓着背，把本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手颤抖着，一笔一画写了一副对联——

阴阳两隔哀思能抵
人间疾苦天府可消

我看了后说，外公，这好像是……葬礼上才会用的。

外公取掉眼镜笑着说，对啊，这就是我给自己写的挽联。

一屋子人传阅这副对联时，外公又对我说，你看这个“消”字是用三点水旁的好还是用金字旁的“销”好？

我还没说话，他突然兴奋起来，叫外婆帮他把那本已经被翻烂的《新华字典》拿来。

拿到字典后，他先是用用力地咳嗽了一下，然后扶了扶眼镜，右手食指在舌头上蘸了点口水，一页一页地翻开字典，那郑重的样子像一个第一次查字典的小学生。

他查了有十分钟。查到结果后他把纸拿回去，在“消”字上打了个叉，在旁边写了个“销”字。写完后，他端详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嗯，这就对了。

半小时后，他坐不住了，躺到了床上。

一个小时后，他喝了一小碗粥。

两个小时后，他开始胡言乱语。

四个小时后，说了几个简



一起用餐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元素之一。饭局可以说是建立关系不可或缺的方式。如果是很多人一起聚餐则另当别论，但如果人数控制在六个以内，那就是一种亲密的私人空间。

我一直认为“快乐地用餐”是吃饭的基本原则。再怎么精心烹调的美食，如果是一边吵架一边享用，想必也会食不知味。既然要吃饭，和有趣的人一起吃当然更好。

用餐的时候，尽可能分享些快乐的事情，表示出“和你一起吃饭很高兴”的态度。

用完餐之后，我也会留心，让大家能感受到“啊，真开心，希望能再一起吃饭”的情绪。

还有一件事我也会很留意，那就是确保在第二天将“昨天一起吃饭很开心”的心情传达给对方。除了在道别时说“谢谢”，隔天我也会再说一次“谢谢”。

刚满20岁的时候，我常有机会被长辈请客，但当时我还年轻，什么都不懂。虽然被人请吃饭的时候会道谢，但隔天什么也不会表示。

某天和某位长辈谈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聊

起“被人请吃饭，隔天打通电话道谢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听了真是大为震惊。我想起自己虽然常常被人请吃饭，却从不曾隔天向对方道谢，为此我感到十分羞愧。当时的狼狈，我还记得很清楚。

在那之后，我开始寄简单的感谢函。

“真谢谢昨晚的招待。能享用美食度过开心的时刻，我很满足。”虽然是只言片语，但这样做能让对方接收到我的心意。我习惯写信，但如果是发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我想也没关系。表达自己的感谢，只要一句话就行了。如果坚持做这件小事，人与人的关系便能变得更亲密。

重要的是能坚持不懈。隔天的“谢谢”是让彼此感情更深刻、更长久的绝好方式。

两人可以一起回想那段欢乐的时光，也可以说是为了兴起“再一起去吃饭”的念头的小小仪式。“谢谢”这句话说再多次都不嫌多，也不会让人觉得讨厌。

（跳房子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谢谢你》一书）

隔天的“谢谢”

◎〔日〕松浦弥太郎 ◎张富玲 译



单的音节后，他的嘴轻轻合上，脑袋微歪，安详离世，享年81岁。

我其实不知道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只是那天我看着即将离世的外公坐在灰暗的光线下，弓着背，眯着眼，像完成一个仪式一样，虔诚地去搞清楚两个汉字之间的区别时，我忘记了悲伤，忘记了去想如何在他人人生最后的时间去取悦他、安抚

他。我只觉得全身的毛孔豁然张开，心里暖流涌动。

那一刻，我没觉得他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我只庆幸自己能看到一个面对死亡毫无畏惧、毫无恐慌，在人生的终点还充满求知欲的生命。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在努力学习，但至少此时此刻，我还对未知的一切有着充足的兴趣，对那些不顾一切去探寻未知的人充满敬意。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都不可能参透生死和永恒，但终究，我还是想多知道一点，多看一点，把世事里灰色区域的面积尽量多挤压掉一点，使之变得黑白分明，是非可见。

如果死亡是一面镜子，那我希望有朝一日，在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时，我也能够像外公一样，不羞不愧，不怨不恼。

（不见不散摘自知乎网，李晨图）



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1934年，一位名叫路易·埃弗雷特的英国妇人来到一对作家夫妇家里当女佣。

第一天工作就让她惊异万分。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做饭，楼上是浴室，透过薄薄的楼板传来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似乎有好几个人在楼上畅所欲言。而实际上，此时此刻在浴室里的只有她的女主人。

很快，女佣发现女主人很喜欢自言自语，情绪起伏很大，有时候会指使她中午坐3个小时的火车去伦敦，只为

买点姜糖，有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撞到了树上。

7年后的一个早晨，女佣看见女主人出门了，但她一直到中午都没回来。男主人走进房间发现了两封遗书。3个星期后，女主人的遗体被几个孩子在乌斯河畔发现。那是一条肮脏发臭的河流，女主人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她自己放进去的石头。

这对作家夫妇就是伍尔夫和伦纳德。

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人能在精神病人和作家的角色里如此切换自如。

伍尔夫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重复性抑郁症患者，她的父亲和弟弟都

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面对一个这样的家族，伍尔夫曾不无悲伤地感慨：“我对生命短暂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常常感到在和他人永别。”

1895年，伍尔夫13岁，母亲病故之后她精神崩溃，花了6个月时间才慢慢恢复。9年后，父亲的去世让伍尔夫的病情雪上加霜，她甚至从窗口跳楼，摔成重伤。1913年，她的第一部小说《远航》完成后，她在家里一次吞了100颗安眠药，试图自杀，这次的病情持续时间更长，有9个月。1941年的那次精神崩溃则直接为她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伍尔夫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描述她对疯癫的感受：“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精神正常时那样，只是涓涓细流。”

第三次病情恶化时，伍尔夫正在投入《达洛维夫人》的写作。在这本伍尔夫最著名的小说里，男主角就是一个疯癫的退伍军人。小说中大量精彩的心理描写或许正是伍尔夫疯癫时的灵感涌动。

“他等待着。他倾听着。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拉长调子用希腊语唱起来，唱诉世上如何才能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加入了进来，一起

拉长了声音用希腊语唱述，唱述世上如何没有死亡。”

当然，疯癫

者自身无法体会疯癫的恐怖，但伦纳德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躁狂阶段，她极其兴奋，口若悬河，甚至语无伦次，出现幻听，甚至会对护士拳脚相加；而到了抑郁阶段，她深陷绝望之中，拒绝吃饭，也拒绝沟通，深深自责，试图自杀。”

1921年，伍尔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可怜的伦纳德，我听到他开着割草机在那儿来回地忙乎着。因为像我这样的妻子得关在笼子里，外面用把锁锁着。她可会咬人呢！”她的精神疾病背后，是来自原生家庭堪比小说情节的人生遭遇。

有多不幸就有多幸运

●夏黑

幼年时，她曾遭受两个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生活简直“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不久之后，她的一个姐姐怀着身孕死去，这让她对性的恐惧提升至最高点。

依然是她谦卑的小畜生

在那篇日记的后面，伍尔夫继续写道：“还有，昨天一整天他为我跑遍了伦敦。如果我真是普罗米修斯，尽管脚下的岩石坚硬不堪，牛虻刺得浑身生痛，那么我仍该感受到爱情和他对我的关心，并且心底仍存些高贵的情感。”

在和伦纳德结婚前，1909年2月，伍尔夫和斯特雷奇订婚。斯特雷奇是同性恋，他很快就反悔了，他建议自己的好友伦纳德追求美丽聪慧的伍尔夫，并尽早向她表白。其实在此之前，伦纳德与伍尔夫已经相识，对她早有爱慕之情。1911年，伦纳德回伦敦休假，而伍尔夫刚刚拒绝了两个追求者，两个人开始认真交往。尽管伍尔夫觉得自己性情极端多变，而伦纳德描述自己“自私、嫉妒、残酷、好色、撒谎乃至有更糟糕的恶习”，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只是伍尔夫并没有接受伦纳德的求婚。婚姻的平淡无趣和变成老姑娘的恐慌让伍尔夫在嫁与不嫁之间十分犹豫。或许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原因，她曾对伦纳德说：“你对我没有肉体的吸引力。就像那天你亲吻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和一块石头差不多。”

她也坦言自己一定要确定可以给予伦纳德一切的时候，才能给他肯定的答复。这一丝希望让伦纳德毅然辞去在锡兰的职务，并拒绝了大英殖民地事务部对他的挽留，一心一意留在了伍尔夫身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12年5月下旬，已经拒绝过伦纳德两次的伍尔夫终于接受了他

的求婚。虽然此时两个人年纪都已经不小，虽然他对她的经历有所耳闻，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就像王子一样，可以吻醒这个娴静的睡美人。

他们的新婚之夜并不美好，伍尔夫抗拒夫妻生活。伦纳德带伍尔夫拜访自己的母亲，伍尔夫对于孩子这个话题毫无热情。她会把手套丢在猪油里，还会把参加舞会的衬裙穿反。而在写作的时候，她根本不出房门，有时候连饭都不吃。然而这一切和伍尔夫病情发作在房间里自杀相比，就显得太小儿科了。但无论伍尔夫的病情如何严重，伦纳德都不曾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而是悉心照料，帮她走出困境。如果不是伦纳德的镇定、温柔和机智，也许我们所看到的伍尔夫就不是今天的伍尔夫了。



伍尔夫和伦纳德

然而，和伦纳德争夺伍尔夫的不仅是躁狂抑郁症，还有她的各种恋人。由于父母的相继离世，在重组的家庭里，伍尔夫对姐姐凡奈莎的感情从亲密逐渐转变为暧昧。在姐姐的新婚之夜，伍尔夫写信给姐姐一诉衷情：“离开了你的岛屿，我依然是你谦卑的小畜生。”凡奈莎结婚对伍尔夫打击不小，她开始和姐夫暗通款曲，大概想以此吸引姐姐的注意力。

她也和同性恋恋人维塔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1928年，还创作了以维塔为原型的“传记”、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奥兰多》。1992年，英国女导演萨莉·波特将其改编为电影，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

除了维塔，还有英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女作曲家埃塞尔，尽管那时埃塞尔已经年过七旬，但伍尔夫似乎欲拒还迎，她写给埃塞尔的书信多达130封。

人们无法从常人的角度理解伦纳德。他坦然接受了妻子性冷淡的现实，心甘情愿地度过了29年的无性婚姻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还要忍受妻子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男女情事，悉心

照料着情绪经常不太正常的她。

在这段关系里，伦纳德一如既往，伍尔夫却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有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对伦纳德又有不断加深的“恒久感情”。1932年，伍尔夫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他把我抱上了楼，几乎不让我自己走。”1932年伍尔夫50岁，这一年是他们结婚20周年。在他们后来定居的写作小屋里，伍尔夫写下了多部重要作品，从早期的《达洛维夫人》到最后部小说《幕间》，以及大量的随笔、评论和书信。伍尔夫还把花园池塘边的两棵榆树，一棵命名为弗吉尼亚，一棵命名为伦纳德，希望在他俩死后把骨灰撒在树下。

直到现在，当你看到当年伦纳德轻轻用手按住伍尔夫的手的照片时，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伍尔夫过世后，伦纳德守着她的遗作生活。即使离开了伍尔夫的岛屿，他依然是她“谦卑的小畜生”。

艳丽花蕊中的毒虫

如果只把这看成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那么不仅低估了伦纳德，也低估了伍尔夫。

伦纳德曾经是英国文官中最年轻的政府代表助理，独自负责管辖十万人，并深受人民爱戴。回国后，他在英国著名的《国民》报刊撰写外交事务的社论，由他一手创建并担任过主编的《政治季刊》至今仍在发行。

伍尔夫也绝不是传记作家笔下那个“林妹妹版”的伍尔夫。“未来是黑暗的，我认为这就是它最好的归宿。”这是她写于1915年1月18日的日记。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演变成一场规模空前的灾难性大屠杀，并将持续数年。伍尔夫不但亲自参与女工的社会活动，为女工文学撰写序言，同时还不断润色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远航》，并且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匿名书评。当时伍尔夫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在日记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写得好才捅了马蜂窝，并且，矫揉造作，我想他们总会这么说来着。而且，一个女人竟然写得这样好，文章竟能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像什么话！”

1928年10月，伍尔夫以“妇女和小说”

为题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学术演讲，她提倡女性一年要有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将钱的数额定为500英镑，是因为她从姑姑那里得到了一年500英镑的遗产，她曾在日记里不无自豪地写道：“想方设法拥有自己的钱财，允许你去旅游，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沉湎在书本中，或在街头闲荡，让思绪汇入街上的潮流中。”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

婚后的伍尔夫夫妇搬到了苏塞克斯郡刘易斯区乡间。此时的世界风起云涌，乡村的生活却恬静充实。两个人已决定专职写作。伦纳德曾这样描述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的日子：“上午我们每人写750字，午后在花园里种花锄草，下午茶到晚饭之间，我们再各写500字。晚饭后，伍尔夫读《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生活》，我看济贫法报告。”

为了方便出版自己的先锋言论，也为了缓解伍尔夫来自写作出版的压力，1917年，他们购买了一台二手印刷机，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创立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就声名鹊起。他们出版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T.S.艾略特、E.M.福斯特等在当时被推崇为先锋派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还推出大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名作家著作的英译本，并且成为弗洛伊德著作的正式出版商。

伍尔夫曾经写道：“人世间诸事诸物都仿若墙上的斑点，当你在意它的时候，那个东西便成为一个重点，成为心眼里的重心；当你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它其实不过只是一个斑点，一个微不足道的意义卑微的点，但它还是在那里，偶尔被你忽视，偶尔引起你的注意。”

精神疾病似乎影响了她，又似乎并没有影响她。

这位有着姣好容貌、惊人才华、优良家世和完美伴侣的英伦作家，上帝却让疯癫伴随其一生。而这疯癫仿佛艳丽花蕊中的毒虫，让她痛苦，也让她兴奋；让她失去，也让她得到。

而其实，墙上的那个斑点，在伍尔夫这里，终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没有毁掉她的人生，反而让这段人生绚烂。

（格 林摘自《书都》2016年第9期）



《北京折叠》里，作者将22世纪的北京分为三层空间，分别居住着精英、中产白领、底层劳动者。其实哪里需要等到22世纪，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各色人等早已各就各位，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区域。

某喜剧电影里有个桥段，周星驰指着刘德华对一群古惑仔说：“喽啰去那边，跟他打！‘大哥’到我这儿来……”古惑仔们进行了片刻自我评估后，马上就分流了。偶有自我定位模糊者，照了照周星驰递过来的镜子，发现自己长得确实像喽啰，于是心悦诚服去喽啰区域报到了。原理相似，十年前经过一番自我评估，我住进了本小区。

当年我周围的邻居大致属于白领阶层，低级别的医生、普通警员、国企员工、大学讲师……那时小区里人口密度适中，平日里比较安静，邻里交往不多，也极少有人发生冲突。

住着住着，邻居们的脸变得陌生起来。并非因为他们全去韩国整了容，而是老邻居陆续买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楼盘，搬走了。原本小区里普通话占主导地位，随着居民成分的变化，各式各样的方言百花齐放。我们楼下是夜市，有几个人

常常凌晨还在喝酒划拳，那方言比日语还难懂。虽然我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硬是听不出是哪个省的。

楼道里渐渐有人堆起了杂物，“见贤思齐”，很快各层的公共区域都堆满了连小偷都没

法搬走的大件物品。绿化带先是变成了菜园子，近两年又变成了私人停车位。邻里之间交往明显增多了，常有看着脸生的新邻居一个劲地问你：在哪儿上班？一个月挣多少？为什么还没要孩子？

“真受不了，一拨不如一

拨。连炸油饼、收破烂的都住进来了，楼道里经常踩到狗屎、鼻涕……”尚未搬走的“原住民”刘婶变成了九斤老太，常常对我抱怨。我批评了她这种阶层歧视思想，不过她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话：“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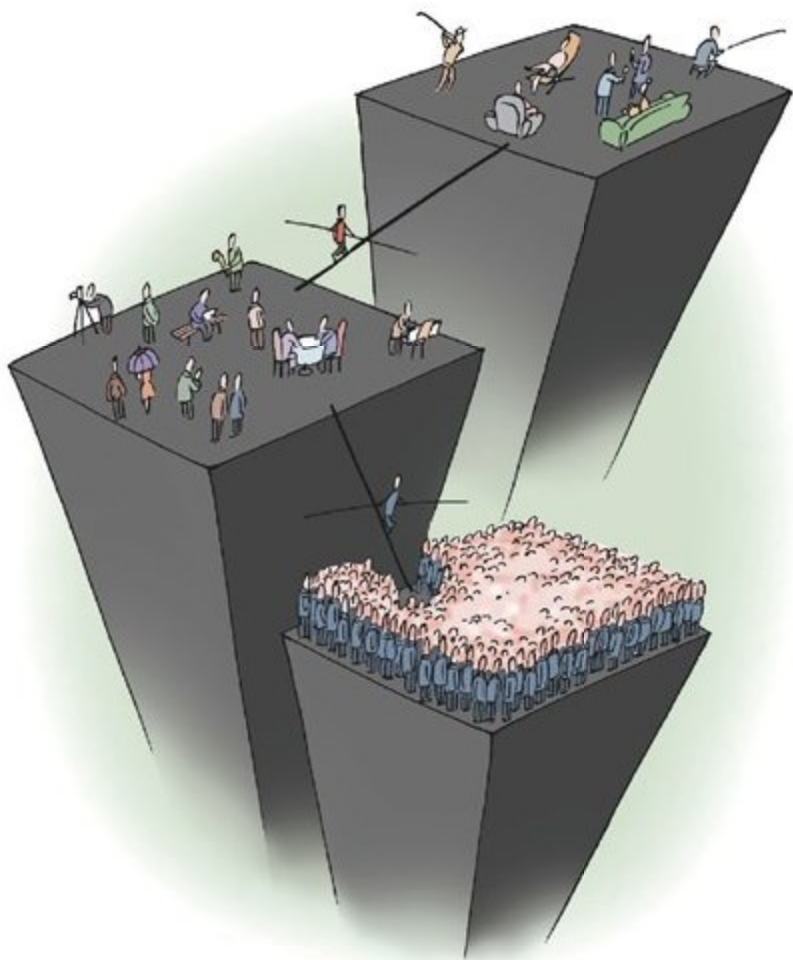
同事兼前邻居小马已经搬走两年了，谈及他现在住的小区，物业费、停车费都比以前贵了一倍多，生活成本陡然提高。不过想想如果还住在我们小区，天天闹心、累心，或许健康和收入都会受影响，如今这种掂着脚尖略有些吃力的生活状态，或许仍算是明智的选择。

一般中档小区住上十几年，房子慢慢变成了老房子，居民结构也会渐变，从阶层角度看，很可能就会发生“沉降”。于是我们常常会被生活推着走，不得不保持奋斗的状态，寻找下一个栖息地。国人的旅程就像跟团旅游，总是匆匆忙忙如拉练一般，在这个景点刚看了一眼，马上就得奔赴下一站。你想停车坐爱枫林晚，歇一歇思考一下人生，一扭头别人轻舟已过万重山，你掉队了……

（筠 隐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6期，喻 梁图）

小区折叠

◎朱 辉



量词的意义

问：“汉语中量词的存在有何意义？”

答：“有一条腿和有一腿能一样吗？”

注水放水

每天上班气得胸口堵得慌，脱发、长斑、皮肤粗糙、月经不调，然后拿着微薄的工资买化妆品，上瑜伽课，吃葡萄籽油，我简直就是一边放水一边注水的该死的水池管理员。

18岁

甲：“我终于18岁了，可以干好多事情了。”

乙：“恭喜，可以判死刑了。”

加法乘法

今天经理训话：“大家要学会配合，好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记住，两个人配合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乘法！比如1+1才等于2，而1×1……”她忽然发觉不对，改口道：“1不算，2×2的话……算了，还是说3吧……”

出牌

酒席上。我妈出牌：“我儿子的公司就不太好，没法解决北京户口，不过好在培训还不错。入职两年，公司送他去美国好几次了。”伯母回牌：“呀，可真好！我家儿子就比不了。他现在是想出国都不行，他们部门是国家保密机关，都限制出国的。我就说他



嘛，读个北大有什么用！”哈哈哈哈哈，酒席气氛一派祥和。

爱你

自从结婚后，老公就没说过“我爱你”，这让我非常生气，以为他不爱我了。于是跑去质问他：“你现在为什么都不说我爱你了？”老公愣了几秒，转过头对我说：“娶你那天就已经说过了，如果有变，我会通知你的。”我竟然被感动了。

云婚礼

以后结婚，不搞个“云婚礼”是不行了！电子贺卡发出后，大家纷纷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打礼金，给新娘新郎晒的恩爱照片和视频点赞，然后坐等快递小哥敲门送上喜糖和豪华礼盒盒饭。大家老死互不相见，人情往来，岁月静好。

取向

跟读大四的堂弟电话聊天，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回：“没有。取向还没确定，怕害了人家姑娘。”我当时就

震惊了！这么重要的事一定要告诉小叔和小婶，他是独生子啊。暴脾气的小叔当即跑去学校把他捶了一顿。刚刚电话里他气急败坏地朝我吼：“姐，我说的是去向！去向！”

祝寿

小时候练书法，练了几年就想显摆。有一次一个亲戚（老人家）过寿，我翻遍字帖，给人写了个“神龟虽寿”。

生活技能

每次去买菜，都跟在某个大妈后面，等大妈讲好价格后，直接跟老板说：“给我也来一斤。”

讨厌上班

甲：“讨厌上班是什么感觉？”

乙：“比如我吧，周末出去玩，偶尔看到单位大楼都会觉得亏了。”

渊源

问：“新疆的馕和意大利的比萨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答：“不好意思，全世界种小麦的民族都会烙大饼。”

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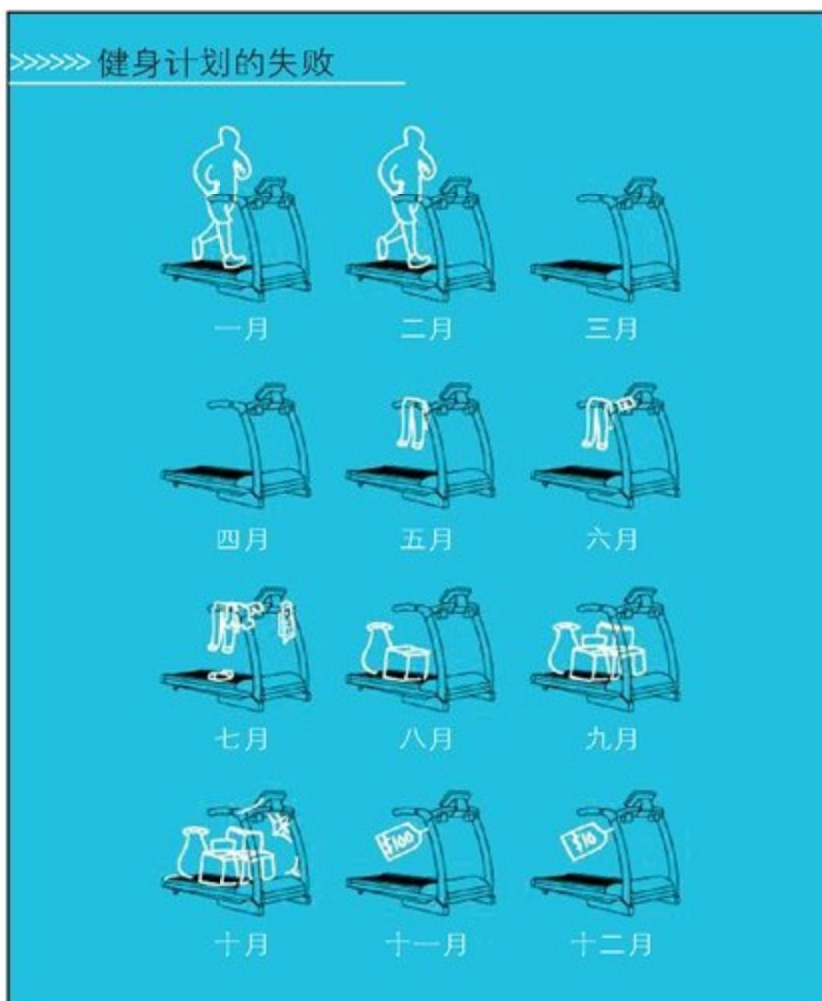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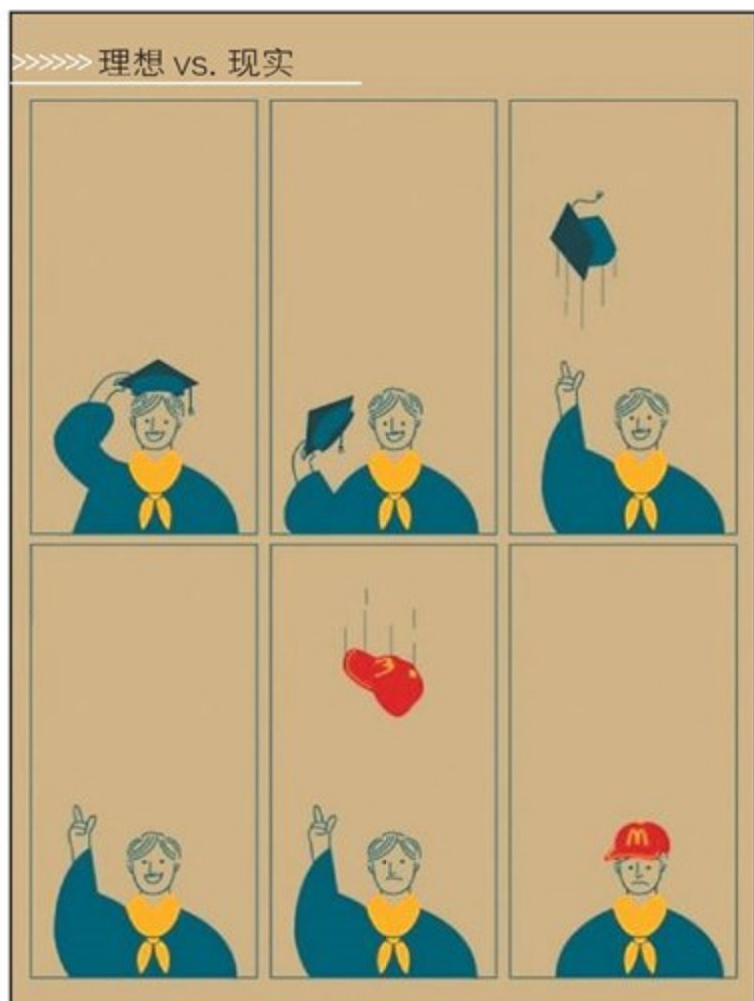
最近血压有点偏低，昨晚有点昏昏沉沉的，便让老公给我泡杯红糖水。老公屁颠屁颠就去了，大半天也找不到红糖，我说只要是糖都可以。当我看到杯子里漂着的那几颗口香糖时，我只想让他继续睡沙发……

（安庆等摘）



Eduardo Salles 漫画欣赏

● [墨西哥] Eduardo Salles



“哲学家”孩子与“警察”父母

● 闫 晗

“只要我期望我的孩子有某种表现，我就紧张和焦虑，不能以他们原本的样子去看他们，和他们在一起时也不能获得任何快乐。我变成了一个警察。”《孩子是个哲学家》里的这句话一下戳中了我。

热播剧《小别离》里展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刻苦学习，上重点中学，出国……要不然“人生就完了”。期望让母亲们变得紧张而严厉，还夹杂着恐惧——害怕自己失望。至于孩子本身的想法，反倒是最不重要的。每个孩子尚未出生时，父母的期盼大约只是孩子健健康康就好；可一来到世上，父母就不自觉有了更多期待，跟周围的孩子比起了身高、体重，背诗、认字、学英语的程度。一个理想的小孩是什么样？他应该是阳光开朗、见人会打招呼的，热爱分享、为人大方的，能化解大人逗弄的尴尬、聪明伶俐的。这是很多人对自己孩子的期待。当他们表现出害羞、小气、迟钝、有攻击性时，家长就有些失望，感到“没面子”。

《孩子是个哲学家》的作者费鲁奇是意大利的心理治疗师。他说自己没孩子时总是带着优越感沾沾自喜地去观察周围的父母，大多数父母笨拙又可怜，作为心理学家的他很容易就能发现一堆错误，提出很多建议，并觉得自己能做得更

好。可成为父亲之后，他发现所有的理论都变成空中楼阁，所有的自信和自满都被清空，于是他变得谦卑多了。孩子是一面镜子，让我们自己的黑暗面暴露出来：虚荣、嫉妒、控制欲强……

成年人会隐藏和控制感情，甚至会习惯善意的谎言，小朋友却非常直率，他们会坦言别人唱歌难听或者不喜欢某个长辈。费鲁奇的儿子会对来家里的客人说：“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那个阿姨长胡子了！”带孩子去社交场合总是会有层出不穷的尴尬。

大人通过对孩子说谎来获得顺从，比如对不想回家的孩子说“一会儿大灰狼来啦”，这种做法在生活中很常见。为了不让儿子吃过多的炸鱼排，

费鲁奇说冰箱里已经没了，可儿子坚持打开冰箱，谎言就被戳穿了——大人有些尴尬。费鲁奇由此想起自己小时候去看牙时对牙医的器具着迷，牙医自豪地说：“你长大了可以成为一个像我一样的牙医。”母亲当时肯定了这个想法，但一出门去就翻脸说：“不，想想那是多恶心的工作，整天在人嘴里捣鼓来捣鼓去！”母亲态度的转变让他感到困惑，他也发现，成人的一切言行不一致其实都逃不过孩子的眼睛。有人说孩子是一家人素质的终极表现，有熊孩子一定有熊爸妈。很多人害怕成为熊爸妈，变得擅长煽情和说教，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警察”。看过一篇鸡汤文，说一位母亲严肃批评在火车上吵闹的幼儿，旁观





真事两件。

其一。抗战期间，在重庆时，老舍先生很关爱吴组缙先生家养的一头小花猪。小花猪病了，他给瞎出主意：给喂点奎宁？盖床被子捂一捂？后来请兽医来给看好了。老舍先生去探了两回病，蹭了两顿饭。后来，看小花猪终于病愈了，老舍先生跟吴组缙夫妇提要求：“到冬天，多给我两斤腊肉。”吴家伉俪一口答应了。

——小花猪大概想：人类太邪恶了……

其二。半个多世纪前，朝鲜。老舍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一起去前线慰问。

某天黄昏，他俩出去散步，听见某个营房里有京胡声。他俩循声过去，看见一个炊事员拉着二胡，另外几个战士在唱。

那是前线了。战争间隙，难得的娱乐。

梅兰芳先生就进去，很温柔地问战士：“是不是爱戏？我也会唱，乐意唱两嗓子。”

他唱了几句后，士兵们都愣住了。因为没上妆，大家也没敢认，就听他唱。唱完了，

大家疯狂鼓掌。梅兰芳先生就微笑着跟每个士兵问好。老舍先生这时才介绍道：“这是梅兰芳同志。”

那位炊事员二胡掉在了地上，抢着过去，握住梅兰芳先生的手，说不出别的来，翻来覆去，把五个字念了无数遍：

乐事

◎张佳玮



梅兰芳同志！梅兰芳同志！……

朋友在去希腊的飞机上见到一对国内游客，男老女俏，男胖女高。

女偎着男，道：我今天要穿这件和那件拍照，那两件明天穿……男唯唯而已。

女高兴了，亲男的脸颊，翻包，翻出来两个东西，立时翻脸：这是啥？你买给你老婆的，啊？

男：不要吵，被人看见不好。

女的叫道：这里是外国，没人懂中文，叫又怎么啦？

我去购物。一位披五彩纱丽的印度老奶奶说自己是从小区的区来的，想找某亚洲超市。我说我恰好要去，一起去吧。老奶奶走得慢，一路用好听的印度腔法语频频跟我道辛苦。我都不好意思了，说顺路嘛，而且也很少跟穿着这么漂亮的女性一起走。

老奶奶就笑着叹气道，哎呀，你就当陪一只（很长的我听不懂的法语词）逛街吧！

我记住了发音，回去查了一下。老太太用的词是：彩雉。

（木子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王原图）

者觉得这样体现了教养。可说教或许并不是最佳方案，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有核心的需求没有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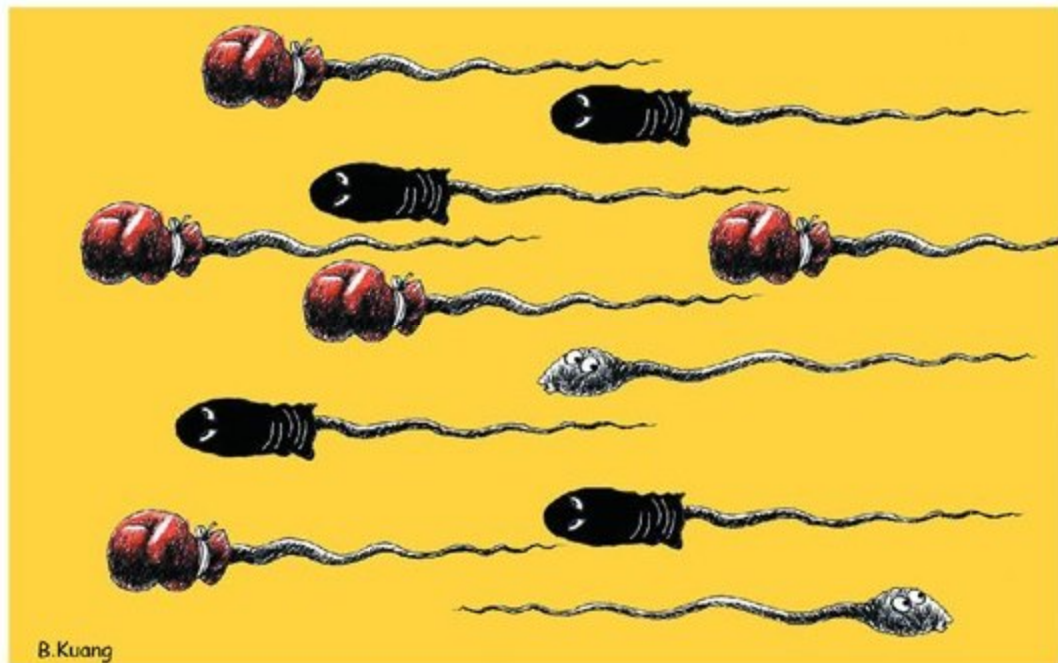
费鲁奇的儿子埃米利奥不喜欢洗头，他们先后用了劝说、解释、威胁、预言的方式试图说服他，都不管用。用好吃的来交换，无效；爸爸妈妈陪着，带着玩具洗，无效；说

“不洗头会长虫子”，无效；说“每个人都有不想做的事情，但必须得做”，无效……然而当他们开始从孩子的需求考虑，立即找到了他不愿意洗头的根源——怕水进眼睛。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愿意洗头了。

成为父母是神奇的契机，因为可以有机会修正自我、面对自我，让自己重新回到孩子

的心态。最好的状态就是，给予他纯粹的关注，而不是侵犯或指导，只是置身其中，全身心投入地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心不在焉地玩手机。一个人的心思是否在你身上，大人孩子都感觉得到。

（布拉德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9月25日，黎青图）



普通人怎样面对经济下行

●和菜头

我对经济知之甚少，但我有一个优势：在网上待的时间足够长。在我近 20 年的上网生涯中，我见到过无数次关于经济走势的争论。网上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预测了过去 20 年的 50 多次全球经济危机和 100 多次中国经济危机。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在网上看这些分析文章，那么你会和我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目睹过多次经济危机预言的人。

所以，这里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如果你因为近期看到各种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分析文章而感到恐慌的话，多看几篇，多看几年，然后，你就适应了。

“狼来了”这种故事之所以能讲下去，原因是它总有办法让你相信这一次狼是真来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每次给狼化一个新妆容。如果你记忆力没有问题的话，应该

记得这些说法：通胀、通缩、滞胀、硬着陆、货币贬值、货币超发、内需不振、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股市泡沫、银行坏账过高、基尼系数过大、制造业全面崩溃……也应该记得作为“狼来了”的各种佐证：民工荒、工业用电量下降、工厂开工不足、出口额同比下降、消费指数低迷不振、外汇存底创新低、楼市空置率达到新高……

如果你能够熟练使用以上概念和词语，你也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写出一篇让读者对经济形势感到焦虑的文章。然后，你就会爱上这种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感觉，忍不住继续这么创作下去。因为你几乎是本能地明白了一点：人们喜欢听“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坚持这么讲下去，你永远也不会缺乏听众。

在我看来，事情的本质

是：经过了 30 多年的经济发展，民间财富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中国出现了“有点产阶级”。有点产阶级的意思是：有车有房，但是要卖了手头的车换一辆更好的，舍不得；房子在升值，但是卖掉之后在原地附近买一套更大的，买不起；有家庭、有孩子，但是生二胎就比较伤脑筋了，因为请保姆的费用已经超过夫妻双方中一方的工资，因此最多再养条狗。有点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内心也明白继续向上走一步已经希望渺茫，今生最大的心愿是维持此刻的生活水准，不要下降。

当生活只能维持，而没有继续向上的可能，要让人爱上此时此刻，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听“狼来了”的故事。每一次听到警报声，就会对目前的生活产生一种极为超值的感受。当获取已经变得不再可能时，尚未失去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所以，这里是我给你的第二个建议：当你因为经济形势而感到恐慌的时候，麻烦扭头看一下后半身，看看自己有没有脱光了裤子，撅着屁股，在等着经济预言大师往上滴蜡和鞭笞。

房价在涨的确是真的。2008 年经济下行的时候，北京我住地附近的房价是 3.5 万元一平方米，今年的价格是 10 万元。价格一天一跳，卖了房的每过一天就觉得胸口更加郁闷，买了房的每到晚上就跪在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字



床前祈祷房价千万不要跳水。总之，无论是买了的还是卖了，都不是那么快乐。在一线城市，任何时候买房都太晚，任何时候卖房都太早，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常态了。但是，你别忘了，目前这个价格是第N次预言房市要崩盘之后达到的新高度。而且，那些预言家靠演讲、讲座、封闭座谈会，宣讲“狼来了”的故事，赚到了买更多套房子的钱。言之凿凿房价必然下跌、下跌利国利民的媒体，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还是地产和汽车广告投放，你不觉得这里面有哪里不对吗？

我个人倒是很高兴看到一线城市房价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的均价。因为买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压力，原因是你咬紧牙关，向银行抵押了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的确可以买得起一套房子。当房价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那么他其实已经得到了解脱：反正买不起，不如买辆好点的车，吃点昂贵的美味，多出去旅行几次。于是，在奋斗多年之后，在奋斗不起的那一瞬间，一个人突然获得了生活的质量，感受到了生命的质感。啊，我真是喜欢人世中这种荒诞的喜感！

所以，这里是我给你的第三个建议：古人说“知行合一”，但是现代社会里贩卖知识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知”和“行”未必合一，甚至是相悖的。你听了一个知行相悖的人的话，却在你自己身上知行合一是不对的，你起码

得先做个动物实验吧？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和我的企业家朋友历经多次经济下行时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采取了在明天继续下注的方式，继续生产，继续投资；其中极小的一部分选择了离场，保有现金，开始退休生活。两种人的结局在今天看来，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每个人如同鲨鱼一样必须一刻不停地游下去。游下去确实有风险，但是停下来面对的则是毫无疑问的死亡。

对于普通人，尤其是有点产阶级来说，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我并不否认在经济前景未明的情况下，重新配置资产以抵御风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我怀疑这些手段如果真的遭遇经济下行，能够在

多大程度上减少对个人生活的冲击？又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别人的新赢利点？毕竟，一部分人的危，正是另一部分人的机。

对此我也没有答案。我只知道一点：长期处于焦虑和烦恼之中，经济危机最终未必到来，但是你的生活肯定会被毁掉。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寄居在这一具肉身里，要用这具肉身去感受世界，享受生活，那么，我认为最安全的投资莫过于投资在自己身上。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过得舒心一点，然后努力让自己游得快一点。说到底，经济变化并不是无差别击杀的瘟疫，你只需要比一部分人跑得快一点就够了。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邝 颢图）

放下过去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殷棕 译

“我怎样才能获得来世？”

“来世即今生，回到当下。”

“我就在当下呀！不是吗？”

“非也。”

“何故？”

“你并未放下过去。”

“我为何要放下过去？过去的并非全都糟糕。”

“放下过去，并非因其糟糕，而是因其已逝。”

弗雷德里克·亨利·赫奇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祖先，也是他自己的后人，他设计了自己的未来，他继承了自己的过去。”

（心香一瓣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科学史往往被认为充满了乏味的论文、人名和数字，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很少有人关注，但一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段落却被广泛地传播、演绎，乃至最终被改编得有如武侠小说般充满刀光剑影。将近90年前举办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最著名的论战来自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反对

量子力学的爱因斯坦留下一句名言：“上帝不会掷骰子。”而玻尔则针锋相对：“爱因斯坦，不要告诉上帝他该怎么做。”两位大师见招拆招，刀光剑影，确实有着武侠小说般的节奏感。

当年的物理学大师可能不会想到，在几十年之后，陷在困境之中的物理学家们仍然在

苦苦猜测着上帝这个造物主的做法。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可以通过数学的美感了解到宇宙最深的奥秘，另一些物理学家则持相反的意见。这些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人最终决定，用开设一个赌局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丹麦时间2016年8月22日13点30分，一群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聚集在玻尔的故乡哥本哈根，了结一场在2000年定下的赌局。在21世纪刚开始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开始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这为理论物理学家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希望这个开始建造的庞然大物能够发现各种理论假说预测存在的粒子。除了标准模型中至关重要的希格斯玻色子之外，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能否发现“超对称”理论预测的“超粒子”。有20位物理学家认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在10年之内至少能够发现一种超粒子，而另有24位物理学家则认为不会发现。因为大型强子对撞机建造过程的延迟和故障，赌局在2011年又被推后了5年，然而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超粒子现身，这场持续了16年的赌局终于有了结果。

在哥本哈根，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尼马·阿尔卡尼-哈密德充当仲裁人（他相信超对称理论，也参与了这场赌局），20位输掉赌局的物理学家为赢家们奉上价格不菲的白兰地。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并没有参加这场赌局，但是他也作为观

一场有关上帝的赌局

●苗千





众出现在了哥本哈根。之后，霍金发表了一个声明，认为超对称理论很可能存在错误，他说：“如果超对称理论成立的话，那么超粒子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另一方，输掉白兰地的物理学家们并不服。阿尔卡尼-哈密德就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个理论。

这场物理学家们的聚会，揭示了物理学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危机，或者也可以说，当年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辩论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至今。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要问：上帝到底是不是在掷骰子？上帝到底有多少骰子？

人类探索自然的根本动机并非一成不变。牛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探索物理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的构想。因此在他的力学体系中，也是以一个上帝创造的完美的静态宇宙作为背景。时至20世纪，作为无神论者的爱因斯坦并不相信有一位人格化的造物主，他相信隐藏在纷繁表象之下的自然规律是美与和谐的，也可以说，这个宇宙是“自然”（natural）的。对于“美”和“自然性”（naturalness）的追求，就是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家们探索物理学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手段——物理学家们相信，宇宙中的规律应该是相互统一、自治的，而一些宇宙常数的数值应从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中浮现出来。

对于美和自然性的追求，作为探索物理学最根本的动机和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在21

世纪正在受到挑战，而超对称理论的失败，也可能正在加重这种危机。物理学家们开始怀疑，宇宙中的规律真的是“美”的吗？这些宇宙常数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些看似随意分配的宇宙常数恰好可以允许生命的存在？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各种数值究竟是被精细地调整过，还是我们恰好是生活在无数宇宙之中（允许生命存在）的一个？

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给物理学家们带来了疑惑，这个基本粒子的质量与物理学家们此前的预测有极大的差异。物理学家们希望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是“自然”的，但实际上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与科学家们此前的理论计算完全不符——这个质量从何而来，难道真的只是上帝随意掷出的“骰子”？粒子物理学家们曾经希望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相继发现一群超对称理论预测的超粒子，以此来解释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问题，但现在看来希望并不大。

与之相似的，宇宙物理学家们也无法理解“宇宙常数”如此微妙的数值。宇宙常数描述的是令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人类对它测量的数值与理论计算的数值相差不止千百倍，可正是这样的宇宙常数保证了一个可以允许生命出现的宇宙存在——数值过低会导致宇宙坍塌，过高又会使一切物质快速地飞散，无法形成星系。

21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发现（或

是没有发现），无法感受到宇宙规律的和谐和自治，一个问题浮现出来：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究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还是只是近乎无穷多的宇宙中的一个？在这样的氛围中，“多重宇宙”假说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接受。这种假说认为，存在着近乎无限多的宇宙形态，不同的宇宙中有着不同的各种常数，而在极少见的情况下，才会形成稳定的、允许生命存在的环境，因此，生命存在于这样的宇宙中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人类只能存在于这样的环境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相信多重宇宙假说，也就说明人类对于一些宇宙规律和宇宙常数的探索毫无意义（因为只能是这样），而且因为多重宇宙假说可能无从验证，这难免会演化为21世纪的另一种宗教。

物理学家们是否像当年抛弃神创论一样，急于抛弃对于自然规律的“美与和谐”的信念，而为探索自然加上某种底线？对于一些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这种选择或许是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回顾过去几十年，物理学家们急于统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得出一种可以描述一切的大统一理论，却又屡次失败，如今物理学的危机，或许只是一次对于人类信心的考验——或许人类还远没有理解这个宇宙，又过于急躁。对于人类来说，宇宙的美与自然性的回归，或许就源于某一次的意外发现。✿

（安生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8期，小黑孩图）



拒绝恭维

●王小波

在美国时，常看笑星考斯比的节目。有一次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

小时候，他以为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因为每次他一个人在家时，都要像一切小鬼头一样，把屋里搞得一团糟。他妈回家时，站在门口，看到家里像发过一场大水，难免要目瞪口呆，从嘴角滚出一句来：“啊呀，我的耶稣基督……”他以为是说他呢。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牢固，以至于后来到了教堂里，听到大家热情地赞美基督，他总以为是在夸他，心里难免麻酥酥的，摇头晃脑暗自臭美一番。人家高叫“赞美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就禁不住要答应出来。

再以后，他爹他妈发现这个小鬼头不正常，除了给他两个大耳光，还带他去看心理医生；最后他终于不胜痛苦地了解到，原来他不是耶稣，也不是救世主——当然，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步，就一点儿都不逗了。这后半截是我加上的。

我小的时候，常到邻居家玩。那边有个孩子，比我小好几岁，经常独自在家。他不乱折腾，总是安安静静地跪在一个方凳上听五斗橱上的一个匣子——那东西后来我们拆开过，发现里面有四个灯和一个声音粗哑的舌簧喇叭，总而言之，是个破烂货——里面传出些费解的话，但他屏息听着。

终于等到一篇文章念完，广播员端正声音，一本正经地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这

孩子马上很清脆地答应了两声，跳到地上扬尘舞蹈一番。其实匣子里叫的不是他。刚把屁股帘摘掉没几天，他还远不是同志和战友，但你也挡不住他高兴。

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名字张三李四考斯比之外，终于有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号，至于这名号是同志、战友还是救世主，

那还在其次。我现在说到的，是当人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名号时的张狂之态。对于我想要说到的事，这只是个开场白。

当你真正拥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时，真正臭美的时候就到了。有一个时期，匣子里总在称赞革命小将，说他们最敢闯，最有造反精神。所有岁数不大、当得起那个“小”字





的人，在臭美之余，还想做点什么，就拥到学校里去打老师。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

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地轻狂。

国外的文献上对这些事有种解释，说当时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穿身旧军装，到大街上挥舞皮带，是性的象征。但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我的同龄人还不至于从性这方面来考虑问题。

“小将”时期很快就结束了，随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学校里有了工人师傅，这些师傅和过去见到的工人师傅不大一样，多少都有点晕晕乎乎、五迷三道，虽然不像革命小将那么疯狂，但也远不能说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三支两军”时期，到处都有军代表。当时的军代表里肯定也有头脑清楚、办事稳重的人，但我没有见到过。最后年轻人都被派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后者的优秀品质。下乡之前，我们先到京郊农村去劳动，作为一次预演。

那个村里的人在我们面前也有点不够正常——寻常人走路不应该把两腿叉得那么宽，一辆小车都能从中推过去；也不该是一颠一颠的模样，只有一条板凳学会了走路才会是这

般模样。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蹲在地头，看贫下中农晚汇报，汇报词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读作‘母恩’）今天下午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敛芝麻。报告完毕。”

我一面不胜悲愤地想到自己长了这么大的个子，居然还是小学生，被人领着敛芝麻；一面也注意到汇报人兴奋的样子，有些人连冻出的清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现在我提起这些事情，绝不是想说这些朴实的人有什么不对，而是试图说明，人经不起恭维。

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身上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发起癔症来。

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越是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回被拘到礼堂里听报告，报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说是被拘去的，是因为我并不想听这个报告，但缺席要被记旷课，旷课的次数多了就毕不了业。

这位先生的报告总是从恭维听众开始。在清华大学时，他说，这里是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呀；在北大则说，这里是有五四传统的呀；在人大则说，这是有革命传统的学

校呀。总之，最后总要说，在这里做报告他不胜惶恐。我听到他说不胜惶恐时，禁不住舌头一转，鼻子底下滚出一句顶级的粗话来。

顺便说一句，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我首先要把当地骂人的话全学会。这是为了防一手，免得别人骂我，我还不知道。虽然我自己从来不骂人，但对于粗话我几乎是个专家。为了那位先生的报告我破例骂了一回，这是因为我不想受他恭维。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

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作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

人家恭维我一句，我就骂起来，这是因为，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李金锋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小波散文》一书，李晨图）

渴望孤独是一个人仍然具有精神的迹象，并且是测定什么样的精神存在着的尺度。“极肤浅的非个人和群体人”是如此地不需要孤独，以致他们就像爱情鸟一样，当必须独处的时候，就会很快死去；也像一个小孩子必须哄着才能入睡，这些人需要社会生活的摇篮曲，以便能够吃饭、喝水、睡眠、恋爱等。

——克尔凯郭尔



席慕蓉在自己的画作前

不忘的时刻

◎ 席慕蓉

前言

在有些场合，认识一些新朋友的时候，常听到别人向他们这样介绍我：“她是艺术家。”或者，“她是职业画家。”

于是，我的新朋友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我，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安。

而同时，也常常会有一些老朋友和老邻居很生气地告诉我：“你根本不像个艺术家。”

也难怪他们会对我失望。我平日和大家一样：买菜、做饭、晒被、洗衣；也喜欢逛街，喜欢买减价的东西，自己也不大打扮，头发没什么花样，衣服没什么花样，屋子里的陈设也没什么花样；甚至语言应对也极为小心谨慎，除了画画和开画展以外，他们实在看不出我有哪一点不一样。

让他们失望，我也很不

安。可是我实在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无法符合他们心中期望于我的形象。

我本来就不是个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直到今天，生活对于我都是一条平稳缓慢的河流，逐日逐月地流过。

只是，在这条河流下面，藏着好多我不能也不愿忘记的记忆，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常来提醒我，唤起我心中某些珍贵的感情，那时候，我就很想把它们留住，记下来，画下来。

1

船正在江上，或是海上。我大概三岁，或是四岁。

我只记得，有一只疲倦的海鸟停在船舷上，被一个小男孩抓住了，他讨好地将其转送给我。

我小心翼翼地把海鸟捧在双手中，满怀兴奋地跑去找船舱里的父亲。

可是父亲却说：“把它放走好吗？海鸟就该在天上飞，你把它抓起来它会很不快乐，会活不下去的。”

父亲的声音很温柔，有一些我不太懂又好像懂的忧伤触动了我，我心中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转身走到甲板上，往上一松手，鸟儿就扑着翅膀高高地飞走了。

天好蓝。

2

玄武湖的黄昏，我坐在父亲腿上，父亲双手划桨，对面是他的朋友，已忘了是哪个叔叔了，只记得一个高高暗暗的影子。

小船从柳荫下出发，在长满了荷花和荷叶的湖上静静地流动。暮色使得一切都变得模糊和安静。我的小手上拿着一个饱满的莲蓬，在小小的胸怀中，人世间的幸福也正如莲蓬一样饱满，如莲子一样清香。

后来常常想起，那年父亲三十多岁，刚经过八年的战乱。能带着家人再来南京，再享受那样清香的一个夏夜，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也许就是在那个晚上，父亲会那样沉默，那样久久不肯离去的原因吧？

3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家住在北投的山上。早上去上学时是对着观音山，下午回来时对着大屯山。多大的太阳我也从不打伞，喜欢一个人在山



坡上给风吹、给太阳晒的感觉。

后来到了欧洲，好想家。那时候，大屯山上的那片云，那片白白柔柔的云就会飘到我心中，好像那些个长长的下午，那些金色的阳光也都在霎时来到我的身边。

我画了那张《一朵小白云》，寄给父亲母亲，他们将它配了框子，挂在新北投家中的墙上。

4

姐姐从慕尼黑到布鲁塞尔开音乐会。按照惯例，我总是那个在后台打杂的妹妹。

在那天之前，我有两三年没听她唱歌了，那夜，只觉得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在她的声音里面。在辉煌灯光照不到的后台，听到她如流水淙淙的歌声从前台传过来，在异国他乡，姐姐似乎不再是儿时熟悉的玩伴，因而，她的歌声也给了我一种全然陌生的启示。

深沉而圆润、美丽而又悲哀、忧郁但又充满希望；艺术家的命运都隐藏在那不绝如缕的歌声里了。而在那一刹那，我也开始了我的转变。

第二天早上，在艺术学院的画室里，我画了那张到今天还很喜欢的画：《一条河流的梦》。

5

孩子出生后，我改变了很多，足足有好几年不能画画。

历史博物馆很早就给我安排过时间，但是因怀孕、生产，一次次地耽搁了下来。

终于有一年，决定了日期，也决定了不再延期。女儿

已三岁，有人帮忙照顾，不上课的时候，我开始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画大幅大幅的油画。

但是，总觉得有些什么和以前不一样，有些什么在心里牵绊着，总想知道，孩子现在在做什么。

有一次，一开门，看见女儿坐在画室门外。她知道妈妈在画画，不能吵，可是她又舍不得走远，不知道一个人在门外坐了多久。

看着她乖乖小小的背影，我的心疼得好厉害。



席慕蓉的画

6

丈夫是研究激光的，从小对数学与物理都害怕的我，对他的工作一直不感兴趣。

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见长长细细的激光光束，在经过折射或反射的处理之后，能够出现那样光彩夺目、细致复杂的画面时，我不禁屏息，然后欢呼。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世间竟会有这样美丽而又千变万化的光线。它唤醒了我很多似有若无的记忆，它替我说出了

很多我一直想要说的话和境界。

从此，我对激光另眼相看，当然，对丈夫也一样。

7

父亲在德国教了十几年的书了，前年和母亲一起回来了一次，在我石门的家里发现一面镜子，母亲微笑着向父亲说：“这不是谁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吗？”

母亲十九岁出嫁，这一面镜子照过我母亲十九岁的容颜。然后，三十九岁、五十九岁，今日的母亲已银丝满首，但是这一面长形的镜子除了镜架略有斑驳之外，镜面仍然完整，而且还带有一层冷冷的、清冽的光泽。

今夜，这面镜子仍然摆在我的画室里。对着它，我好像对着所有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流年。

于是，我在一张张新的画布上，开始画了许多的镜子：“时光会逝去，美会留下。”

后记

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妇人，但是，我知道，我在做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很多人都为我牺牲了一些：我的父母、我的姊妹、我的丈夫、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孩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为我牺牲了一些他们珍贵的东西，我才能在今天坐下来画我爱画的、想画的事物。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我实在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受他们无限宠爱与纵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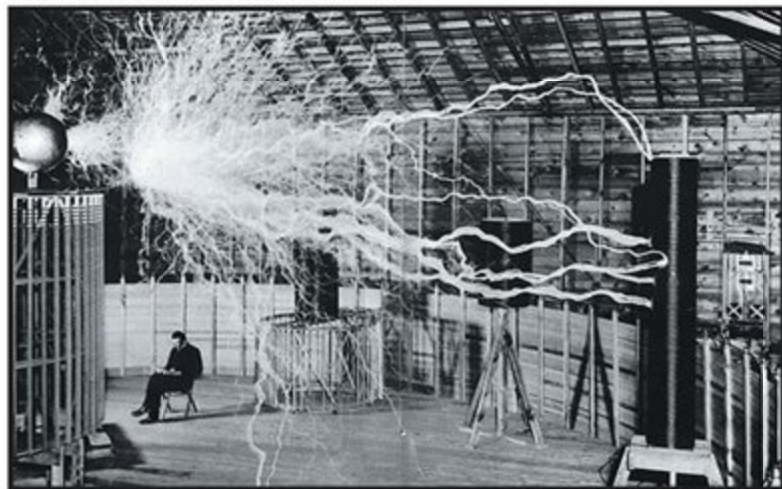
（林冬冬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成长的痕迹》一书）



历史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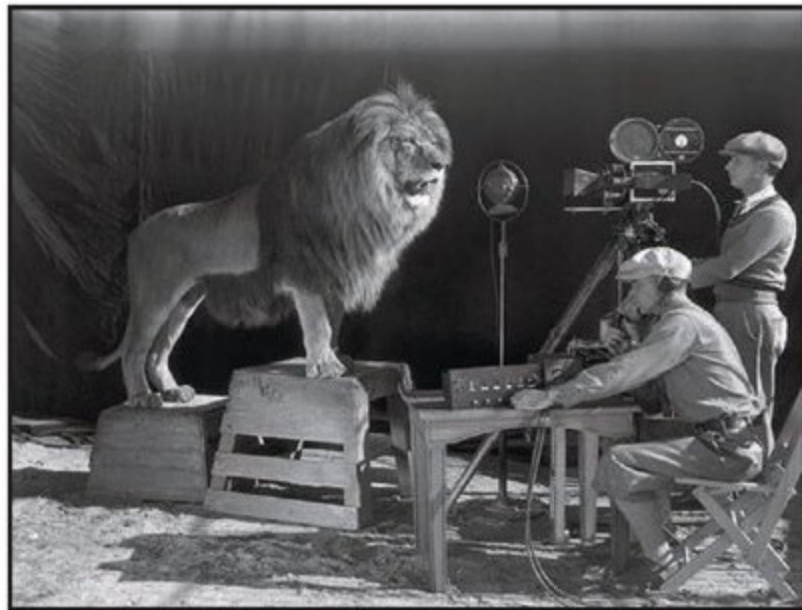
1884年，自由女神像在巴黎完成建造。没错，这个美国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是法国人送的。



最具传奇色彩的科学家特斯拉和他实验室里的“特斯拉线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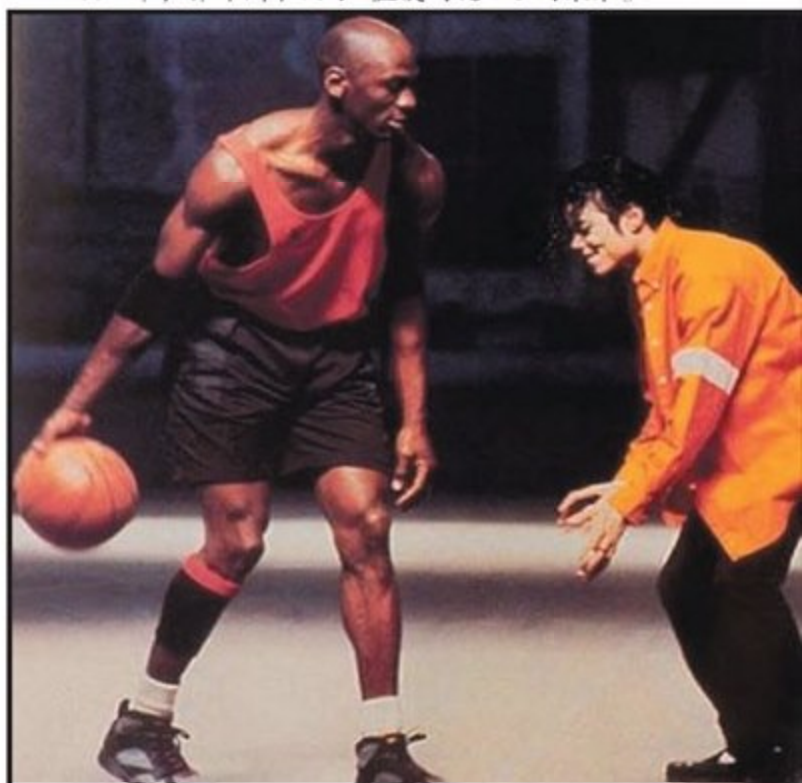
1961年，住在西柏林的子女向他们住在东柏林的父母展示自己的孩子。



1928年，好莱坞时代开始，米高梅电影片头的狮子头像是拿活狮子近距离拍出来的。



1991年，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讨论PC的未来。



1992年，迈克尔·乔丹和迈克尔·杰克逊。



最早的麦当劳叔叔



1974年，这个丧失听觉的孩子第一次通过助听器听到声音。



二战期间，这个奥地利男孩高兴成这样，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双新鞋。



196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希拉里·克林顿。



建筑师眼中的人生

◎王 澍

先从我的愤青时代说起。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很强的批判味儿。我在东南大学上到大二，已公开向老师们宣布：没有人可以教我了。

因为我已经把那些老师都看明白了。我开始进入自学状态。那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那个班被戏称为“大师班”，连每次作业不及格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大师的坯子，都坚信自己做得很好，跟老师辩论“为什么给我不及格”。当年的学习状态是，你到夜里12点还会看到有同学捧着一本黑格尔的书坐在楼梯上，一直看到凌晨3点还不回宿舍。大家都进入了自学状态。这跟高考恢复，大学重新开课不久有关，老师能教给你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适逢新艺术、新思潮，每个人都抓住机会用各种方式自学。

1987年我24岁，血气方

刚，目中无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批判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建筑界，从各位大师一直批到我的导师为止。大师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那篇文章没有地方给我发表。

很多人在批判，我则总在问一个问题：批判完了我们做什么？是不是经过批判，经过这种所谓的革命就真的能诞生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事物？那时我就并不肯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种对于“建设性”的觉醒，源于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遇到的校长和恩师钱锺韩。那是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人。

整个学校有9个系，刚进校时每个系要派一个学生代表去听校长训话。我很幸运地去了。钱锺韩校长是钱锺书先生的堂弟，是那个年代很特殊的人。他在欧美游学七八年之久，但没有在任何一所学校读完过，也没有取得任何一所学

校的学位，他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各个学校的图书馆里。

他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钱氏定理”，用一个定理就变成了一位大家非常尊重的学者。他那个年代会出这样的人。他在给我们训话的时候，主要是在教我们如何向老师挑战——“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有备课，你要认真准备的话，你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在台上下不来的”——他认为只有进入这种状态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而不是那种听话的、拿高分的学生。

刚入学就有人来指点你，这是很幸运的事。所以我到后来胆量很大。

硕士毕业时，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学位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我学位。理由是“这个学生太狂了！”之前已经有人给我传话，告诉我若不改论文就没有可能获得学位。我的论文题目是“死屋手记”，明显是在影射我们学校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状况。日后有人对我说，中国建筑学其后20年发生的事都已提前在我那篇论文里讨论过了。我一个字也没改，离开学校前影印了5本放在学校阅览室。后来的很多学生都翻过，但当时我们的老师基本看不懂。

10年后的1997年，我参加东南大学校庆，当年系里的一位青年教师见到我，说：“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儿也不酷啦！”我问：“我原来是怎样的？”“原来啊，你在东南大学的时候，每次当你从走



廊那头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是带着寒风的，大家会不自觉地避开。”

10年，正是妻子对我的改变，让我变得温润平和了。我写硕士论文时已经与我妻子认识。她对我的影响深远而又无形，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当年的那种劲儿还埋藏在很深的地方，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外面已经很温和很圆润，不那么危险、不那么生硬了。

这种蜕变你自己很难知道。2007年的某一天，妻子站在我新完成的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面前，对我说：“别人很难不喜欢它，因为它有很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到你会爱上它。”我就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化真的很大。那已是又一个10年过去了。

实际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像是苏醒。它可能在我童年，或者再小一点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下来你经历社会的巨大变动和青年的愤怒阶段，很多新的思想进来，融合后你会发生一次蜕变，蜕变之

后你还能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这个原点，它是一种普通的生活，但又不是平庸的生活。

做象山校区项目，让我有了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比如，我觉得象山校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童年的回忆。

我的童年正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随母亲在新疆生活，母亲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停课，整个校园被开垦成了农田。我和那些老师一起变成了农民。白天劳动，晚上农民们会聚在一起喝从云南来的上好普洱茶和咖啡。我们谈普希金，谈鲁迅，谈很多中国的、外国的事情。那是很可怕的年代。但当时间过去，有一些其他东西会被你看到，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

我喜欢那种跟土地的关系。辽阔的大地，泥土的气味，庄稼的种植过程与收获，我都有极大的兴趣参与。我在7岁时已经开始为家里挑水。新疆的水桶是最大号，洋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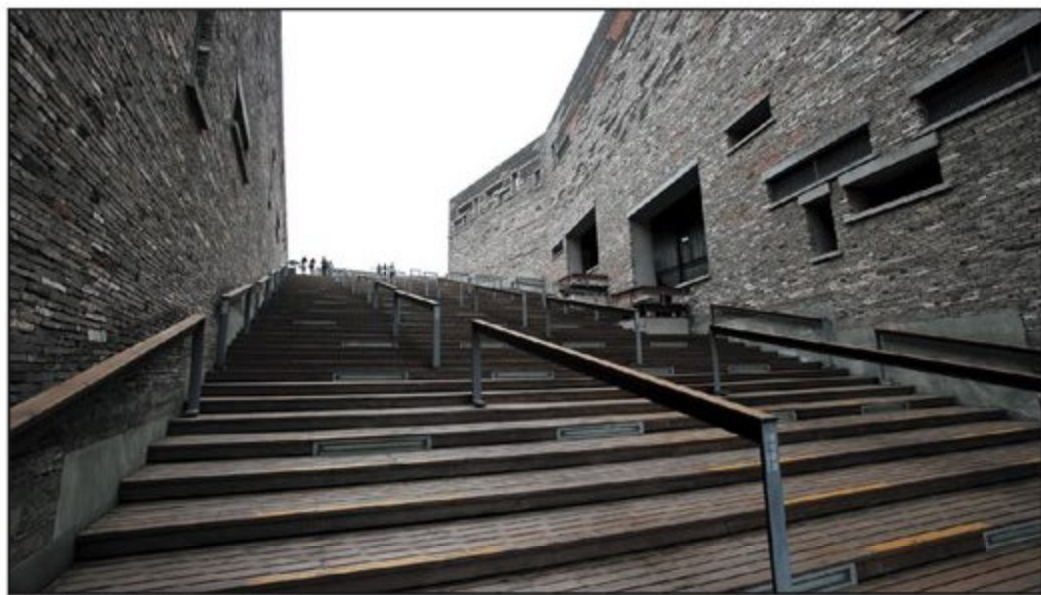
的，从我们家到水井有400米，第一次我只能挑半桶，因为容易洒出来。慢慢地我越来越有技巧。夜里去挑的时候，也一个人在水井上摇辘轳。

想想我真是一个蛮奇怪的小孩，挑水挑到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磨炼。重复，重复，重复。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是很累的活儿，不想干”之类的话。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看书很早，在挑水的路上我就会想书上的内容。当时大家都看不到书，而我太幸运了，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州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7岁到10岁的年月，我就是这么乱看书度过的，包括大部分外国文学的译本和中国的古籍。

我爱干活儿，估计还有一部分是源于天性。7岁以前，我跟姥爷在北京生活。他瘫痪在床，身上会起皮疹，每天我都要做我姥姥的帮手，用很粗的盐，蘸点唾沫，用手给他全身涂抹。家里的一些亲戚偶尔说起过去的事，告诉我躺在床上的姥爷原来是干什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定级为八级木匠，那是工人的最高级别。后来公私合营后他失业，不得不靠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布景赚俩小钱。

1960年的某一天，姥爷干活儿时出了大汗，中午他躺在四合院的中堂里睡了一觉，给风吹了，全身瘫痪。瘫痪后全家人把他照顾得特别好，他在床上躺了16年后去世。我



王澐的代表作宁波博物馆



也算是曾经看护过他。

如果讲支持的力量的话，这件事像种子一样，会埋藏在小孩儿的心里，待到合适的某一天它会发芽。就像我现在要求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全部学木工，它已经在我主持的学院里发芽了。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会做建筑，学了建筑这一行，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10岁后我迁到西安上学。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毕业我都是班长。我从来不打架，但是谁也不敢打我。老师对我的基本评语是特别内向。这个班长也不管事儿，只是让大家看到他是每天最早到学校打扫卫生、冬天会早上6点半到教室烧火点煤炉的那个人。全班的黑板报由我一个人出，每一期我都会办得让全校震惊，因为每一期都很不一样。这可能缘于我在新疆的生活环境。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很棒的剧团里，都是演员。他们平日里谈的是艺术和文学。我从那时就意识到什么叫创作——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知道什么叫文采飞扬，什么是文气。我那种文人的孤傲是早年就养成的。

认识妻子以后，我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事实上她对我最大的影响，更是关乎心性的修养——比如一整天不干什么，人的内心还很充盈。

我晒太阳，看远山，好像想了点什么，又好像没想什么。我能这样度过整整一天。你能看到，春天，草变成很嫩

的绿色，你会心里一痒。无所事事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但我逐渐学会了。无所事事时，突然间脑子里有东西闪过，站起来，一提手，把该画的东西画出来，再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憋着想。

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说起来，这七年主要靠她的工资在养我，我打零工，偶尔挣一笔钱。她属于自然而然的人，工作对她来说意义不大，挣点工资嘛。她只对一些小事情感兴趣，比如去西湖边闲逛，去哪个地方喝杯茶，逛逛菜市场或者百货商场，又或者去哪里看个朋友。问题是，我逐渐地能适应这样一种状态。

这种感受是来自心性的。心性变得自然了，会滋养人，你就朦朦胧胧地发现，你想做的建筑，是要传达那种文化里最好的状态和精神，用一种很急的心态是做不出来的，简单的模仿也没有意义。

你看进去了，又看出来。你看下雨，看很长时间，雨怎么下，从屋脊顺着哪条线流下来，滴到哪里去，它最后向哪个方向走。你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会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这样的建筑，让大家清楚地看到，雨是从哪儿下来的，落到那儿之后流到了哪儿，从那儿又流到了什么地方，每个转折、变化都会让人心动。

这不是靠看书能得来的。在这个阶段，我看的中国的书越来越多，但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任何和建筑有关的书。这个

阶段我称之为忘却。经过这七年，我发现了内心最适合自己的东西是哪一种。我想讨论一种和生活最有关系的建筑：中国园林。白居易有三间平房，前面一小畦菜地，再用竹篱简单围一下，这中间就发生了变化。一定是有什么在里面。所以可能从那儿开始，我的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是园林，不管表面上像园林的还是外表八竿子打不着的，都是。园林已经用各种形态进入我的建筑了。

这个七年结束之前，我用了半年时间在我们50平方米的房子造了一个园林。我做了一个亭子，一张巨大的桌子，一个炕，还做了八个小的建筑，作为我送给妻子的礼物。那是八盏灯，我亲手设计的，每一盏都挂在墙上。

在这些年里，我跟很多工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后面我做的每一个建筑，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件事极为了解和熟悉的基础上施行的。

基本上，我在追求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纯真的、不断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我常自省——到现在我们都这么认为——还有些目标没有达到，还有些状态没有实现，都和自己的修养有关。

（大浪淘沙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造房子》一书，东方IC供图）



最贵重的东西

●卓然

2015年底，英国牛津大学一所实验室合成出名为内嵌富勒烯的材料，它是由60个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笼状结构，里面装入氮原子后，可应用于制造小型便携原子钟，使无人驾驶汽车的导航做到精确定位。这种材料每克售价1亿英镑（约合9.6亿元人民币）。2016年初交易的200微克内嵌富勒烯材料卖了2.2万英镑，英国一年的GDP还买不到20千克，因此它也被认为是目前最昂贵的人工合成物质。

然而，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是反物质粒子。17年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预测，仅1克反氢原子，即氢原子所对应的物质，就需要花费高达65万亿美元，1克大约是一枚曲形别针的重量。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只能购买半克氢的反物质粒子，就是富得流油的美国，其全部资产也只能买25美分硬币一样重量的反氢原子。

何为反物质？反物质由反质子、反中子和正电子构成，它是宇宙里能量密度最高的物质，并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质能转换。这意味着人类如果获得反物质，就找到了终极的燃料来源，只需很少的一点，便可满足我们千百年的能源需求。

那么，地球上还有比反物质价值更贵重的东西吗？

有。

那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即无法再生的地球立体空间，包括大气、水和土壤。科学家保守估计，制造类似地球生物圈的代价高达300京美元。

京是什么数字概念？一千万是一亿，一万亿是一兆，一万兆是一京，京是名副其实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还只是人与自然的可持续环境的初步价值，不包括几百万种生物与人类和谐相处所需的环境修补费用。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天文数字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是否具有靠谱的科学依据呢？

计算依据来自一项轰动全球的科学实验——“生物圈2号”实验。建于美国亚利桑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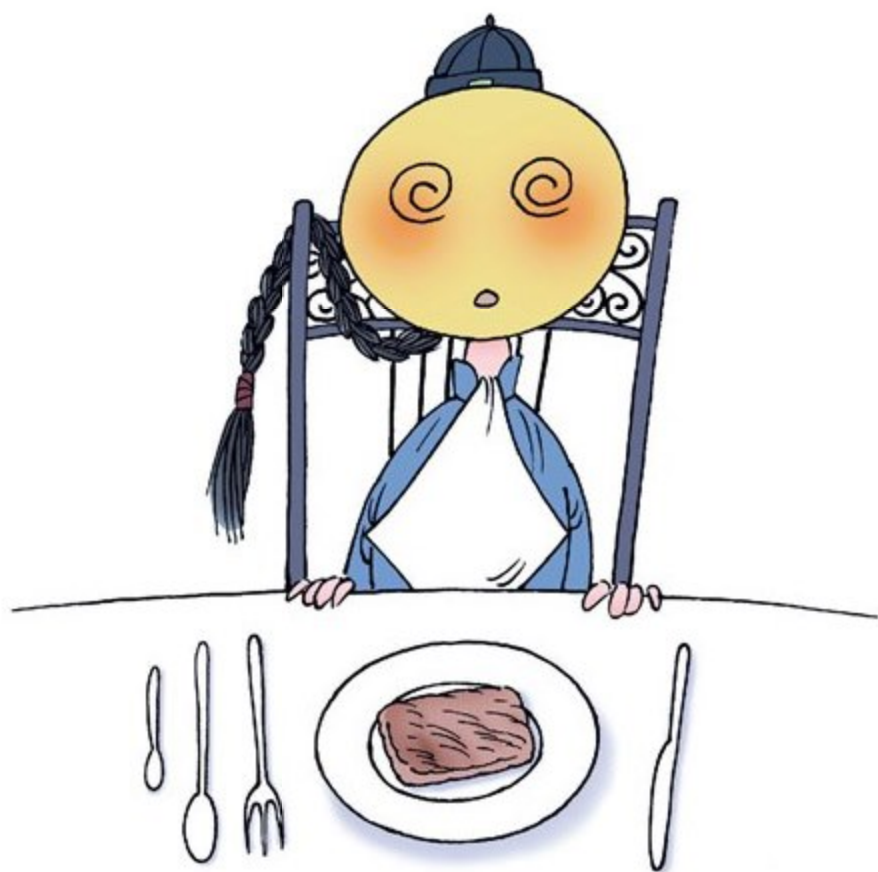
州图森市以北沙漠中的“生物圈2号”是一座密闭的微型人工生态循环系统，因把地球本身称作“生物圈1号”而得名。

该项目最初是为了测试在行星上建造一个能维系最多8名人类成员，以及一定数量不同种类的昆虫和植物生存两年的设施，看看它能否像地球生态圈一样自行循环起来。该项目历经数年，共耗资近2亿美元。可惜运转了不到半年，因实验环境内的二氧化碳达到危险浓度，且大多数授粉昆虫相继死去，同时也难以生产足够的食物，科学团队不得不宣布“生物圈2号”实验失败。再造地球生物圈300京美元的费用，就是以“生物圈2号”为蓝本得出的结论。

良性循环，才是最珍贵的。

（瑞生摘自《知识窗》2016年第7期）





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

●王璞

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在推行后的第六个年头终于收获了第一项成果——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首批10名学生毕业了。

在这10个人里，有个运气向来不错的东北小伙，叫张德彝，这一年他才19岁。

之所以说他运气不错，一是他在尚未弱冠之年即幸运地成为被国家器重的高材生；二是在翻过年去的1867年，清政府组织了历史上第一个赴欧旅游观光团，而在这批团员的名单里，张德彝赫然在列，他又幸运地被国家挑中，顺理成章地成了史无前例进行

“欧洲十国游”的中国“驴友”。

旅游团先是搭乘英国轮船“行如飞”号从天津出发去上海。船上的一切对于张德彝来说，都是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比如抽水马桶，比如24小时热水，还有自来水……

不过，真正让他终生难忘的，恐怕还得是每天的那几顿饭：先是在英国轮船上“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先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还有牛油、脊髓、红薯、白饭等物”。

后来在上海换上了法国远洋轮“拉不当内”号奔赴欧洲，吃的就更加丰富，也更讲究：“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坐传送。刀叉与盘，每饭屡易”“菜有烧鸡、烤鸭、鹌鹑、白煮鸡鱼、烧烙牛羊、鸽子、火鸡、野猫、铁雀、鸡卵、姜黄煮牛肉、芥末醋抹马齿苋、粗龙须菜、大山药豆”，晚饭则“唯先牛肉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末食果品、加非”……

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船上的餐食顿顿丰盛，很不错啊。

不过，这一切对于头一次出境游的小张而言，却着实成了不堪回首的噩梦——按他的话就是，这些饭实在太难吃了。牛羊肉都切大块，熟的又黑又焦，生的又腥又硬；鸡鸭不煮而是用烤，鱼虾又辣又酸；洋酒也难喝得要死，不但酸而且涩，必须兑点儿水才能咽得下去。如此这般，就直接导致了他的肠胃反应是“一嗅即吐”，甚至一听到吃饭的铃声都能大吐不止。

以上种种，皆出自张德彝在回国后将“吐槽”日记集结成册的《航海述奇》。虽然吃得相当不合胃口，但让他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他的这些细琐甚至絮叨的“吐槽”，居然在多年后将他塑造成了一位光彩熠熠的历史人物——他，张德彝，成了史上公认的用文字记录下西餐的中国第一人。

或许有些人注意到了，在



小张的日记中，出现了“加非”这词，而在其文字中，与之相伴相随出现的还有一个“炒扣来”。如果第一眼没看明白，那么念两遍怎么也能知道了吧？没错，时年19岁的小张完成了中国史上最早、最原始的对于 coffee（咖啡）和 chocolate（巧克力）的音译。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标点符号的人，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人，第一个钻进埃及金字塔的人，第一个将美国总统官邸译为“白宫”的人……张德彝是公认的“用文字记录下西餐的中国第一人”，之所以强调“公认”，是因为在他之前，的确还有一位名为罗永的广州人在1831年的一封写给北京亲戚的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当时参与的一顿西餐饭局。

在信中，他伊始便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他们烹饪术的毫无长进不得不表示惊讶，他们在这方面还原始得很。”他告诉朋友：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的，按他们的话叫作“苏坡”的汤。鱼肉都是生吃的，其他的肉也烧得半生不熟，然后要用剑一样的工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

然后这位罗先生还给亲戚介绍了两种我们今天常见的食物：“然后是一种绿白色的物质，有一股浓烈的气味。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酸水牛奶的混合物，放在阳光下曝晒，直到长满了虫子；颜色越绿则滋味越浓，吃起来也更滋补。这

东西叫乳酪，用来就着一种浑浑的红色的液体吃，这种液体会冒着泡漫出杯子来，弄脏人的衣服，其名称叫作啤酒。”是的，在他的笔下，这两种食物根本就是太恶心了！

作为这次饭局的做东人之一，美国人威廉·亨特在机缘巧合之下见到了这封信，看过之后忍俊不禁，然后就把信抄了下来并翻译成英文，收录进了自己的《旧中国杂记》。至于这位罗永“记录西餐第一人”的身份为何未被公认，原因想来也简单：真正完成记录的是威廉·亨特，一个美国人，而罗先生的那封信的原件早没了。而且，在《旧中国杂记》中，前后出现过多次史实性错误，所以，谁知道这段看似有趣的“历史”是不是亨特自己编的段子呢。

除了罗永，本来有望但未被最终公认为“中国记录西餐第一人”的还有一位——中国史上著名的大吃主儿袁枚。

没错，就是写《随园食单》的那位，而且他所记录的“西餐”也正是收录在他的那本“吃货界名著”当中。

如果你手头正好有一本，可以翻到“点心单”，其中就有一款“杨中丞西洋饼”：“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一糊一夹一煨，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有人猜测，袁枚描述的

“杨中丞西洋饼”就是我们现在的蝴蝶酥。

对于此说，汪朗先生在其《“洋饭”东渐几多年》一文中的评价是：“此说多少还有点儿靠谱。”并给出了一定的推断：明末清初，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朝廷中身居高位。汤大人既然混进了官场，为了和同僚搞好关系，做上两块“西洋饼”请各位大人尝尝鲜非常正常。而“西洋饼”的制作方法后来流传到某位杨姓大人手中，并被到其家蹭饭的袁枚拿到后公开发表，那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容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1期，喻梁图）

一条狗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它主人地盘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窃贼制服，一声不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多大程度地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尊贵？

——梭罗

纽约图书馆来信，说我儿子借的书超期15天了，罚款金额共15美元，但不必付钱，可以选择积累读书时间来抵消罚款：每次来图书馆读书1小时，可以抵掉2美元。尊重知识，不唯利是图，才能培养一个民族的读书习惯。

——梁博



“太平”洋

◎周有光

二战之前，太平洋上日美两国分庭抗礼。二战之后，日本被解除武装，军费限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军港。日本成了美国控制太平洋的根据地。太平洋成为美国的“内海”。

一战期间，日本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多处岛屿，例如：帕劳群岛、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等；二战期间，日本又夺取其他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美国反攻，日本战败，原来日本委任统治的岛屿改由美国托管。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非常激烈。至今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地，旅游者仍可以看到沉在海中的许多军舰和飞机。

战后，联合国对这些岛屿采取民族自决政策，由当地居民自由投票，以多数票决定独

立与归属。美国宣扬这是和平与民主的政策。一家中文报纸的副刊刊文说，这是如来佛的手心策略，都在如来佛的手心，还怕谁翻跟头不成？太平洋中的大小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实际上都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新加坡建成深水港，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立即前去访问。美国在太平洋四周经常进行侦察，就是把太平洋作为“内海”来管理的。

有一本书上说：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是计算错误。日本计算，摧毁珍珠港之后，美国至少要花两年才能恢复太平洋舰队。想不到美国用了半年就恢复了。日本乘人之危，突然袭击，只用5个月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半个太平洋，建成日本帝国的“东亚共荣圈”。当时日本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可是好景不长，中途岛一战，大局倒

转了过来。一位旅美朋友来信说，日本把美国当作纸老虎，撕破纸皮，一看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真老虎。日本上当了。

在美国，有一次我去参观勒明顿打字机公司。公司的客厅中央陈列着一门小钢炮。我问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陈列小钢炮？”他说：“美国没有兵工厂，一旦宣战，全国的工厂都是兵工厂。我们工厂在战争期间制造小钢炮，所以陈列作为纪念。”“美国没有兵工厂，一旦宣战，全国的工厂都是兵工厂”，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不断回响。

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说：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5分钟生产一架飞机。二战中美国一共生产了87000辆坦克，296000架飞机，5300万吨船舰；支援苏联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





22000架飞机（主要是战斗机），12000辆坦克。又说：战争初期美国在太平洋只剩3艘航空母舰，两年后增加到50艘。从1941年到1944年，海军飞机从3638架增加到30070架，潜艇从11艘增加到77艘。从1941年到1945年，登陆艇从123艘增加到54206艘。这些数字是“全国的工厂都是兵工厂”的注解。

据说，美国估计，用常规战争方式占领日本，要牺牲20万军人。为了减少本国的伤亡，缩短战争时间，美国决定投放原子弹。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投下一颗。苏联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进军中国的东北。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认为：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投降美国，附带投降中国。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新闻说，电影《珍珠港》引起了太平洋各国的不安。人们悄悄地问：太平洋上会再爆发一次“珍珠港事件”吗？下一次“珍珠港事件”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呢？一位历史学教授说：历史虽然有“轮回”，但是人类的理智已经提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苏联解体而没有发射原子弹，德法世仇而能共同组成“欧盟”。这都是超脱“轮回”的例子。人类在进化。愿太平洋是“太平”洋。

（赵世英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拾贝集》一书，王青图）

友谊的小船

◎孙开元 编译

两个男人驾驶着一艘小船航行在大海上，途中遇到了暴风雨，两个人跳下小船，游向了一座如同沙漠一样的小孤岛。

这两个人是好朋友，但是这座小岛上没人居住，也没人来搭救他们，两个人只好商量，祈求上帝来救他们。不过，为了能看出谁的祈祷更有力，他们决定以小岛中央为线，两个人分别待在小岛的两边。

他们祈祷的第一件事是食物。第二天早上，第一个人在他所在的小岛一侧看到了一棵长满果实的树，他吃到了水果。第二个人所在的小岛另一侧仍然光秃秃的。

过了一星期，第一个人觉得孤独，祈祷能有个妻子。第二天，又一艘小船失事了，船上唯一的幸存者是个女人，她游到了第一个男人那边。而在小岛的另一侧，什么也没发生。

接下来，第一个人祈祷想要房子、衣服和更多的食物。第二天，如同有魔法一样，他所祈求的东西全都出现在他所在的那侧。但是第二个人仍然一无所有。

最后，第一个人祈祷了一艘船，以便带着他和他的妻子离开小岛。祈祷完的第二天，在他的那侧小岛上看到泊着一艘船。第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上了船，决定离开小岛，把第二个人扔在岛上。他觉得第二个人不配得到上帝的眷顾，因为那个人没有一次祈祷能得到上帝的回应。

他们的船将要离开小岛时，第一个人听到天上传来了

一个声音：“你为何要将你的朋友留在岛上？”

“这些福分是我自己的，因为是我祈祷得到妻子和所有这些东西。”第一个人回答，“他的祈祷全都没得到回应，所以他不配得到任何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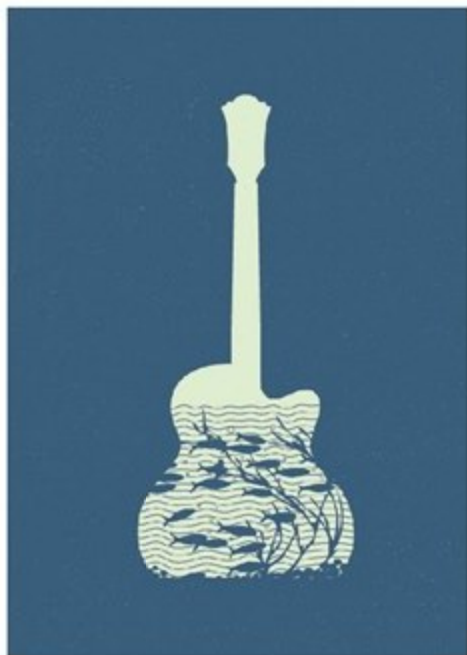
“你错了！”天空中的声音回

答，“他只祈祷了一次，我回应了他。如果不是他的祈祷，你不会得到我的任何眷顾。”

“告诉我，”第一个人向天空中的声音问道，“他祈祷了什么，竟然让我得到这些福分都要倚仗他？”

“他祈祷你所有的祈祷都能得到回应。”

（归雁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6年6月10日）





回忆 我的语文老师

●曹文轩

我的高中是在“文革”中度过。说到这个时期，大家很快会想到一个词，叫“荒漠”。因为这是一个一望无际的荒漠时代。可是你们大概谁都想不到，本人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一批苏州城、无锡城名校里头的教师，被下放到江苏盐城那一大片芦苇荡里。他们到了我所在的中学，做了我的老师。

我的物理老师，我的化学老师，我的数学老师，乃至教我们打篮球、跳绳的体育老师，都是苏州城里名校的名师。今天要再找到这样一所学校，我以为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讲，本人在“文革”中受到的教育是“盛宴”，是“满汉全席”。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个小小的环境，和大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所有的老师都学养深厚，比如说我的数学老师，他讲课绝对不会复习上一节课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我讲过的孩子们就一定懂了，不用复习”，所以他讲过的课永远是一条直线，起点在哪儿，就从那个地方出发。

他的板书也特别棒。因为我们特别喜欢他的板书，所以每次在他上数学课之前，我们都不是用黑板擦，而是用湿毛巾反复地擦拭，直到把这块黑板擦得黑亮黑亮的。他讲数学课的时候，一边讲一边从右上角开始写那些公式、那些定理，等把课讲完，正好是一整面黑板的字。可惜当时没有相机，如果用相机把那个画面拍下来，今天装裱起来，挂在家里的墙上，就是一幅非常有装饰感、现代性很强的画。

那些老师各有各的品性，各有各的脾气。比如我的数学老师，他的性格非常缓慢，我的语文老师曾经形容过他，说有一天他的衣服着火了，他首先会问：“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这样一位数学老师。特别要感激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她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个高高的，身体非常扁平的女人。这位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贵、最美丽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千百次寻找过，但是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这样的女性。

我记得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把两只手轻轻地悬在讲台上，她没有带粉笔，没有带备课笔记，也没有带语文教材，是空手走上来的。她望着我们，说：“同学们，什么叫‘语文’。”然后她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阐释了什么叫“语文”。那期间，天开始下雨，她把脑袋转向窗外，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年四季的雨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天里的雨也是不一样的，上午的雨与早晨的雨不一样，下午的雨与上午的雨也不一样，傍晚的雨与夜里的雨也不一样。”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雨落在草丛中和落在水塘里，那个样子和发出来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把脑袋转向了窗口，外面有一大片荷塘，千条万条银色的雨丝正纷纷飘落在那口很大很大的荷塘里。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她走上讲台，那是一节作文课。她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班上作文写得最不好的同学是曹文轩。”在此之前，我的历任语文老师都说作文写得最好的同学是曹文轩。这个反差太大了！对



我来讲，这个打击是巨大的，我根本无法接受她的判断，所以我当着她的面就把作文本撕了，扔在了地上，一头冲出教室，来到了离教室不远处的一条大河边。我至今还记得，我坐在大河边上，望着那条河，把地上的石子、瓦片一块一块狠狠地砸到水面上，一边砸，嘴里一边骂：“丑八怪！”晚上，我回到学校，来到了她的宿舍门口，我记得自己不是轻轻地把她的门敲开，而几乎是用脚把她的门踢开的。她拉开了门，站在门口，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请进来坐一会儿。”然后我就进了她的卧室，看到了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我的六本作文本。她把这六本作文本一本一本地排列在她的桌子上，然后说：“你过来看看，我们先不说内容，就看这些字，前几本的那些作文，字非常稚拙，但是能看出你非常认真。你再看看最后一本作文，你的字已经张扬到什么程度了，你已经浮躁到什么程度了？”

她又说：“在这六本作文里，都有一篇作文是写春天的，你在第一本里写春天的时候是非

常诚实的，是非常朴素的对春天的描写，但是后来你慢慢地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有必要用那么多形容词吗？你的作文写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夸张。当那些老师都说你有才气的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说：“才气，有时候是害人的。”

我记得那一天离开她的宿舍，走进校园，月亮特别好。清澈的月光铺在校园里头。那个夜晚是值得我一生铭记的。没有那个夜晚，就没有我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我要说语文和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我这里无意贬低其他学科的老师对学生的作用，我只是说语文和语文老师是无可替代的。语文老师永远是一所学校的品质构建者和体现者。我无法想象一所学校没有语文和语文老师，我也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没有语文和语文老师。

（欲何依摘自微信公众号“原乡书院”，李晓林图）



道格拉斯·普瑞舍

英雄就在幕后

◎ [日] 水野敬也 长沼直树

◎ 小大头 译

20世纪80年代后期，道格拉斯·普瑞舍获得了美国癌症协会捐助的研究经费，他试图克隆出可以使水母发光的绿色荧光蛋白。3年后，普瑞舍在这个项目中取得成功，并把

他的发现与马丁·查尔菲及每个曾与他沟通的科学家分享。然而，当普瑞舍想继续深入研究时，他的研究经费已花光了，这导致他难以实现绿色荧光蛋白在其他物种的重组研究，也让他面临着失业。

2008年10月，由于在绿色荧光蛋白方面的杰出贡献，查尔菲、下村修、钱永健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普瑞舍却没能被列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当时作为一名大巴司机的普瑞舍是这样谈这个话题的：“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很庆幸当初把研究成果分享给查尔菲，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快成功了，可惜我的经费用完了。”

和普瑞舍一样的英雄们，往往在光明的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的世界。

（田龙华摘自现代出版社《人生总会有办法》一书）

有一年的拍卖会上，董桥看见其中有一幅张充和的字，仔细辨认，原来是写给黄裳的。董既是张的朋友，对黄裳也慕名，恰好手头也宽裕，便成人之美买下来，诚挚地给黄裳寄了去。数年过去，张充和的这幅字又被黄裳先生卖到了市场上。

这是韩石山跟黄裳打笔仗时抖出来的。黄先生颤颤巍巍出来迎战说：第二次出售张充和的字，概因老妻生病，着急用钱之故。

看到这里，我倒想起张充和的一幅著名尺牍：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想必张充和也不在乎别人把自己的字卖上两遍。

她的字是真好，我最喜欢她的小楷，有个词叫“朱黛犁然”，用来形容她的书法再恰当不过。张的小楷有清新的气质，新妍，鲜润，跟五月天田畈里的秧苗一般簇新工整，如逢初夏，恰似有布谷鸟一路鸣唱，那都是世间的气息。

一个人的心要有多静，才能把汉字写到那么好，一撇一捺，均是风骨。

现今，许多名人流行写书法，墨汁未干，便急巴巴地拍照张贴出来，在他们的微博上一幅幅地看过去，实在是一脸的媚态娇憨，说到底，没有一点静气。不论写作还是书法，与身处的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听从内心的召唤，才会走得远点。

叶圣陶先生曾经感叹：谁要是娶到了张家的四姐妹，肯



十分冷淡 存知己

◎钱红丽

定会幸福一辈子。

叶先生这话，有两层意思，不仅夸扬了四姐妹的容貌，更多的是激赏这四位女子的文化修养与深厚内涵。大姐嫁了当年的昆曲台柱子，去了宝岛定居；二姐、三姐分别嫁



张家四姐妹：元和（前右）、允和（前左）、兆和（后右）、充和（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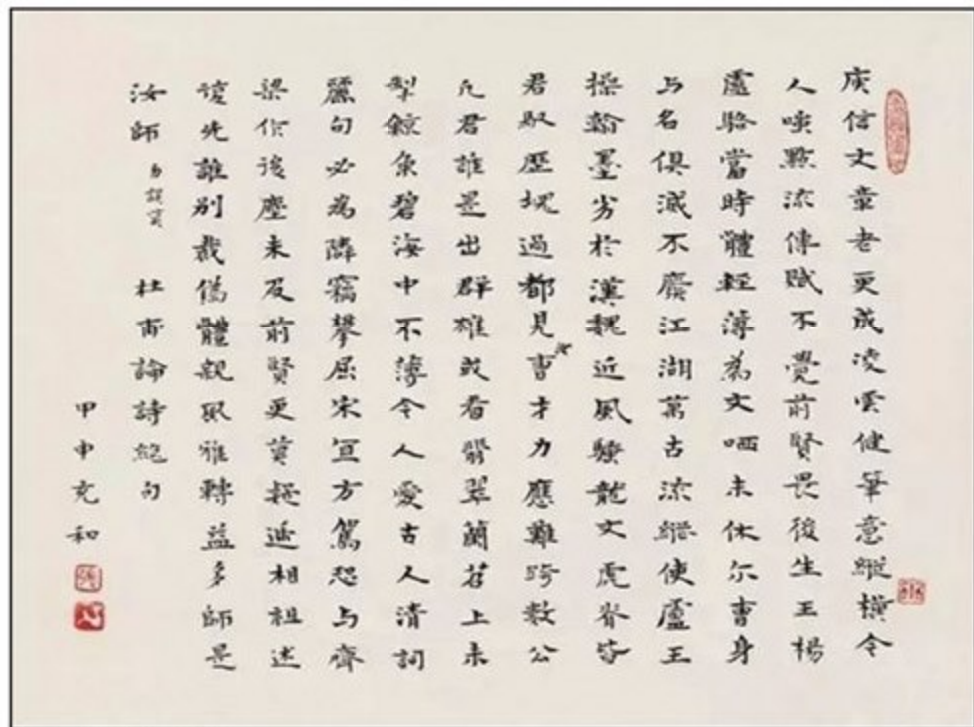
了语言学家和作家，都过得挺不错；四妹嫁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难为卞之琳苦追了她那么多年。多年以后，卞之琳等来一个访美机会，依旧施施然居在充和家里。

四姐妹一个一个成为传奇，跟优良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她们无一例外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所以，都走出了一段一段光鲜的路来。前阵子，看杨绛的札记，她细细回忆自己9岁离家，去上海读启明小学、教会中学的往事，均为外籍人士办学，英文、意大利文都要学……我不免内心澎湃——这就是高起点啊，一样得益于父亲开阔的眼光、长远的打算，所以才有了子女们一步一步的高台阶……

都说张充和的昆曲唱得好，我无缘聆听，倒在电视上看见过一回她二姐张允和的唱段。老太太当年八十多岁了，一根乌黑的长辫子绕着额际盘一圈，往镜头前一站，不开腔，就有一种民国味。

什么是民国味？

就是浑身上下流淌着一种静气，仿佛总有一种光芒追随，雅致，和腹有诗书的那种殷实矜贵。打那个时代过来的文人，哪一个不是如此？你看杨绛，始终笑眯眯的。前些年，别人张罗着给她的文集开研讨会，她推托：“我本来就是一滴水，为什么要吹成一串肥皂泡呢？”还有孙犁，他曾给一个想开作品研讨会的同行写信：与其开劳什子作品研讨会，不如抽时间回乡下老家走



书杜甫《戏为六绝句》

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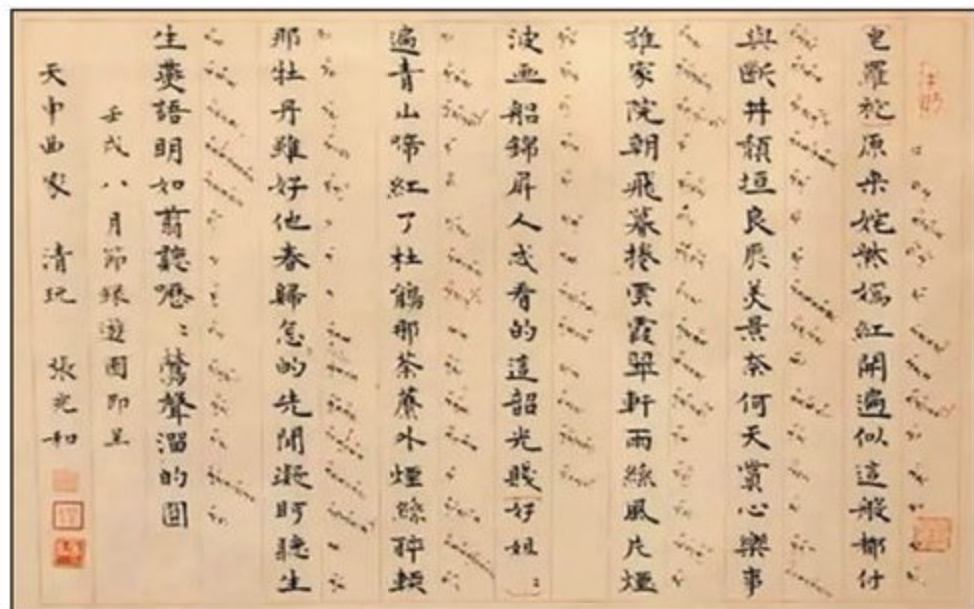
扯远了，继续说张充和的字。

她在美国一直教授戏曲和书法，后来把二者结合起来，写了一部小楷工尺谱《牡丹亭》。谱是古谱，以我浅薄的学识，肯定不懂，但我把全部唱词一一看起来，简直如山风海涛。有一种美，生来让旁人眩晕惊叹——一个人心里存有多少热烈恣意，才会一笔一笔把那些唱词

繁星般落实在尺谱上。这个老太太是在汉字里成全了自己，上帝端坐天庭，她过着的梦幻一样的人间日子，遍布静气。

《牡丹亭》里的青春，新鲜热烈，瀑布一样飞泻千里万里，惹得一个人纵然一把老骨头了，却依然深爱着。千帆过尽，消息浮沉，一笔一笔，都是柔肠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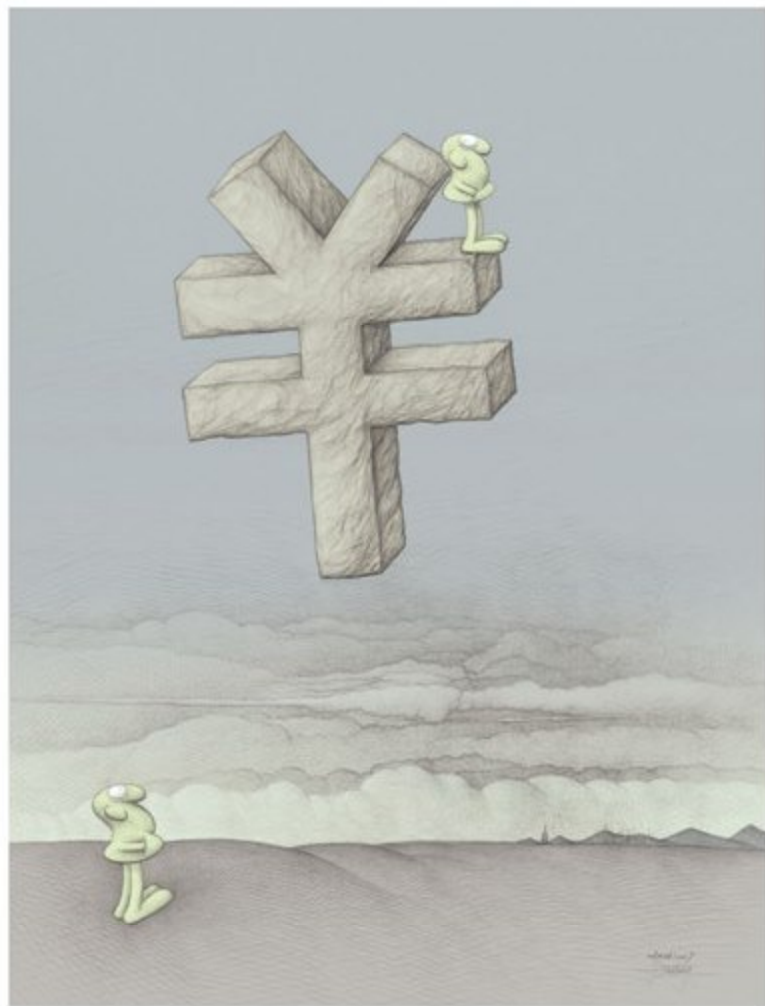
（半杯暖摘自《安徽商报》）



昆曲《牡丹亭》工尺谱片段



张充和《仕女图》及名家题款



198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在国人面前。从那时到现在，近30年过去了，国内的物价一直在上涨，原来100元可以买很多东西，而今拿

这张票子去菜市场逛一圈就花完了。虽然人们积累的财富越来越

多，商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但是央行始终没有发行面额更大的纸币，这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给出了以下解释。

首先，如果贸然投放大面额货币，会让人觉得货币在贬值，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加速通货膨胀。而且，一般而言，央行发行的货币的金额面值都是10的指数，比如1元、10元或者100元，另外以5角、5元、20元、50元作为补充。按照现在的居民消费水平，目前比较适合的面值可以放大到200元到300元的范围，但发行这样面额的纸币有点不合上述规矩，而发行1000元或者500元面额的纸币，则

物价水平根本达不到。

其次，从货币发展的趋势看，现金交易正在慢慢地被电子交易取代。目前，刷卡支付、手机支付、网上支付发展得都很好，去超市买东西甚至都不必带现金了。未来各种电子支付手段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安全，比如刷指纹、刷声音，甚至是刷脸（视网膜）。这就意味着就算是小额的日常生活支付，纸币的流通范围也在缩小。而金额巨大的公司转账、生产资料采购等活动，也都是通过银行完成的，并不需要大面额的现金。

第三，不发行过高面额的纸币，对于遏制经济犯罪是有利的。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发行新版100元人民币，主要就是更新了防伪技术。就制造假钞来说，纸张、油墨、印版、机器这些东西的成本几乎是固定的，所以相对来说，造假币的面额越大，获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大面额的纸币会更吸引伪钞制造集团铤而走险。

另外，为了避免洗钱的麻烦，拥有大量不义之财的不法分子更喜欢现金交易（可以绕开监督）。想象一下，纸币面额最高为100元时，隐藏100万元人民币的赃款，或者以100万元人民币来购买毒品，至少需要一手提箱的现金；而如果有500元甚至1000元面额的人民币

币，就意味着这100万元可以揣在衣服里，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交易的风险。

为什么不发行大面额人民币

●苏涌海

2016年2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就曾在欧洲议会上表示，目前欧洲央行正在研究废除500欧元面额的纸币，以遏制犯罪活动，因为欧洲刑警组织告诉他们，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偏爱使用500欧元面额的纸币。

最后一点原因是，多一种面额的货币，就意味着纸币厂需要添加额外的生产线。取款机、点钞机也得升级改造，成本也不低。因此，在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现状才是央行最合理的选择。

（若子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6年第9期，刘宏图）

生米煮成熟饭

◎孙香我

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里面有个清水老和尚。一日老和尚接待两位俗家朋友：“清水笑道：‘生米煮成了熟饭，应当怎样？’袁卫道分明知道这是一句机锋，可以参禅，但是自己是个豪爽人，哪里会这个，于是默默无语。张敏生本来喜欢哲学，佛书也看过一点，这时听了清水的话，忽然大悟，便道：‘生米煮成熟饭，就吃了它。’清水哈哈大笑，站起身来，拍着张敏生的肩膀道：‘你有缘。’说毕，掀门帘笑着去了。”

“生米煮成熟饭，就吃了它”，原来就这么简单和自然，一经小说中人喝破，读者也“恍然大悟”：生米是自己煮成了熟饭，当然自己吃了它；吃得下这碗饭，人生果然安稳。

（若 子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6年第7期）

宝 藏

◎〔俄〕肖洛姆·阿莱汉姆

◎一 熙译

在山的那一边，老犹太会堂背后，埋着一处宝藏。

村里人都这么说。

但想要找到宝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村里的犹太人和谐相处，一起去寻找，就能找到。



意 · 林

村里人都这么说。

要是这些犹太人过得平平安安，不嫉妒，不中伤，不吵架，不嚼舌头，不传谣言，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找到宝藏。不然的话，宝藏就会在地里越埋越深。

村里人都这么说。他们开始辩论、反驳和争吵，话越说越多越恶毒，这一切都是因为宝藏。有人说在这儿，有人说在那儿，喋喋不休，又开始新一轮的辩论、反驳和争吵，话越说越多越恶毒。



这一切都是因为宝藏，而宝藏在地里越埋越深。

（林冬冬摘自《世界文学》2016年第4期）

奋斗家与道德家

◎王福日

作为这个城市里声誉最好的两个人，奋斗家与道德家都收到了死神的召唤。

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遗憾——道德家一生积善无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市民最爱戴的人；而奋斗家一生都在冲刺，他不停地给自己制定目标，又一次次地完成，他是这个城市成功者的代表。

现在，奋斗家的目标是拿下城市里那块最好的墓地。

那块地的主人告诉他：“这块墓地是留给道德家的。”

于是他找到了道德家。

“把那块墓地让给我吧！”

“不行。”

“可是你从来没有拒绝过别人的请求啊！”

“这次不行。”

奋斗家悻悻离开。

一个月后，两块墓碑在这块土地上毗邻而立。

奋斗家的墓志铭写着：奋斗一生，终没有迈过道德那道坎儿。

而道德家的墓志铭更简单：我的朋友，人生无缺憾，怎能叫完美？

（林 边摘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18期）



我是幸运儿 ●林特特

1

陈师兄是公认做学问的料。他的头很大，眼睛很亮，思考时总爱扯头发，才上大四，就有谢顶的迹象。他还有传奇的家世。据说，本地博物馆至今珍藏着一封孙中山写给他外公的亲笔信。

一次选修课，授课老师不断点他的名字，不是提问，而是求证，求证他的某位祖上在历史事件的现场是否如是说、如是做。

一段时间内，只要我去阶梯教室，就会遇见陈师兄。他总坐在最左侧第三排的座位上酣读，哪怕已考取国内最好的

研究所，在大学最后的时光，仍坚持学习。

离校前，他把大包资料薪火相传般送给我。长江边，他对我说：“我毕生的追求不过是在专业的研究机构中，有一张书桌可供研读。”

我们通过几年信，后来，断了音信。

失去联系的日子里，我总想，陈师兄的职业生涯应该会一帆风顺吧，毕竟他所求、所长、所拥有的，恰如为这一行所设。

一次聚会，我遇见陈师兄。他在一所师专任教，说实话，我原以为他有更好的选

择。

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比如辞职、再就业，比如抑郁症及治愈。

“那时，我和导师闹得很僵。”他没说具体原因。

冲突导致延期毕业，延期毕业导致就业时他没能进心仪的单位。

带着怨气工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他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想研究的课题申请迟迟不被批复，还要承担一部分行政事务，他视之为“学术的磨难”。

“我一向自负，但同期的同学个个比我做得好。”

“从那时起，我的头发就全掉光了。”陈师兄指指他的光头，“最激烈的一次，领导让我去机场接来访的客人，我把车钥匙扔在地上，喊：‘老子不是来做司机的！’”

他摇摇头。

“然后，我就无法工作了，觉得人人针对我，事事做不好。我负气辞职，在家休养了一年，暴瘦，接受治疗。”

“然后呢？”我问。

“我要自救。除了服药、看医生，我每天问自己：‘你最初想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你是幸运儿吗？’”

“幸运儿？”我好奇。

“是啊，”陈师兄笑道，“忽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最初不过希望有一张书桌可供研读，我从未失去过；我受过本专业最好的教育，只要愿意，还可以继续从事该项工作。我已经足够幸运，我不能要求更多。”



要完全认识一个人，一定要认识他的恐惧。

读康拉德，读他的传记，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伟大的海洋作家，了不起的海员（或者，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意愿，把次序掉转成“了不起的海员和伟大的海洋作家”），在结束了航海生涯之后，竟然一直居住在内陆，既没有海风吹拂，也看不见半点海岸。唯一还能暗示他前半生经历的，是墙上挂的一小幅版画，画里有艘漂亮的三桅帆船。即便如此，当纪德满怀好奇心地来看望这位经历不凡的古怪同行时，康拉德还是对他说：“别盯着它，我们来谈谈书吧。”

康拉德是个真正懂得海洋



恐 惧

◎梁文道

的人，所以他知道人不应该爱上海，因为“它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地出卖青年人的豪爽与热忱，对善恶都漠不关心，从最卑鄙的贪婪到最高尚的英勇

精神，都可以出卖”。海洋如此广大，如此古老，人的尺度无法丈量它，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在想什么。遇上海难的水手经历了紧张的亢奋、不安、急躁以及海水涌入肺部时的绝望，最后从闪现着丝丝白发的恐怖浪潮中沉入永远安静、永远沉默的海底。或许他会知道海的秘密，但他没有回来通知大家的机会。

海员绝不会爱上大海，相反，海是他最大的梦魇。康拉德几乎没怎么认真写过爱情，那或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在陆地上的人会真正了解水手的恐惧。

（秋水长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执》一书）

2

有一天，我在世贸天阶的天幕下问自己：“你是幸运儿吗？”

当时华灯初上，玩具小火车呜呜作响，广场上，不断有人扔飞盘，不断有人去捡。

我正陪来京的亲戚闲逛，手指着天幕，示意他们去看，其实只是为了仰着头，掩饰我的泪光。

这个夜晚来临前，我才和我的编辑聊过。

我的写作状态不好，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又有一本新书上市，精神高度紧张。

“每天都像股民看大盘一样，盯着排行榜，名次一波动，我就不平静。”我叹息。

“你怕什么？”编辑直接问。

“我怕再也写不出来，怕写不好，怕不能写得更好。”

“我怕时间、精力不够用，事实上，确实不够用。”“我怕一个热点出现，还没来得及表达观点，又一个热点已覆盖了之前的。”“我怕，怕有一天，被市场淘汰，不被读者喜欢。”“我最怕的是，我只会写，别的都不会做……到时候，该怎么办？”

我说出我长久以来的担心。在美轮美奂的天幕下，我仍沉浸在自我营造的焦虑中。

莫名其妙地，陈师兄的话，忽然浮现在我的胸口，一句接一句。

我也自问自答起来：“你最初想做什么？”

我最初就是喜欢写，从小学写作文，到中学写诗、写散文，到大学四处寻求发表的刊物。研究生毕业时，我找了份出版社的工作，不过是因为它

离文字最近。

“你现在能做吗？”

能，只要愿意，一直能。今天已比最初好太多，我不再是求发表无门的文学青年。

“你是幸运儿吗？”

当然。

我从前不过是奢望写作，哪怕偷偷的，不为人知。我从前没想到，会有一天能以文字为业，这已超乎我的期望。

“我是幸运儿。”我肯定地对自己说。并且默默念了有50遍，在心里。

没人知道，几分钟间，我的心走过千山万水。我盘点了想得到的和已拥有的，如陈师兄所言：“我已经足够幸运，不能要求更多。”再多的，就是命运赠予我的。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清唱”，沈 璐图）



每一个漂泊的人

◎路金波

1913年，密西西比河畔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17岁少年，凭借亲戚的资助，走进了美国东部著名的贵族式高等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他五官精致、金发柔软，气质忧郁迷人。少年无心于学业，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社交活动上。他设法跻身学校的文学团体，应邀参加最有名的俱乐部，摆脱了乡音，磨出一口标准的“高级”英语，极力而巧妙地抹去身世的差异，迅速崭露头角。

1915年，他的剧本《邪恶之眼》由普林斯顿剧团在全美巡回演出，但他因为成绩原因被禁止随团演出。少年恃才傲物，对一切不以为意，忙着调情追姑娘，挥洒青春的荷尔蒙。一场舞会上，他爱上了美丽的富家女，却被对方的父亲明确告知：“穷小子休想娶富家千金。”这句话终结了这段感情，也在他心上打了一个屈辱的印记。

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一战，“穷小伙儿”顺着人潮参军，却并未获得用武之地。次年7月，他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爱上了乡村舞会上最耀眼的女孩，并展开疾风骤雨式的追求。女孩答应了他的求婚，却开出条件：如果他挣到钱以保证优裕的生活，两人就结婚。

年底，他奔赴纽约寻求致富之路，却只找到一份在名不

见经传的广告公司写文案的活儿。1919年，远在阿拉巴马州的未婚妻失去耐心，提出终止婚约。

此时，“穷小伙儿”23岁，肄业、失恋、囊中空空、工作颓唐。一无所有的他落寞地回到故乡——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箱子里只有一部被出版社退稿两次的长篇小说，情节基于他的大学生活和两段恋情。

“穷小伙儿”回到故乡，命运由此发生逆转。在一位年轻编辑的建议下，他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打磨手中的长篇小说。坐在家中闷热的阁楼里，他拥有了完整的时间来审视自我和构筑小说情节。漂泊生涯的颓废与自省、对上流社会的艳羡和审视……种种复杂的感情，都在小说里得以发酵与沉淀。

1920年2月，小说《人间天堂》出版，并因传达出鲜活的时代感一炮而红，第一版在短短几天内售罄。各家杂志竞相发来约稿函，开出的稿酬一路飙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马上发电报给曾经悔过婚约的未婚妻：“书卖得好，速来纽约。”4月，婚礼在著名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一夜之间，这位名叫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新秀名利双收，抱得美人归。

“这个一年之后因口袋里金钱叮当响才娶到那个姑娘的

男人，将永远珍视他对有钱阶级的不信任和敌意——不是出于革命者的信念，而是出于农民郁积满怀的愤懑。”

菲茨杰拉德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样的“郁积满怀的愤懑”，贯穿于他终生的创作过程中。

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作品同样流露出这种情感：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保持愤怒和质疑，却又无法克制对这种生活的迷恋。

菲茨杰拉德幼年时，父亲生意失败，靠给小舅子的杂货铺打工补贴家用。童年虽然温饱无虞，却经常受欺负，这让他从小就对金钱和人际关系分外敏感。成名后，菲茨杰拉德挥霍无度、纵情享乐，仿佛是对童年苦日子的“报复性消费”。

但生活很快呈现出残酷面貌：家庭财政入不敷出赤字频现、妻子患精神分裂久治不愈、自身酗酒恶习难改……这一切，对菲茨杰拉德的才华是无形的摧残。伴随着“爵士时代”的结束和经济大萧条的来临，读者的口味发生转变，菲茨杰拉德不再是市场的宠儿。为了谋生，他曾和妻子一起移居法国，也曾远走好莱坞发展编剧事业，均告失败。

1940年12月21日，年仅44岁的菲茨杰拉德死于心



脏病突发，遗留一部未竟之作《最后的大亨》。他死前已破产，遗嘱要求举办“最便宜的葬礼”。当时，妻子泽尔达已被送进精神病院4年，葬礼仅有很少的亲友出席，一位女诗人失声痛哭：“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

1947年，泽尔达所在的精神病院失火，困在顶楼的她被活活烧死。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发生了许多大新闻：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杜鲁门主义”；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马歇尔计划”。

但对于在新奥尔良市法兰西区圣彼得街632号埋头写作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来说，世界的喧嚣仿佛与他无关。

清晨，田纳西推开公寓顶楼的天窗，聆听街车丁零零的清脆响声。街车每天从法国区出发，穿过波旁街人声鼎沸的酒吧，开往下九区那条名叫

“欲望”的街道。在这里，36岁的田纳西·威廉斯完成了《欲望号街车》的创作。

同楼的邻居发现，威廉斯脾气不太好。别人跟他聊天，他都不直视对方，眼神飘忽不定。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在顶楼孤独创作的威廉斯内心的煎熬：出生于一个关系混乱的家庭，从小极度缺爱；长大后确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遭遇主流社会拒斥。

而埋藏在威廉斯内心最深处的隐痛是：他深爱的姐姐萝丝从小患有精神分裂症，由父母主张施行脑部手术后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这对威廉斯是巨大的打击，他一生都无法原谅父母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

1944年，田纳西·威廉斯写出了带有自传色彩的成名作《玻璃动物园》。这部戏里的女主角——跛脚、自闭、敏感的“萝拉”，正是以他的姐姐萝丝为原型。

后世研究者认为，威廉斯

的普利策戏剧奖获奖剧本《欲望号街车》，女主角布兰琪的原型同样来自萝丝。

姐姐，是威廉斯内心的一道疤，却也是他最珍贵的缪斯。

对于创作者来说，故乡可能是最深刻的梦魇，也是最温暖的子宫。命运由故乡肇始，童年经验的伤害与甜蜜，将在此后的一生中成为灵感的源泉。

1952年，25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陪伴母亲乘坐火车回到哥伦比亚北部的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出售外祖父母的老宅。面对阔别已久的故乡和故居，他做了这样一番描述：

“我的故乡仍是个尘土飞扬的村庄，到处弥漫着死人的寂寞。昔日不可一世的上校们只好窝在自己的后院悄无声息地死去，唯有最后一棵香蕉树为之作证。还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处女，用下午两点的酷热浸湿她们汗迹斑斑的遮羞布……”

这场返乡之旅，成为马尔克斯文学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他意识到，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为了抵达目光所见废墟与孤寂的本质，他需要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因此必须上溯到童年的历史，进入时间，进入外祖父母诞生的瓜希拉省的那些村庄。

在回程的火车上，他开始向母亲询问外祖父母的事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从何处、于何时来到阿拉卡塔卡的？44年前马尔克斯上校在决斗中不



得不杀死的那个人是谁？总之，从哈雷彗星出现的那年开始，是哪些人同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共同重建了阿拉卡塔卡？

回到居住地，他仿佛感受到一种宿命般无比急切的愿望：停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写作，返回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寻找根源的根源。

第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好友兼同事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的陪同下，前往巴耶杜帕尔和瓜希拉省，开始更加仔细的探访。他们反方向走过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给长辈们画出的路线，寻找记忆中的村落和地标。

一天，他们在巴耶杜帕尔附近一个小村拉巴斯唯一的酒馆喝啤酒的时候，碰到了作曲家利桑德罗·帕切科。帕切科高大健壮，打扮酷似西部牛仔，腰里插着左轮手枪。交谈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陈年家族血案：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是杀害帕切科外祖父的凶手。

45年前，因为斗鸡失败引起的口角，两位“外祖父”在一条小胡同里展开决斗，血案由此发生。但谈起祖辈的陈年往事，利桑德罗·帕切科并不记仇，反而和马尔克斯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他们开着卡车，“喝着热白兰地，吃着半生不熟的羊肉，游玩了三天三夜，以纪念死去的两位外祖父”。

几天里，他们走过了塞萨尔省和瓜希拉省的许多地方，并特意在巴兰卡斯镇盘桓良久

——外祖父们的决斗正是在这里发生的。决斗事件不但直接导致了马尔克斯父母的相识，也是他10岁以前在“鬼魂出没的深宅大院”里童年经验的历史渊源。

在这次旅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百年孤独》撰写工作的野外部分。“马孔多”，这个年少时从祖父那里听来的名字，在他脑海中若隐若现，直至清晰地浮出水面。一切的一切，共同构成了马尔克斯脑海中那个奇幻世界的基础。1967年，历经14年的思考和打磨，他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百年孤独》。

浩荡的20世纪，伴随着战争、经济危机、政治运动、技术革命，作家们因各种各样的命运而迁徙。但在漂泊中，他们一次次借由写作，在精神上重返故乡。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开篇写道：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田纳西·威廉斯经由《玻璃动物园》男主角汤姆之口呐喊：

“我不到月亮上去，我要走得更远——因为时间是两个

地方之间最远的距离——不久以后，我因为在鞋盒上写了一首诗就被解雇了。我离开了圣路易斯，我最后一次走下了救火梯。从那时起，我追随父亲的老路，试图从行动中寻求在空间失去的东西——我四处漫游，城市像枯干的树叶在我身边掠过。我想停留下来，但总有什么东西在追逐着我。它总是突如其来，出其不意。它也许是一段熟悉的乐曲。它也许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夜间在马路上游荡时，我从一家香水商店灯火通明的橱窗前经过，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彩色玻璃玩意儿，有颜色雅致的透明玻璃小瓶子，闪烁着零散的彩虹。突然间，我姐姐碰碰我的肩头。我转过身去，望着她的眼睛……哦，萝拉，萝拉，我想把你丢下，但我比原来更忠于你。我掏出一支香烟，我穿过街道，走进一家电影院或是酒吧，我要了杯酒，我和身旁的陌生人说话——任何事情都行，只要你把蜡烛吹灭！——因为当前世界是用闪电照明的，把你的蜡烛吹灭吧！萝拉——这样再见了！”

菲茨杰拉德死后被安葬在了父亲的故乡——马里兰州。在他和泽尔达共同的墓碑上，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是的，每个漂泊的人身上，都背着一个故乡。

（屠山摘自微信公众号“路老师读经典”）

如果你在就好了

2017 《读者·原创版》《读者欣赏》《飞碟探索》 订阅起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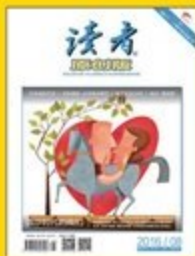
几年前，看过一本书——《如果你在就好了》，大概是讲，在人生的很多时刻，在让人有分享冲动的风景、信息、段子、美食跟前，一回头，你最想与其分享的那个人，或者是最能get到点的那个人，不在眼前，何其遗憾。

编一本自己钟爱的杂志，是我能想象到的最能分享自己的见识、趣味和价值观的工作。那么多我们喜欢的作者，他们阅读、思考、游历、生活、写作，而我们以自己的审美来选择、编排，然后，每月一期，呈现在你的面前。

对编辑来说，你是我们想要满足阅读趣味的人，亦是我们满怀热切想要分享的人。时事、趣闻、新知、人生感悟……每一个触动我们的点，我们都想展现出来，与你共享。想想杂志的发行量，再乘以几倍的传阅率——有那么多人等待着，一想到这里，实在很难不激动。

另一方面，选择了这份杂志的你，便是我们的同类——在被比特海淹没的当下，在阅读碎片化、网络化的年头，你愿意打开一本杂志，保持这种浪漫的习惯，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意境，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流逝的光阴标注注脚……当你分享着编辑倾尽审美、趣味、思考打造的成果，就好像茫茫人海中，我们远远对望，已知心意相通。

订阅，是一种生活方式——新的一年，如果你在就好了！



《读者·原创版》
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
月刊
智识 博闻
雅趣 独立
原子我心 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21



《读者欣赏》
优质艺术生活类杂志
月刊
艺术就是生活
你的艺术品鉴百科全书
艺术品位教科书
邮发代号：46-256



《飞碟探索》
优质科普类杂志
月刊
关注神秘
探索未知
激发想象
好看又新奇的科学杂志
邮发代号：54-35

携好礼：

订阅并参与活动即赠好礼：
价值38元的读者
文创“有袋”系
列帆布包



送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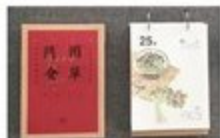
参与四重惊喜抽奖，2017年“读者”沙漠观星探索发现之旅、2017年《日知录》（海外遗珍）、2017年手绘复古食谱周历《随园食单》、2017年新春福筒就有机会属于你。

2017年“读者”沙漠观星探索发现之旅（5名）



一年一度大漠腹地的流星雨之约，专家随队，集越野、探险、科考、玩乐、深度体验于一体，逐星而往，璀璨而归。

读者文创饕餮巨献，2017年手绘复古食谱周历《随园食单》（200名）



火候足时他自美，人间有味是清欢。

读者文创年度巨献，艺术日志书
2017年《日知录》（海外遗珍）（100名）



每日一物，每日一知，每日一记。于数万里路上找寻，于时间的每一点上纪念。

2017年新春福筒（500名）



携福字春联大红包，二门神给您齐拜年。

订阅方式：

1. 您可以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告知刊物邮发代号进行订阅。

订阅后参与订阅赠礼活动，就能收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品并参与抽奖。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如何参与订阅赠礼活动。



2. 淘宝、微信订阅，更方便，更快捷，更多套餐，更多选择。

扫描二维码，进入淘宝或微信了解详情、订阅杂志，下单即享赠礼及抽奖，坐等快递到手。



淘宝



微信

以上活动由读者期刊出版中心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931-8729485、8773072。



世界冠军 谌龙 CHEN LONG

李宁·读者 与奥运冠军谌龙同拍共进

买李宁羽毛球奥运特供套餐送《读者》全年杂志



每天 **5.2** 元

与奥运冠军谌龙同拍共进

在赛场争得荣耀

仅1899RMB, 享2017年《读者》全年杂志与李宁

N99-III谌龙里约奥运冠军纪念款羽毛球拍套装

1899元冠军纪念套装包含:

2年《读者》杂志

李宁N99-III谌龙里约奥运冠军纪念款球拍1支

李宁ABJ7064 6只装赛事球包1个

每天 **1.36** 元

畅玩全年羽毛球运动

仅499RMB, 享2017年《读者》全年杂志

与李宁羽毛球家庭畅玩套装

499元家庭畅玩套装包含:

2年《读者》杂志

李宁全城赛超轻球拍2支

李宁·凯胜羽毛球专业平拍2支

李宁专业羽毛球球线2条

李宁专业羽毛球穿线服务2次

李宁单只球拍套2个

李宁·凯胜羽毛球1桶(3只装)

*为普通用户家庭级专业用途, 专业级球拍不在此列。
*每天5.2元仅指套餐价格, 以实际结算, 并不包含正式售价。
*每天1.36元仅指套餐价格, 以实际结算, 并不包含正式售价。
*本杂志由运动家提供, 运动家作为李宁品牌特约经销商, 为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请您在购买时认准李宁品牌标识。
*如欲了解李宁集团旗下品牌
*如欲了解李宁集团旗下品牌



更多读者订阅套餐
请扫一扫购买
还有更多粮油套餐

Campus



我与《读者·校园版》

山东省成武县第一中学教师 张松

我与《读者》真是颇有缘分。高中时就和最好的朋友把这本杂志评为最佳, 而今, 我是一名高中教师, 又深深地爱上了读者杂志社近年推出的《读者·校园版》。

《读者·校园版》创刊伊始, 山东省还没有发售, 朋友就给我寄。每每拿到杂志, 我都有种喜悦感和充实感, 因为它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给了我太多的帮助。

《读者·校园版》的板块设置非常适合中学生, 如“成长”、“人物”、“天下”等板块的文章总能给我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支持。每每读到好的文章, 我就会利用班会课与学生们分享。如《高三, 不相信传说》《别辜负了上帝的初衷》《林书豪: 书写 NBA 新篇章》等太多太多的好文章, 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班会课上。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经历着思想的洗礼和升华。

2014年有几期连载了《请问洪兰老师》, 有学生向我借杂志拿给父母看。于是, 我借机把这本杂志推荐给我的学生家长, 让家长们一起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和成长, 孩子和家长之间由此建立了一条沟通的渠道。2016年高考, 我的班级取得了我们学校有史以来一本上线人数最多的优异成绩。我始终认为, 《读者·校园版》功不可没。

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引导, 每个人的进步都需要鼓励。改变, 从阅读开始, 从阅读《读者·校园版》开始。

2017年《读者》系列刊 订阅抽奖活动订户信息表

一、您订阅的杂志是: (在您所订阅的杂志后□打√)

《读者》□

《读者·校园版》□

《读者·海外版》□

二、姓名: 性别: 男□ 女□

年龄: 职业:

三、您的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手机:

(1) 请详细填写订户信息表, 然后剪下, 与有效订单复印件一起邮寄到: (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888信箱, 负责人(收)。

(2) 或者将您的订户信息表和有效订单拍照发送到电子邮箱: lzyz_dz@sina.com, 邮件名使用“订《读者》·您的姓名”格式, 同时将订单和用户信息表照片粘贴在邮件正文或附件中。